

人祖传

网络文学作品，作者笔名蛊真人，代表作《蛊真人》，本书为该书中虚构的神话体系，影射哲学与社会

困境与希望

传说，这个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一片蛮荒，野兽横行，出现了第一个人类，名字叫人祖。他茹毛饮血，生活十分困难。

尤其是还有一群野兽，名字叫困境，特别喜欢人祖的味道，想要吃掉他。

人祖没有山石般强硬的身躯，没有野兽的利齿爪牙，怎么和这群叫做困境的野兽争斗呢？他的食物来源很不稳定，整天东躲西藏，处在大自然食物链的低端，几乎就要生活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有三头蛊，主动找上门来，对人祖说：“只要你用你的生命来供养我们，我们就帮助你渡过难关。”

人祖走投无路，只好答应了这三头蛊。

他先用自己的青春少年，供养了三只蛊中最大的那只，那只蛊带给了他力量。

靠着力量，人祖的生活开始改善了，他开始有稳定的食物来源，有能够自保的力量。他好勇斗狠，击败了很多困境。但很快就吃了苦头。最后他发现，力量不是万能的，它也需要恢复和修养，不能随意挥霍。

而且对于整个困境兽群来讲，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了。

人祖痛定思痛，决定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中年，来供养三只蛊中最美丽的那只。

于是，第二只蛊带给了他智慧。

人祖有了智慧，学会了思考和反省，并开始积累经验。他发现很多时候运用智慧，比运用力量更有效。靠着智慧和力量，他一度征服了许多先前无法征服的目标，击杀了更多困境。并吃困境的肉，喝困境的血，以此顽强的生存下去。

但好景不长，人祖老了，越来越老。

这是因为，他把少年和中年，都供奉给了力量蛊和智慧蛊。

人一老，肌肉就萎缩，脑筋也转不快了。

“人啊，你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你再没有什么能供奉我们的东西了。”力量蛊和智慧蛊发现了这点后，都绝情地离开了。

人祖丢失了力量和智慧，又被困境发现，陷入了兽群的包围。他老了，已经跑不动了，牙齿也脱落光了，连野果野菜都嚼不动。

他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困境，他心中全是绝望。

就在这个时候，第三蛊对他说：“人啊，你供奉我吧，我能让你脱离困境。”

人祖流着泪道：“蛊啊，我还能有什么呢？你看，力量蛊和智慧蛊都抛弃我了。而我只剩下了老年。相比较少年，和中年，老年虽然不值一提，但如果我把老年都供奉给你，我的生命也就会立刻完结。我现在虽然被困境包围了，但是一时半刻也不会死。我还想多活一些时间，哪怕是一秒钟也好。所以你走吧，我已经无法供奉你了。”

那蛊却说：“在三只蛊中，我的要求最小了。人啊，你只要把心交给我，就可以了。”

“那我就把心交给你好了。”人祖道，“但是蛊啊，你能带给我什么呢？现在这个绝境，哪怕是力量蛊和智慧蛊重新回到我的身边，也改变不了啊。”

和力量蛊相比，这只蛊身躯最孱弱，只是一个小小的光点。和智慧蛊相比，这只蛊最黯淡，只能发出微弱的白光，一点都不华美绚丽。

但是当人把心交给了这只蛊后，这只蛊忽然绽放出无限的光明，在这光明中，困境们惊恐地大叫：“这是希望蛊，快撤，我们困境最怕希望了。”

困境兽群顿时仓皇而退。

人祖目瞪口呆，从那一刻起，他知道了一——面对困境，就把心交给希望。

规矩

话说人祖因为希望，而摆脱了困境。但是他终究老态龙钟了，没有力量和智慧，不能再继续狩猎，甚至牙齿都掉落光了，很多野果野菜都咀嚼不动了。

人祖已经感觉到死亡的渐渐逼近。

这个时候，希望蛊告诉他：“人啊，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心就没了，我希望就将失去了栖息之所。”

人祖很无奈：“谁想死呢，但是天地要我死，我不得不死啊。”

希望蛊就说：“凡事都有希望。只要你抓住寿蛊，你就能增添新的寿命。”

人祖早就听说过寿蛊的存在，但是他很无奈地摊手：“寿蛊静止时，谁都察觉不了它。当它飞行时，比光还快。我怎么可能捕捉到它呢。这太难了！”

希望蛊便告诉人祖一个秘密：“人啊，凡事都不要放弃希望。我告诉你，就在大地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大山。山顶有一个洞，洞中生活着一圆一方两只蛊虫。你只要能降服这两只蛊虫，天底下没有什么蛊虫不能捕捉的，哪怕寿蛊也不例外！”

人祖已经走投无路了，这是他仅剩下的唯一的希望。

他耗尽千辛万苦，找到了这座大山。又冒着万般惊险，攀上了山顶。在山顶的洞口处，他仅剩下最后一点点的力气，步履蹒跚地挪了进去。

山洞中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人祖在黑暗中走啊走。时而磕磕碰碰，不知道碰到了什么东西，磕得头破血流。时而又觉得这黑暗广大无边，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除了他自己，周围空无一物。

他耗费了许多时间，都走不出这茫茫的黑暗。更谈不上降服那一圆一方两只蛊虫了。

就在他陷入迷茫的时候，有两个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一个说：“人啊，你也想来捕捉我们吗？你回去吧，就算你有力量蛊在身，都没有可能呢。”

另一个声音则说：“人啊，你退去吧，我们不取你的性命。就算你有智慧蛊帮助，也未必能找得到我们。”

人祖无力地倒在地上，气喘吁吁：“力量蛊和智慧蛊早就都离我远去了，我已经寿元无多，走投无路了。不过只要我心中还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弃！”

听到人祖的话，那两个声音沉默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我明白了，人，你已经将心交给了希望蛊。你是说什么都不会放弃的。”

另一个声音接道：“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说出我们俩的名字，我们就为你所用。”

人祖愣了愣，要从词海中准确地叫出两个准确的名字来，这根本就是大海捞针。

而且，他连这两只蛊的名字中，究竟有多少字，都不知道。

人祖连忙问希望蛊，但是希望蛊也不知道。

人祖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只好硬着头皮说名字。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名字，耗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黑暗中没有丝毫的回应，显然都叫错了。

渐渐地，人祖的气息越来越弱，在这个山洞中他从老年，迈向了暮年。就仿佛是傍晚的落日，渐渐降下，已经有一半落下了天边，成了夕阳。

他随身带来的食物越来越少，脑筋转得越来越慢，说话的力气也不多了。

黑暗中的声音劝道：“人啊，你快死了，我们放你走吧。趁着你最后的时间，可以爬到山洞外，看看这个世界最后一眼。但是你冒犯我们，作为惩罚，就把希望蛊留在这里给我们做伴吧。”

人祖紧捂住心口，断然回绝：“我就算是死，也不会放弃希望！”

希望蛊很感动，奋尽全力回应人祖，发出了洁白的光辉。人祖的心口处，就冒出了点点白光。

但这白光太弱了，根本不能照亮黑暗，甚至连人祖的全身都照顾不到，只能照亮胸膛这点地方。

人祖却感到一股无形的崭新的力气，从希望蛊中涌入自己的身体当中。

他继续开口，说出名字。他已经老糊涂了，有很多名字先前都说过，但他记不清楚，又说一遍，白白浪费了很多功夫。

生命随着时光在流逝，人祖的寿命所剩无多了。

终于在他只剩下一天的寿命时，他说出了一个“矩”字。

黑暗中传来一声叹息，一个声音道：“人啊，我矩佩服你的坚持。你说出了我的名字，从今天开始，我就听你的命令。但是我只有和我的兄弟在一起，才能为你捕捉全天下的蛊虫。否则单靠我一个蛊的能力，是不行的。所以你放弃吧，你已经濒死了，还不如利用这个世界，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

人祖却坚定地摇摇头，他抓紧一切时间，继续说话，猜另一只蛊虫的名字。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就在这时，他无意中说出了“规”这个字。

霎时间，黑暗消失了。

两只蛊出现在他的面前。正如希望蛊所讲，一只蛊是方的，叫做“矩”。一只蛊是圆的，叫做“规”。合起来，就是“规矩”。

两只蛊一齐开口：“不管是谁，只要是知道了我们的名字，我们就听命于他。人啊，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名字，我们就为你所用了。但是你要记住，最好不要让其他生灵，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名字的越多，我们就得同时降服他们。现在，你是第一个降服我们的人，说出你的要求吧。”

人祖大喜：“那我就命令你们，先给我捕捉一只寿蛊吧。”

规矩二蛊合力，捕捉来了一只八十年的寿蛊。

人祖已经是一百岁了，吃了这只寿蛊后，顿时脸上的皱纹全部消除，枯瘦的四肢又填充上了健美的肌肉，青春的气息又重新散发出来。

他一个鲤鱼打挺，就跳了起来。

他欣喜地看着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重新成了二十岁的青年！

智慧蛊逃脱

自从人祖道出了正确的名字之后，就降服了规矩二蛊。他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叫它们为自己捕捉一只寿蛊。

规矩二蛊一方一圆，合力之下，能捕捉天下万蛊，一只寿蛊自然不在话下。

人祖用了寿蛊，顿时重获青春，回到了二十岁的年龄。

但此时规蛊却对他道：“人啊，你虽然降服了我们，但是你每次命令我们，都要增加一条规矩。

矩蛊也跟着道：“我们为你捕捉了寿蛊，这是第一次命令。我们的新规矩就是，不会再为你捕捉重复的蛊虫。”

也就是说，若是今后人祖再要捕捉寿蛊，规矩二蛊是不会出手的。

人祖点点头，只能答应下来。

他开口下了第二个命令：“那么除了寿蛊之外，就请你们将天下万蛊，都替我捕捉过来吧。”

规矩二蛊得了这个命令，顿时规蛊变成无穷大的一个圆，囊括了宇和宙。矩蛊变成无穷大的一个方，涵盖了大世界。

一方一圆组成一张巨网，将整个天地乾坤都笼罩住。

当它们重新缩小，回到人祖手掌心的时候，天下万蛊除了寿蛊之外，都被它们捕捉到了。

人祖大喜，这样一来，天下所有的蛊虫都归属自己了，从此以后他将是世界之主！

然而当他打开方圆的丝网时，哗啦一声，一股巨大的虫流向外喷涌而出。规矩二蛊辛辛苦苦捕捉来的蛊虫，都争先恐后地飞走了。

当人祖连忙地合上方圆的网时，里面只剩下五只蛊虫了。

“这是为什么？”人祖很惊诧。

规矩二蛊便回答他：“人啊，天底下的蛊虫成千上万，各式各样，你一没有力量，二没有智慧，如何降服得了它们呢？我们只能替你捕捉蛊虫，你要靠自己降服它们，才能让它们为你效力。”

然后它们又道：“这是你第二个命令，我们也要再加第二条规矩——从今往后，我们一次只能为你捕捉一只蛊。”

人祖只好点点头，他小心地掀开丝网，只露出一条缝隙。

剩下的五头蛊虫中，就有力量蛊，还有智慧蛊。人祖看到这里，很是欣喜。

他就对力量蛊说：“力量蛊啊，你当年离开了我，现在有没有后悔？你现在臣服我，我就能还你自由。”

力量蛊却说：“人啊，你错了。我之所以没有飞走，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想留下来。你要降服我，是不可能的。我只臣服于力量比我强大的存在，而你不行。不过我们可以再做交易，你把你的青年给我，我就可以暂时听从你的命令。”

人祖听了这话，有些不舍。自己刚刚得到了青春，难道就要失去了吗？

但他十分渴望力量，他知道拥有了力量之后，自己就会变得强大，生活也会变得容易。

再说，拥有了力量，才能降服更多的蛊虫。

于是人祖就再次答应了力量蛊，和它达成了第二次交易。

人祖一下子就到了中年，力量蛊从规矩的网中飞了出来，落在了人祖的肩头。

人祖有了力量，底气顿时足了。

他又对智慧蛊道：“智慧蛊啊，你当年离开了我，现在有没有后悔？你现在臣服我，我就能还你自由。”

智慧蛊却道：“人啊，你错了。我之所以没有飞走，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想留下来。你要降服我，是不可能的。我只臣服于比我更智慧的存在，而你不行。不过我们可以再做交易，你把你的中年给我，我就可以暂时听从你的命令。”

人祖听了这话，却不想再交易了。

他比上一次更珍惜生命了，而且他也知道，一旦中年也卖出去，他就只剩下老年。然后过不了多久，力量蛊和智慧蛊又会离他而去，就像上次那样。

人祖不愿意做交易，但又不想放了智慧蛊。

智慧蛊有些急了，只好退让一步，道：“好吧，人，你赢了。我这一次败在了你的手上，只要你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法捉到的我，我就承认失败，不收你任何东西，从此为你所用。”

人祖听了这话顿时大喜，规矩二蛊都没有来得及阻止，他就脱口而出：“我是用规矩二蛊，捕捉到你的。”

智慧蛊听了哈哈大笑：“我记住了，原来这两只蛊的名字叫做规矩。哈哈，我现在知道了你们的名字，你们再也捉不住我了。”

说完，它就化作一道光，飞了出去，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规矩二蛊都抱怨起来：“人啊，我们老早就告诉过你。我们的名字你最好一个人知晓，不要让其他存在知道。否则我们就要为别的存在所用了。现在好了吧，智慧蛊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名字，事情麻烦了。”

人祖这才知道自己上了智慧蛊的当，他十分懊悔，他知道他丧失了用规矩捕捉智慧的唯一机会。

态度是心的面具

话说，人祖利用规矩二蛊，收了力量，走了智慧，只剩下三只蛊虫，一只怀疑，一只相信，一只态度。

人祖抓住了态度蛊。

态度蛊依照赌约，降服在人祖的手上，告诉人祖：“人，你抓住我，我也只能自认倒霉了。从今以后，我就为你所用吧。你只要把我戴上，就能发挥我的作用了。”

态度蛊外形就像是一张面具，人祖把态度蛊戴在脸上，结果怎么也戴不上，哪怕用绳子牢牢缠绕着，也总会脱落。

“这是怎么回事啊？”人祖很纳闷。

态度蛊就笑：“我知道了，人啊，原来你没有心了。态度就是心的面具，你没有心，怎么能戴得上我呢？”

人祖这才恍然，他早已经把心交给了希望。

他已经无心了。

无心的人，是戴不上态度面具的。换句话讲，有心的人，态度就是一张面具。

太太阳葬和古月阴荒

话说，人祖得了态度蛊。态度蛊就像是一张面具，人祖无心，戴不上去。

因为之前，人祖已经将心交给了希望蛊，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惧怕困境。

但是人祖想要使用态度蛊，却必须得有一颗心。

人祖感到很为难，就请教态度蛊。他说：“蛊啊，态度有时候就能说明一切。我如今遭遇的问题，你也知道，所以要向你请教。”

态度蛊便道：“这其实也不难。人祖啊，你现在缺少一颗心，只需要寻找到一颗新的就行了。”

人祖很疑惑，再次请教道：“那我该怎么寻找到一颗新的心呢？”

态度蛊叹道：“心，无处在，又无处不在。寻心，既艰难又容易。以你的情况，现在就能得到一颗心。”

人祖大喜：“快告诉我怎么得到？”

态度蛊却警告他：“这颗心，名叫孤独。人啊，你确定你要得到它吗？当你得到它之后，你会感受到无边的痛苦、寂寞，甚至是恐惧！”

人祖没有把态度蛊的警告放在心上，他继续追问。

态度蛊不好违逆人祖的命令，便答道：“你只需要在有星星的夜里，仰望天空，什么话都不要讲。等到天亮时，你就能得到孤独之心了。”

当天晚上，就是繁星漫空的良辰。

人祖依照态度蛊的话，独自一人坐在山头，仰望夜空。

在此之前，他生活艰难困难，时刻为了生存而挣扎奔波，根本就没有时间仰望这美丽而又神秘的星空。

如今，他望着星空，思绪浮泛。不由地想着自己，想到自己这样的卑微，如此的弱小，过着朝不保夕，浑浑噩噩的生活。

“唉，我虽然是有了希望蛊、力量蛊、规矩蛊、态度蛊，但是要在一片自然中生存，仍旧艰难无比。就算是明天死亡了，也不意外。如果我死了，这个世界会不会记住我？会不会有人为我的存在而喜悦，有人为我的离去而悲伤呢？”

想到这里，人祖摇了摇头。

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类，哪有其他的人呢？

就算是有蛊的陪伴，但他仍旧感受到一种刻骨铭心的——

孤独。

孤独之心！

这一刻，当人祖感到孤独之后，他的身体中就陡然出现了一颗全新的人心。

太阳从天边升起来，照亮人祖的脸。但是人祖却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无边的痛楚，绝望，迷茫，还有恐惧。

他承受不住这种孤独和恐惧，他感到黑暗和末日都来临了！

于是他痛苦地哀嚎着，伸出手指，挖掉自己的双眼。

他的左眼，落在地上，化作一个少年郎。他有一头的金发，健壮的身躯，他一出现，就拜倒在人祖的脚下，大叫：“人祖啊，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大儿子太日阳莽。”

同时，人祖的右眼也化为一个少女。她搀扶住人祖的胳膊，说道：“人祖啊，我的父亲，我是您的二女儿古月阴荒。”

人祖哈哈大笑，从空洞的眼窝中流淌出泪水。他连说三个好字：“我有了儿女，终于能承担孤独之心的痛楚了。从今以后，有人为我的存在而喜悦，有人为我的离去而悲伤。我即便死了，你们也会记住我。”

“只是……”最后，他长长地叹息一声，“我失去了双眼，再也看不到光明了。从今以后，你们俩替我观看这个世界罢。”

……

人祖难以忍受孤独之心，因此抠下双眼，化为一儿一女。这才稍稍排解了孤苦寂寞。

但是好景不长，这对子女渐渐贪恋起世间的景色，将父亲人祖望之脑后，常常嬉戏玩耍忘了时间，更忘了照顾人祖。

人祖看不见任何东西，眼中一片黑暗。

但有时候，他竟能看到一点点的光亮。

对此，他疑惑万分，向态度蛊请教。

态度蛊便告诉他说：“哦，这是信念蛊发出来的不朽光芒。”

天地四猴酒

人祖挖去左右双眼，分别化为大儿子太日阳莽，二女儿古月阴荒。

太日阳莽和古月阴荒朝夕相处，不禁对自己的妹妹动了情思。但古月阴荒却屡屡拒绝了太日阳莽的追求。

太日阳莽为此苦恼不已。

他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因此求教智慧蛊。

起先，智慧蛊并不搭理他，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是太日阳莽锲而不舍，智慧蛊不堪其扰，只好对他说了一个法子——

“在世界的东方，栖息着一群蜜桃猴。它们酿了酒，你先去喝了酒，再来找我罢。”

太日阳莽便去了东方，喝了酒。

蜜桃猴群酿的是果酒。太日阳莽喝了之后回来，从此以后，他的脸蛋就变得红扑扑的。他咂咂嘴回味道：“原来酒是甜的。”

智慧蛊笑了笑，又对他说：“在世界的西方，有一群通灵猴。它们酿了酒，你再去喝。”

通灵猴酿的酒，是苦酒。太日阳莽又去了西方，喝了酒，从此以后，他的舌苔就是黄褐色的。他一脸苦兮兮的样子回来：“原来酒也有苦的。”

智慧蛊便对他说：“酒有苦甜，爱情也是如此，人生更是如此。在那北面，有一群金刚猴。它们也有酒，你去喝喝看。”

金刚猴酿的是烈酒。

太日阳莽喝了很对胃口，他喜欢烈酒，喝得酩酊大醉。

他觉得这酒太对他胃口了，醉了之后更想喝。喝了碗里的，还想喝坛子里的。

最终，他吐得一塌糊涂。酒劲上来，让他难受得快要死了。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内，仿佛有火焰在燃烧，有岩浆在流淌。

“太热了！”他大叫一声，所有炎流都逆冲头顶，头发腾地燃烧起来。从此以后，他有了火一样不断燃烧的头发。

当太日阳莽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智慧蛊正看着他。

“你喝了烈酒，有什么感悟呢？”智慧蛊问他。

太日阳莽叹气道：“我算是明白了，再好的酒喝多了也会吐的。凡事都应该适可而止。”

智慧蛊哈哈大笑，又说道：“在世界的南方，栖息了一群天水猴。它们酿了酒，也蛮不错的。你去喝喝看吧。”

天水猴酿的是清酒，和烈酒是两个极端。

太日阳莽淡淡地品酒，不禁忘却了烦恼，醉眼朦胧间，微醺而飘然。

智慧蛊再问他感受。他轻轻地摆摆手道：“已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智慧蛊轻轻一笑，悄然而去……

因此，在这世界上，人类并非第一个酿酒的族群。反而猴子，走在了人的前面。

一般的猴群，都会酿酒。

根据猴群不同，各种口味的酒都有。但人们将猴子酿造的酒，统称为猴儿酒。

平凡与名声

太日阳莽一次喝得酩酊大醉，醒来的时候，头脑生疼，忘记了醉酒时发生的一切。他发现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被困在一处孤峰之上。孤峰周围，都是几千丈宽的深渊。

深渊里充满了漩涡似的风，一团团的风，都是惨绿色的，这是“平常风”。风中刮着尘土，都是暗黄色的“凡俗尘”。

太日阳莽心沉谷底。因为他认出来，这是平凡深渊，从未有生物能飞跃过去。他被困在这处孤峰上，出不去了，迟早要饿死。

所幸孤峰之上，还有一片密林。太日阳莽饿了，便来到这片密林寻找野果充饥。但是这片密林很奇怪，黑色的泥土像是沼泽，带着腐败的气息。每棵树都没有树叶，枯瘦的枝干像是怪爪。偏偏当风声吹来的时候，却还有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

太日阳莽找不到食物，陷入绝望，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几天过去，他饿得四肢无力，只能依靠着树干，瘫躺在地上。

他渐渐地昏迷过去。

在迷迷糊糊中，他听到许多人的声音在交谈。

“喂，你看你看，这个人终于昏倒了。”

“嗯，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他要完蛋了。”

“其实平凡深渊可以出去，只需要得到名声蛊就好了。”

“名声蛊就在细语密林的中央，被一块石头压着。可惜他不知道，哈哈……”

“嘘，咱们小声点说话，万一被他听到就不好啦。”

“没事没事。他已经昏迷过去了，再过不久，就被黑泥埋没，转化成养料，滋养我们这些树了。”

听到这里，太日阳莽悚然惊醒。

原来这片密林，是细语密林。他曾经听到的树叶沙沙的响声，是密林中的细语声。

按照他听来的消息，太日阳莽走到密林中间，搬开石头，取得了名声蛊。

名声蛊像是一朵菊花，花瓣金黄灿烂，散发着一股似香似臭的气味。

名声蛊对太日阳莽道：“年轻人，谢谢你把石头搬开，解救了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我决定帮助你渡过平凡深渊。”

名声蛊告诉了太太阳莽，该如何使用自己。

太太阳莽大喜，来到平凡深渊，把名声蛊塞到嘴里，然后用尽力气大声的呼喊。

奇怪的是，不管他叫得多用力，都没有任何的声音，但是却震得平凡深渊不断地陡荡，动静之大，简直是山崩地裂一般。空气中还充满了美妙的香气。

太太阳莽也不疑惑，因为他从名声蛊处得知：名声本身寂然无音，却能广泛传播，引发剧烈震动。

随着他的叫喊，半空中出现了一道金光的桥梁。但金光桥梁长度有限，距离对岸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太太阳莽太饿了，太累了，试了几次，效果次次削减，自救无望。

名声蛊叹了一口气：“唉，你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腹中虽然有气在，但是量少，从腹中调上来，要经过肚子，胸口，喉咙，最后才出口，路途太长。我们必须减少路程，这样，你把我按在你的两个屁股中间。”

太太阳莽依此做了。

名声蛊就落到了他的下体附近，化为了一个菊花小洞。

“好了，你现在可以调气再喊了。”名声蛊道。

太太阳莽便调出一股气，通过这个洞，排出体外。

噗——！

恍惚间，太太阳莽双耳似乎听到一声闷响。空气中顿时臭不可闻，但是那道金光大桥，却变得雄伟壮阔，横跨千丈，搭在对岸。

臭名声永远比好名声，来得容易和稳固。

太太阳莽连忙登过光桥，越过平凡深渊，走到对面，成功自救。

虚荣和永生

话说，人祖挖下双眼，化为一儿一女。儿子为太太阳莽，女儿为古月阴荒。

而太太阳莽好喝美酒，一次喝出事端，被困在平凡深渊。最后因祸得福，得到***样子的名声蛊，逃出生天。

因为有了名声蛊，太太阳莽的名声渐渐大了。很快，世界上就传遍太太阳莽是个大酒鬼的消息。

一天，一群斑虎蜜蜂拖着蜂巢，主动找到太太阳莽。

“太太阳莽啊，听说你喜好美酒，一直都说天地四猴的美酒最好喝。但它们酿造的酒，哪里及得上我们的蜜酒呢？今天我们特意带来蜜酒，请您品尝品尝。”

这些蜜蜂一个个都有花豹子一般大小，身上的花纹好似虎纹，黄金打底，黑斑点缀。说话都很客气，但是隐含威胁强迫的意味。

太太阳莽心中叫苦，这叫身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斑虎蜜蜂实力强大无比，单单一只，他也不是对手。更何况来了一群呢？

太太阳莽只好勉为其难，尝尝蜂巢中的蜜酒。

他刚刚喝下一口，双眼就发亮了。

蜜酒甜而不腻，醇香可口，十分好喝，是天地间的绝对佳品！

“好喝，好喝，太好喝啦。这蜜酒喝了，能让人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太太阳莽一口口喝下肚，赞不绝口。

斑虎蜜蜂们都笑了，感到很高兴。

首领就问太日阳莽：“那你说，我们的蜜酒和天地四猴的酒相比，谁更好喝一些？”

太日阳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忘了斑虎蜜蜂的可怕，直接坦言道：“各有千秋，难有比较。”

斑虎蜜蜂们大怒，自己酿的酒居然和那群死猴子不相上下？这太日阳莽太可恶了，我们得好好教训他！

它们正要动手，忽然太日阳莽消失不见。

太日阳莽这一醉，醉了七天七夜。

朦朦胧胧中，他听到一个声音在黑暗中呼唤他：“太日阳莽啊，你快醒来。再不醒来，你就要被吃啦……”

太日阳莽惊醒了。

他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起来，由一群野人抬着。

这群野人浑身长满了毛，双目幽蓝，已经点燃了篝火，篝火上还架着一个大锅。

野人们静静地坐着，说着悦耳动听的话语。

“我们要炼出永生蛊，正需要一个人作为药引。结果上天就送来了太日阳莽，真是可喜可贺啊。”

“人是万物之灵，人祖就是灵祖。太日阳莽是他的左眼所化，灵气十足。依我看，这次炼蛊能够成功！”

“快把他投入油锅，我们得到永生蛊，就能永生啦……”

太日阳莽听到这些话，大惊失色，连忙喊叫起来，大力挣扎。

但这些野人不为所动。

这个时候，太日阳莽的心底又响起之前的那个声音。

“唉，没有用的。这些野人，都是毛民，天地钟爱。与生俱来就有一项才华，能把蛊虫都炼化。”

太日阳莽一时间忘记了险境，好奇地在心底问道：“你是谁？”

那声音答道：“我是神游蛊，只要任何人喝下天地间四种极品美酒，就会在心田里孕育而成。我能让你挪移到任意的地方。”

太日阳莽大喜：“那就请你快出手啊，带我离开这里。”

神游蛊叹息道：“没有用的。只有你喝醉了酒，才能催得动我。你现在神智如此清醒，是不行的。”

太日阳莽恍然大悟：“难怪那次我被困在孤岛，差点被饿死。幸好得到名声蛊，才脱离了平凡深渊。原来是你害的我！”

神游蛊回答道：“唉，人啊，我也不是有意害你的，都是你喝醉了酒后，催动了我的力量。你不要怪我啦，上次你差点被斑虎蜜蜂捉拿，是亏了我你才脱险的。一害一救，咱们算是扯平了。”

太日阳莽也想起斑虎蜜蜂的事情，不再怪罪神游蛊。

他被毛民们投入到锅中。

大火在锅底炙热地燃烧着，水温渐渐上升。

“加玛瑙红椒！”一个毛民将璀璨珍贵的玛瑙红椒，投入到锅中。

锅中的水，立即变红了，甚至还染红了太日阳莽的身躯。

“加碧落狐烟婴！”一个毛民手中提着一个小狐狸，将起抛入锅中。

小狐狸浑身毛茸茸的，等着黑钻石般的双眼，十分可爱。但一碰到水，它就化为一股青色的烟气，融入水中。

锅中的水，渐渐滚烫，太太阳莽也变得绝望了，觉得这次在劫难逃。

毛民们陆续添加了许多辅料，以及蛊虫。

“加虚荣蛊！”一个毛民将一只蛊，抛入到锅中。

这只蛊很奇怪，长得好像是一只青色的大螃蟹。但和真的螃蟹不同，它的蟹壳里面是中空的。

一见到太太阳莽后，大螃蟹一般的虚荣蛊十分兴奋：“你，你就是太太阳莽吗？我听说过你，想不到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啊。我真是太高兴，太兴奋了。”

太太阳莽哭笑不得：“还三生有幸呢，我们马上都要死了。”

“死的问题我不关心。我只想向你请教，你是如何变得这么有名？我都快羡慕死了！我最崇拜像你这样的人啦。”虚荣蛊十分急切地问道。

“我现在可没有心情说这个，我要逃生。”太太阳莽在锅中挣扎，想要爬出去，但很快又被一旁看守的毛民强行摁下锅里。

“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吧！”虚荣蛊很不识趣，一心想要求教。

太太阳莽怒斥道：“你看看现在的处境，你还看不出来吗？”

虚荣蛊瞪着双眼，盯着太太阳莽猛看，忽然笑逐颜开：“我懂了，我懂了。要想红，就得忍住烫。谢谢赐教，谢谢赐教。太太阳莽啊，为了感谢你，我就为你做一件事情吧。”

说完，虚荣蛊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这爆炸也不剧烈，十分轻微，只发出一声砰的轻响。然后虚荣蛊，就化为一股无形的毒风，袭遍所有毛民的内心深处。

毛民们原本幽蓝透亮的双眼，都变得通红起来。

太太阳莽楞了好一会儿，这才惊醒。他顾不得感慨虚荣蛊的牺牲，连忙大叫起来：“你们毛民虽然能炼蛊，但我看也算不了什么。你们就算各个都永生，又能怎样呢？你们长得这么丑，浑身都是毛，简直丑死了。”

毛民们都愣住了。

换做先前，他们都不会搭理太太阳莽。

但现在，虚荣的毒弥漫他们的心田，蒙蔽他们的智慧。

听到太太阳莽的叫喊，当即就有毛民大声地反驳道：“胡，胡说！我们毛民最美了，浑身的毛发美不胜收！”

太太阳莽灵机一动：“你们的毛发再美，有我的头发美吗？”

他因为曾喝下了金刚猴酿的烈酒，头发都变成了火焰在燃烧。

毛民们听了他的话，都一阵发怔。

火焰之美，每时每刻都在缭绕变化。就算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太太阳莽头发的动态美丽。

太太阳莽继续刺激他们：“你们就算得了永生，也不会有我美丽！你们看我的头发，和火焰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动人。”

毛民们受不住激将，终于有成员躁动起来：“你有这样的头发，我也有。看我的！”

说着，他就用火把点燃全身。

他浑身的毛发都在燃烧，成为一个火人。

“哈哈哈，你只有头发美，我现在全身都美。”这个毛民大喊道。

很快，就有其他成员争相效仿。

他们一个个成为火人，火焰灼烧着他们，剧烈的痛楚让他们情不自禁地发出声声哀嚎。

但他们明知如此，仍旧不去扑灭火焰，而是夸夸其谈，展示自己的美丽。

神游蛊大喜过望，在太日阳莽的心中，对他交口称赞不绝：“人啊，你真是太聪明了，居然想到了这个方法。”

太日阳莽逃出油锅，成功求生。他冷笑着在心底回答道：“不是我聪明。是爱慕虚荣的人，都会变得愚蠢。他们常常为了虚无的美丽，而默默忍受痛楚，放弃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

九天的荣耀

夏蝉嘈杂，喧闹出生命的热量。而浓绿的树木，形成一大片的阴凉，并随着风儿摇摆。

一大缸的美酒，摆放在太日阳莽的面前，他却皱起眉头，没有大口畅饮的欲望。

“神游蛊啊，神游蛊，你可害苦了我。现在我有美酒，也不敢畅饮。就怕喝醉了之后，被你带到另外的险地。”太日阳莽苦恼地长叹道。

他前两次，一次被神游蛊带到了平凡深渊，一次被带到毛民的油锅里。幸亏运气好，两次都险死还生了。

神游蛊道：“人族太子啊，我也不是故意陷害你的。其实，每一次都是你醉酒之后，动用了我的力量。我也是无辜的呀，况且我也曾经救过你一命，不是吗？”

神游蛊的确从斑虎蜜蜂的手中，救下过太日阳莽一次。

太日阳莽神情颓丧：“唉.....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现在我因为有你，都不敢喝美酒。我的生活，变得无生趣了。”

神游蛊听他这么一说，也感到惭愧：“既然如此，那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先去天上，在九重天中的青天里，有一片竹林。在竹林中，采摘一节碧空的玉竹。再到九重天的蓝天里，在夜晚的时候，收集星光碎屑中的八角钻石。然后你在清晨时分，飞向天空，借助朝阳的荣耀之光，将我变成定仙游蛊。我成了那个蛊后，就再也不会带着烂醉的你乱窜了。”

太日阳莽听了，顿时大喜过望。

但他仔细一想，又觉得希望渺茫：“蛊啊，我生来脚踏实地，没有烟云那般轻巧，也没有鸟儿的翅膀，怎么能到青天之上，采摘玉竹。又怎么能收集星光碎屑中的八角钻石？更不可能飞向朝阳旭日了。”

神游蛊道：“也是啊，人是不会飞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求助智慧蛊啊。它的智慧深不可测，一定会有办法。”

太日阳莽和智慧蛊早有交情，太日阳莽之所以喝酒，就是智慧蛊教他的。

但智慧蛊当初教他喝酒，只是想让他不要烦自己。察觉到太日阳莽要找自己，它连忙躲了。

太日阳莽没有找到智慧蛊，十分沮丧。

但神游蛊又道：“智慧蛊找不到，我们可以去见思想蛊。它是智慧蛊的母亲。”

太日阳莽就找到思想蛊，寻求飞翔的办法。

思想蛊便道：“你找我算是找对了，因为思想天生就有自由的翅膀。不过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一样的，能有什么样的翅膀，就看你自己的了。”

说完，思想蛊散发出温润的光辉，点化了太日阳莽。

在光辉中，太日阳莽的背后，生长出了一对洁白纤细的羽翼。

这对羽翼，十分漂亮，洁白如雪，没有一丝一毫的污渍，就像是白鸽的翅膀。

思想蛊瞧了一眼，便道：“嗯，你这对翅膀叫做自我，每个人都有自我思想。这双翅膀非常灵便，也非常自由。但是你要小心，不要被阳光过度照射，否则自我不是膨胀变大，就是缩减变小。”

“年轻的人啊，你要切记我的叮嘱。飞得过高，就会摔得越重啊。”思想蛊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

太太阳莽得到名为自我的思想羽翼，十分高兴，当即就飞向了天空。

他飞啊飞，越飞越高。

人生来就不会飞翔，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带给太太阳莽十分新奇的感觉。

他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玩耍，十分开心。并且同时，他也牢记着思想蛊的叮嘱，从不在阳光下过度照射。

每当晴天的时候，他就飞到云层里躲起来。

就这样，太太阳莽一直往上飞，终于飞到极天之上，青天的尽头。

在那里，一株株的玉竹，凭空生长着，蔓延着墨绿色的繁盛枝叶。

这些玉竹，根系沉于虚空当中，竹尖也贯穿到虚空里面，从外面看，只有中央的一节节的竹干。

太太阳莽信手折取一节。

这节墨绿的竹干，就像是玉做的一样，巴掌大小，中间空通，润泽沁凉。

太太阳莽得到了这节玉竹，很是高兴。他又继续往上飞。

太古的苍穹，分有九重，依次是白天、赤天、橙天、黄天、绿天、青天、蓝天、紫天、黑天。

太太阳莽在青天里，采摘了碧空的玉竹。几天之后，他又飞上了更高一层的蓝天。

在夜晚时分，蓝天中星光璀璨，星辰玩耍奔行间，洒下无尽的星屑。这些星屑汇集成海，星辰银色的烂漫光河，在整片蓝天中流淌。

太太阳莽振动思想的双翼，一头扎进星河中遨游。

他在无边无际的星屑中，辛苦地寻找。那些七角的、十六角的星屑，他都不要。他只要八个角的星屑，这种星屑仿佛是一颗颗的钻石，晶莹剔透，完美无瑕。

他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颗。

在找到的第二天，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就飞向冉冉上升的朝阳。

朝阳如一颗红彤彤的灯笼，散发着温暖的光。

这阳光也非比寻常，乃是荣耀之光，能照耀万物生灵，贯穿光阴长河。

太太阳莽左手捧着碧空的玉竹，右手抓着八角钻石的星屑，一边飞向旭日，一边唤出神游蛊。

在荣耀之光的照射下，神游蛊吞下星屑，然后钻入到玉竹中间去。

“太太阳莽啊，我需要时间结茧化蝶，最终变成定仙游蛊。在这段时间内，你要一直向着太阳飞，不要断了荣耀的光辉。但是你更要小心，思想蛊曾经说过，注意你背后那对自我思想的翅膀。我一旦化蝶成功，你就速速飞到云中去。切记，切记。”神游蛊关照道。

太太阳莽哈哈一笑：“蛊啊，你就放心吧。我连平凡深渊都闯了过去，在毛民那里也能求生，有了名声蛊，又勘破了虚荣。荣耀的阳光，也不能拿我怎样。”

“这我就放心了。”神游蛊的声音渐渐微弱，璀璨的阳光渐渐地凝成一根根的丝线，组成光的茧，将神游蛊和玉竹包裹起来。

太日阳莽振动洁白的双翼，飞向太阳。

在这个过程中，光茧也越来越重，越来越厚。

片刻之后，光茧陡然震破，从中飞出一只绿光莹莹的翩翩蝴蝶：“我终于成功了，从今天起，我就不是神游蛊，而是定仙游蛊，啊哈哈。”

定仙游蛊绕着太日阳莽，高兴地飞舞起来，忽然它惊呼一声：“啊，不好！太日阳莽，你快看你的翅膀！”

在阳光的照耀下，太日阳莽背后的双翼，竟然已经变成原先的三倍大。

“不要大惊小怪的，我早就注意到了，有什么关系呢？翅膀越大就越有力，我就飞得越高，飞得越快。”太日阳莽哈哈大笑。

“赶紧躲到云层里吧，不要再飞了。”定仙游蛊担忧地道。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太日阳莽毫不在意。

身后自我的翅膀，越长越大，最终比他的整个人还要庞大。太日阳莽振翅飞翔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定仙游蛊啊，你说九重天之上，会有什么？”他向着更高空发起冲击。

“别飞了，别飞了。你要是掉下去，我可帮不到你呀。”定仙游蛊十分担忧。

“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可能掉下去呢？你看我的翅膀，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有力！”太日阳莽刚刚反驳了这一句，背后的翅膀就膨胀到了极限，发生了爆炸。

失去了翅膀，太日阳莽立即往下掉落。

最终，他砸在地上，摔得粉身碎骨。

人祖的大儿子，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生死门之行

话说太日阳莽向天空冲刺，最终陨落身亡。

作为父亲的人祖得知后，异常悲痛，找到智慧蛊发难。

就是智慧蛊教会太日阳莽喝酒，最终才导致一系列的事情。

智慧蛊连忙道：“人祖啊人祖，你不要找我麻烦。你的儿子虽然死了，但也不是不可以复活啊。只要你进入生死门，带着他走向生路，走到阳光之下，那他就能复活了。”

人祖楞了一下，继而大喜，忽然又大怒。

他伸手捏住智慧蛊，质问道：“智慧蛊啊智慧蛊，你当我还像当初那样懵懂无知吗？生死门是凶险之地，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你害了我儿子不说，还想再害我吗？”

智慧蛊连忙道：“其他生灵不懂得进出生死门的窍门，所以它们出不来。但是这些窍门我知道啊，我统统告诉你。”

“你是活人，要进入生死门，就得从死路进去。这路非同寻常，乃是宿命蛊离开公平蛊时，留下来的路，称之为命途。命途中有大量的忧患蛊，你要从死路进去，就得拥有勇气蛊。这样你就不怕忧患的折磨了。”

“当你进入生死门中，看到公平蛊时，你已经死了。但同时，你也会看到你的大儿子太日阳莽的魂魄。你将其带走，顺着另一条路——生路回来。生路是宿命蛊拜访公平蛊时，走出的痕迹，也是命途。”

“但在这命途当中，有三个关卡。一座是荡魂山，一个是落魄谷，一个是逆流河。你要翻过荡魂山，就要敲碎山上的胆石，获得胆识蛊的帮助。要越过落魄谷，就要寻到信念蛊的帮助。要闯过逆流河，就要一刻不停地前进，千万不要有一步的停留。”

人祖听信了智慧蛊的话，便将其放走。

他很快就寻找到信念蛊。

自从他双眼瞎了之后，信念蛊的光就是他唯一能看见的明亮。

“人祖啊，我感受到了你要救回大儿子的坚定决心。我愿意帮助你，但是请你千万不要放弃这个决心。当你放弃的时候，我就会离你远去了。”信念蛊关照道。

人祖又找到勇气蛊。

勇气蛊和希望蛊，是一对好伙伴。

人祖拥有希望蛊，常常见到勇气蛊，和它的关系也不错。

得到勇气蛊的帮助之后，人祖便来到生死门前，踏步进入死路。

死路一片黑暗，大量的忧患蛊如黄色的萤火虫，海啸般地向人祖包围过来。这时勇气蛊发出光辉，帮人祖赶跑了忧患蛊。

死亡需要勇气。

人祖成功地走下去，他的身体越来越白，越来越飘忽，渐渐变成了一个鬼魂。

他又能“看见”了。

当他来到死路的尽头，在一片深邃安定的黑暗中，他见到了公平蛊。

他为公平蛊巨大的身躯感到极为惊讶：“你就是公平蛊吗？为什么你的身躯这么巨大？山峰和你相比，就像是一粒微尘。大海和你相比，仿佛是一颗米粒。”

公平蛊的声音极为恢弘：“生死是世间最大的公平，当我身处生死门中，我就会变得无比的庞大。人祖啊，你来到这里，是想带走你的大儿子吧。尽管去吧，他就在那里。”

人祖看到了自己的大儿子，顿时大喜过望，奔跑了过去。

太太阳莽也成了白色的鬼魂，正躺在一座湖边，用碗舀起河水喝。

河水如酒，香气四溢。

太太阳莽喝得十分惬意自得。

“我的儿，别再喝了，快和我一起回去吧。”人祖走上前去，喊道。

“我尊敬的父亲，您怎么来了？太好了，和我一起喝酒吧。”太太阳莽睁开惺忪朦胧的双眼。

人祖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酒碗，恨铁不成钢地道：“别再喝了，你就知道喝酒！谁不知道，死地中只有迷魂湖，里面的湖水就是迷魂汤啊。鬼魂喝下之后，稀里糊涂，再也不想离开了。”

太太阳莽却道：“父亲，你错了。这不是迷魂汤，是安魂酒啊。喝了之后，能沉淀魂魄，剔除魂魄中的杂质，不再躁动，得到心灵的大宁静。这是天下极品的美酒啊。”

“我不管是什么酒，总之你得跟我回去。”人祖拉住太太阳莽的手，却发现他山一样重，根本拉不动。

太太阳莽摇摇头：“有的人死了，重于山。有的人死了，轻于羽。父亲，我前世有名声蛊，又沐浴荣耀之光坠落身亡。到了这里，身体变得比山还要重，自己都走不动一步，只能躺在这里啊。”

“啊！”人祖顿时心中一沉，焦急地喝道，“我早告诉你，树大招风，出名不是好事。你还不快把名声蛊丢掉。”

太日阳莽又摇头叹息：“名和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死后，名声蛊就离我远去了。倒是定仙游蛊，还陪伴着我。”

定仙游蛊可以将太日阳莽的魂魄，带出生死门，甚至带到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

但只有走上生的命途，才能让太日阳莽真正的复活。

“这可怎么办啊……”人祖发现自己被智慧蛊耍了。他虽然来到了生死门的最深处——无尽黑暗的沉迷死境，也发现了太日阳莽。但他却发现，自己带不走自己的大儿子。

这时，公平蛊开口：“人祖啊，你还不明白吗？通往生死门的只有两条路，都是宿命蛊踩踏出来的。生死由命啊！万物有生就有死，如此天地宇宙才能循环不休。你的大儿子太日阳莽死了，这都是宿命的安排，你就认命了吧。况且他在这里生活得也很好啊，沉迷死境是世界上最安宁的地方。他喝着天底下最好的美酒，再无外界的纷纷扰扰，你体会不到这种幸福吗？”

人祖立在原地，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好一会儿，这才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带不走大儿子的魂魄，至少这一次是这样的。

他只好告别的公平蛊，还有太日阳莽，离开了沉迷死境。

他踏上另一条路，那是象征生的命途，从黑暗走向光明。

但人祖很快就察觉，行走在这条路上，却比来时的死路，困难无数倍。

生路上的忧患蛊，比死路上要多得多。人祖走死路的时候，越走越顺利，阻挡他的忧患蛊越来越少。但当他走生路，忧患蛊不仅多很多，而且他每前进一步，就有更多的忧患蛊飞过来，拼命地阻止他。

很快，勇气蛊就支撑不住了：“人祖啊，忧患太多了，还会越来越多。死了安宁，生才有无尽的忧患。你快去前面的荡魂山敲胆石。你想要生存，单靠勇气不够，还得有胆识啊。”

人祖连忙来到荡魂山，忍受住魂魄震荡的痛楚，取得胆识蛊。

有了胆识蛊的帮助，他的魂魄壮大起来，虽然还受到震荡，但已经无忧。

他翻阅了荡魂山，来到落魄谷。

落魄谷像是一个迷宫，曲折蜿蜒。时而蔓延出茫茫一片的迷惘雾，能令魂魄松散。时而刮起凛冽如刀的落魄风，专门切割魂魄。

人祖陷入到人生的低谷中，不辨方向。因为胆识蛊而壮大的魂魄，在迷惘雾中渐渐松散。松散的魂魄，受到落魄风的切割，一片片向地上掉落。

人祖差点就要彻底迷失，好在这时，信念蛊飞出来，照亮了他的路。

人祖走出落魄谷，只剩下最精炼的一团魂魄了。

他着实松了一口气，感到胜利在望。

他来到逆流河，这是生路上最后的一道关卡。

他逆流而上，更加艰难。

无穷无尽的忧患，推挤着他，令他举步维艰。

但他硬生生地坚持住，迈向光明。

“快要到了。”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人祖望着眼前，只剩下最后一步。

他长吐出一口浊气，松懈下来，忘记了智慧蛊的叮嘱，停下了脚步。

这一停，人祖顿时就被河水冲刷下去。

生活不易，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人祖被一路冲刷到落魄谷底，他累的动弹不得，被困在了落魄谷中。

石人，你阻挡了我成功的路

人祖救援大儿子太太阳莽失败，自己就要复活的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被逆流河冲入了落魄谷里去。

他的二女儿古月阴荒，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便想法营救自己的父亲。

然而要进入生死门，必须要有勇气蛊、信念蛊的帮助。

但是这些蛊虫，都在她的父亲人祖的身上。

古月阴荒无法进入生死门，却又想救回人祖，她想不出方法，只好向思想蛊请教。

思想蛊便告诉她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进入空穴，然后推开空门，直接来到人祖的身边。然后再通过空穴，逃离生死门。但是这个方法，只能救回人祖的魂魄，却不能令其重生。

第二种方法，是攀登道成败山的峰巅，找到唯一的那只成功蛊。只要向成功蛊许愿，古月阴荒就能救回人祖，并令其成功复活。

古月阴荒早就知道空穴的存在，但怎么也找不到进入空穴的方法。而且她也想，让父亲真正的复活，便来到成败山。

成败山并不高，简直就是一个小土丘。它很特别，是亿万颗的“鹅卵石”堆起来的。

这些“鹅卵石”，其实都是失败蛊。还有唯一的一只成功蛊，就在成败山的巅峰处。

古月阴荒来到山脚，开始攀登成败山。

她攀登的动静，惊醒了在附近睡觉的爱情蛊。

爱情蛊被扰了美梦，十分愤怒，便想报复古月阴荒。它用它独特的力量，点化了一块石头。

石头因为爱情有了生命，变成了石人。

石人高大威武，身上又长满了金银铜铁，十分华丽炫目。

石人出生后，第一眼见到了古月阴荒，便惊为天仙，立即被她的美貌征服了。

他一路跟随着古月阴荒，看着她窈窕的背影，心中被爱意充斥。

终于他按捺不住，跑到古月阴荒的面前，拦住她，大声地喊道：“美丽的姑娘啊，你的容颜是多么的夺目，你的身姿是多么的优雅，你的气质是多么的高贵。我一见到你，就被你征服了。你就是我的爱情，请您大发慈悲，接受我对你的爱吧！”

石人体型雄壮，完全挡住了古月阴荒的路。

古月阴荒微微皱起眉头，打量着面前的石人，语气冷淡：“爱情，那是什么东西？你让我收下你的爱，但爱又在哪里呢？”

石人立即将身上的铁块采集下来，双手捧着，递给古月阴荒，并且说道：“美丽的姑娘啊，这些是我身上的硬气。我都交给你，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古月阴荒失望地摇摇头，她对这些铁块毫无兴趣。

石人一愣，将身上的铜块也都取下来，堆到铁块的上面：“漂亮的姑娘啊，这些是我身上的固执。我都交给你，因为这是我对你的爱情。”

古月阴荒不耐烦：“请你让开吧，我对你的爱毫无兴趣，我还要救活我的父亲。”

石人见心中的女神毫不动心，不禁慌了神，他跪倒在地上，下定决心，将身上的银块也取下来，堆到铜块的上面：“善良的姑娘啊，这些是我身上的尊严。我都交给你，这总可以表达我对你的爱情了吧？”

古月阴荒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听着，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耗费。”

石人愈加焦急，将身上的金块也取下来，堆到银块的上面：“可爱的姑娘啊，这些是我身上的自信。我都交给你，它们代表了我对你的爱意。”

古月阴荒深深的长叹一声，道：“石人啊，为了表达你的爱情，你不再硬气，放下固执，丢掉尊严，甚至舍弃了自信。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个丑陋不堪的石人啊。你起来吧，我不会接受你对我的爱，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呢。”

原来，石人失去了金银铜铁的装扮，变得灰不溜秋，甚至有些滑稽，再没有当初那样的华丽和威武了。

石人哭泣起来，对古月阴荒哀求道：“那我该怎样得到你的爱呢？”

古月阴荒心中焦急，但石人死活都跪在地上不起来，她念头一转，展颜笑道：“石人啊，既然你这么爱我，那你就把你的真心给我看看吧。”

石人毫不犹豫地破开胸膛，将赤红的真心奉献给古月阴荒。

古月阴荒得到真心，立即将其收了起来。

石人连忙叫道：“现在我可以得到你的爱了吧？”

古月阴荒摇摇头：“你就算付出真心，也换不了爱。”

石人见古月阴荒将自己的真心收起来，不禁急了。他说：“无情的姑娘啊，你的冰冷令我绝望。既然换不了你的爱，那就请你把我的真心还给我吧，没有了真心，我会死的。”

但古月阴荒没有把真心还给他，看着他渐渐死亡。

“为什么？我那么爱你，你却要将我杀死！”石人临死前，万分疑惑地叫喊着。

古月阴荒怜悯地看着他，声音却依旧平静：“石人啊，我本来不想杀你。但是你阻挡我通往成功的路啊。”

最大的失败就是失去自我

人祖陷入死境，跌落到落魄谷内，不得而出。

古月阴荒，为了救回父亲，亲上成败山，企图攀登顶峰，获取那只唯一的成功蛊。

只要向成功蛊许愿，古月阴荒就能救回人祖。

但是古月阴荒刚到山脚，就遭到了石人的阻碍。

原来人祖的二女儿，来到成败山时，惊扰了爱情蛊的美梦。

爱情蛊出于愤怒，便点化了石人，要干扰古月阴荒。

古月阴荒杀了石人，走上了半山腰。

但爱情蛊并未离去，它出现在古月阴荒的面前，开口道：“人啊，你惊扰了我的美梦，还妄想取走成功蛊。现在我就将整个成败山撞塌，你在亿万个石头中，好好去找寻那唯一的成功蛊吧。哈哈哈。”

说着，爱情蛊便一头向成败山撞去。

成败山，并非是寻常的山峰，整个山丘都是由一颗颗的小石子堆积成的。

被爱情蛊一撞，成败山轰然倒塌。

爱情蛊得意洋洋而去，留下古月阴荒看着这一大堆的石子，陷入迷茫当中。

如何从这些混乱的石头里面，取得唯一的那只成功蛊呢？

古月阴荒犯难，不得已，只好回去再次向思想蛊讨教。

思想蛊听了古月阴荒的叙述之后，叹息一声：“爱情蛊向来都是这样的蛮不讲理，唉，就算是我，或者我的孩子智慧蛊，也不愿面对它。”

“如今成败山倒塌了，你只有亲自用手拾取这些石子，并分辨出成功蛊。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思想蛊又道：“但是你要小心，成败山上，其实有两只蛊。一只成功蛊，居于巅峰。一只失败蛊，压在山底。失败是成功的母亲，但它的孩子有很多，那些石子就是成功的兄弟姐妹。当你拾取那些石子的时候，会发生很多不可想象的糟糕情况。在这里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只要你坚持在心中念‘我’，这些糟糕的情况就会渐渐消失。”

古月阴荒听了这话，心中不免沉重，她又问：“那么我该如何分辨我手中的石头呢？成功蛊或者失败蛊，又长得什么样子呢？”

思想蛊叹息一声：“它们看似都差不多，不过分辨很简单。你只要亲手握住它们，自然就会发现它们的身份的。”

“你想寻找到成功蛊，那只失败蛊就是你最大的威胁。你千万不能握住失败蛊，否则的话，你就彻底迷失，有生命的危险。”

古月阴荒点点头，表示感谢。

思想蛊在她临走前，又叮嘱她：“你可别说是我告诉你的，万一爱情蛊找上我，可就麻烦了。在狂热顽皮的爱憎面前，思想和智慧都只能退避三舍。”

“放心吧，我不会把你抖露出来的。”古月阴荒答应下来，又回到成败山。

看着眼前一大滩石子，她心情沉重。

成功不是那么容易得手的，要取得成功，就要弯下腰来，冒着巨大的风险，努力寻觅。

古月阴荒深吸一口气，拾起第一颗石子。

这颗石子，普普通通，被古月阴荒握在手心的那一刻，微微一震。

古月阴荒的手上，就出现了一道浅浅的伤口。

这不是成功蛊，而是成功的兄弟姐妹，失败蛊的孩子之一。

古月阴荒心中惊异，抚摸着手背上的伤口，心中回忆起思想蛊所说的话——“当你拾取那些石子的时候，会发生很多不可想象的糟糕情况，这个时候你要在心中念‘我’。”

“原来这就是糟糕的情况啊。”古月阴荒恍然。

她在心中默念：“我，我，我，我……”

随着她不断念叨，手背上的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

她将手中的石子，抛之一边，又拾取第二颗石子。

当这个石子握在手心时，古月阴荒心头一颤，一股强烈的恐惧袭上心头。

古月阴荒害怕得浑身发抖，差点要落荒而逃，远离这里。

但她坚持住，不断念“我”。

好半天，她缓过神来，心中的恐惧被驱散了一大半，她又拾取第三颗石子。

这颗石子，让她很灰心丧气。她忍不住想：“我要在这亿万的石子中，拾取唯一的一只成功蛊，该是多么难的事情啊。我要进行到什么时候呢？”

她几乎走不动路了，觉得未来一片黑暗，要寻找到成功蛊难度太高太高了。

她差点就要放弃，但又想到困在生死门中的父亲。

“如果我放弃了，父亲谁救？”古月阴荒悚然一惊，“糟糕，我差点忘念‘我’了。”

古月阴荒又一阵默念，尽量将心中的颓丧消弭，又弯下腰拾取石子。

第四块石子一握在手中，古月阴荒就震惊地发现，自己的鼻子发生了变化，竟然变成了猪的鼻子。

她再次念“我”，让自己的鼻子恢复过来。

好半天，她尽了最大可能，消除了猪鼻子。但是鼻梁比起原先，还是塌了一些。

就这样，古月阴荒不断地拾取石子，希望在其中寻找到成功蛊。

但无数天过去了，她找到的都是失败蛊的孩子。

这些石子，有的让她伤痕累累，有的让她心生气馁、绝望、恐惧，还有的让她变成猪头，长出鼠尾等等。

尽管古月阴荒不断地念“我”，但终究还有痕迹残留在她的身上。日积月累之后，这些痕迹让她变成了一个怪物。

她长出六个脑袋，有三个胳膊，五条尾巴，人首马身的样子。十六条腿，有的腿上长满了柔软的长毛，有的腿上布满蛇一样的鳞甲，有的腿上是锋利的爪子，有的则是坚硬的蹄子。

在寻找成功的过程中，人往往变得面目全非。

但古月阴荒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大。

经历了那么多，她比之前强大了数百倍还不止。那些石子，已经不能带给她困扰。

“成功啊，成功，你究竟在哪里？”她的七张嘴，一齐开口。有的在呐喊，有的在嘶吼，有的在低鸣，有的在窃语。

失败得越多，她的心中对成功的渴望就越大。

经过她的不懈努力，还没有拾取的石子越来越少了。

最后，当这些石子只剩下两颗时，古月阴荒陷入迟疑当中。

毫无疑问，这两颗石子，其中一颗是成功蛊，一颗是失败蛊。

如果她拾取到成功蛊，那皆大欢喜。如果拾取到的是失败蛊，那么古月阴荒就会彻底迷失，有生命的危险。

哪怕古月阴荒变成了怪物，变得已经如此强大。

一步天堂，一步地狱，该如何选择？古月阴荒不可避免地陷入犹豫当中。

“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敢放手一搏，那我永远不会成功！我现在已经如此强大，成功已经近在咫尺。就算拿到了失败蛊，只要我不断念‘我’，应该能扛过去吧？”最终她鼓起勇气，伸出手掌，拾取当中的一只。

但不幸地，她拾取的正是那只失败蛊。

一股前所未有的迷茫，针对自我的怀疑，冲击她的身心。

“我，我，我……”

古月阴荒不断地念“我”，但声音渐渐地低迷下去，最终她的七张嘴唇都停止翕动，目光涣散呆滞。

她陷入了无尽的迷惘当中，彻底的失去了自我。

人最大的失败，就是失去自我。

人生的意义

人祖的二女儿古月阴荒，为了将自己的父亲从生死门中解救出来，踏上成败山，寻找成功蛊。

但最后关头，她失败了，丧失了自我，成为了一个丑陋而又强大的怪物。

没有女儿的搭救，大儿子太日阳莽更是颓废沉迷，人祖困于落魄谷中，不能生还。

落魄谷如同一个大迷宫，曲折蜿蜒。时而蔓延出茫茫一片的迷惘雾，能令魂魄松散。时而刮起凛冽如刀的落魄风，专门切割魂魄。

人祖乃是魂体，在迷惘雾中寻不到出去的方向，落魄风则切割他的魂魄，令他越来越虚弱，处境也越发危险。

被落魄风切割下来的魂魄碎片，渐渐凝合起来，成为一个少年。

就这样，人祖的第三子诞生了。

他就是北冥冰魄。

“我的儿子啊，谢谢你的陪伴。我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日子里，因为有你陪伴，父亲我一点都不寂寞。”人祖感叹道。

北冥冰魄外冷心热，虽然话不多，但对人祖十分孝顺。

看着人祖一天天虚弱下去，他的心情也越发沉重。

他决定把人祖救出去。

人祖感受他的决意，既欣慰又痛惜：“不要忙活了，我的儿子，你的孝心我心领了。我现在明白了，生死强求不得。人总归是要死的，这就是人的宿命。”

北冥冰魄哭泣道：“父亲，我知道你说的话是对的。我也知道，我的努力会白费。但是看着你这样虚弱下去，我不做出努力，我的心里将会更加难受。就让我为您做些什么吧。”

人祖叹息一声，只能任由他去了。

北冥冰魄游荡在落魄谷中，他在这里诞生，落魄风不能削他的魂魄，迷魂雾更不能遮挡他的视线。

他苦苦搜寻，但始终找不到出去的路。

就在他越来越绝望的时候，他碰到了一只蛊虫。

“哎呀呀，想不到居然被你发现了。”这只蛊虫形如瓢虫，肥胖若球，但动作敏捷无比，四处闪现在北冥冰魄的身边。

北冥冰魄眼睛亮起来，好奇地问道：“你是什么蛊？”

“我的名字，叫做意外。”这只蛊虫答道。

北冥冰魄目光黯淡下去：“原来你是意外蛊啊，可惜你不是成功蛊。”

意外蛊嗤笑一声：“年轻人，你莫要小看我。我可是令成功蛊又爱又恨的存在。意外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你知道你在这里遇见我，代表着什么吗？”

“什么？”

意外蛊摇晃着肥胖的身体，得意地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落魄谷，是死境。你在这里，说明你已经死了。但你遇到了我，就是在‘死’中遇见了意外。那就是——‘生’了。抓紧我吧，我带你回到人间，令你重新复活。”

“真的吗？”北冥冰魄大喜，“能不能带上我的父亲一起呢？”

意外蛊摇头：“是你遇见了我，不是你的父亲，所以只能带你走。”

北冥冰魄失望极了，他拒绝道：“既然不能带上我的父亲，那我也不走了。我要陪伴我的父亲，直到最后的时刻。”

意外蛊大笑三声，用霸道的语气道：“人生的意外，可由不得你拒绝。年轻人，你必须得跟我走！”

话音刚落，意外蛊便强行带着北冥冰魄，瞬间离开了生死门，回到了人间。

北冥冰魄拥有了鲜活的血肉之躯，独自一人面临偌大的世界，感到分外的迷茫。

意外蛊消失了，他忽然记起人祖曾经说过的话，想起来他还有一个二姐，叫做古月阴荒。

这时候，思想蛊主动找到了他：“年轻人，你不要怀疑我，思想一向是人的朋友，我来是帮助你的。”

思想蛊告诉北冥冰魄，有关成败山，以及古月阴荒的事情。

北冥冰魄决定先见见自己的二姐。

当他看到古月阴荒时，他难过地流下了泪水。

北冥冰魄企图和古月阴荒交流。但变成怪物的古月阴荒，一直在嘴里念叨着问题。

“这是哪里？”

北冥冰魄思考了一下，答道：“这是人间，生命可以在这里活动。我们的头顶上是天，我们的脚底下是地。”

“我是谁？”古月阴荒又问。

“你是人，人祖的二女儿，名字叫做古月阴荒。你是我的二姐啊。”北冥冰魄答道。

“二姐啊，你赶紧清醒过来吧。我们的父亲死了，被困在落魄谷里，我们得赶紧去救活他呢。”

“人祖？古月阴荒？救活？”怪物摇晃着脑袋，困惑无比，“我为什么要救活他？人难道不应该死吗？死亡有什么不好？人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活着？”

这一次，北冥冰魄答不上来了。

人为什么活着？

北冥冰魄思考这个问题时，困惑蛊就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让他失去了对周围的感应。

随之一同的，还有爱情蛊、伪装蛊。

思想蛊看到它们，顿时头疼无比。这几只蛊，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经常结伴而行，就算是思想蛊也不想去招惹它们。

“爱情，你害的人还不够吗？为什么还不放过人呢？”思想蛊叹息道。

“别跟我讲道理，我就是蛮不讲理的。”爱情蛊语气刁蛮，“快滚吧，思想，我不待见你。”

思想蛊无奈，只能退走。

“又来了一个人吗？哈哈！”爱情蛊看到北冥冰魄，十分开心，因为又有了玩弄的对象。

它和伪装蛊是铁杆哥们，当即借助它的力量，伪装成思想蛊。

“年轻人啊，你的二姐把自己都忘了。你要想拯救她，就得寻找到意义蛊。”爱情蛊道。

北冥冰魄回过神来，不疑有他，对爱情蛊问道：“我倒是见过意外蛊的，请教你，这只意义蛊在哪里呢？我该如何找到它？”

爱情蛊用郑重其事的语气，哄骗他道：“人啊，你要知道，你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意义的。你只要寻找到意义蛊，就能让你的二姐清醒过来。你顺着我指的方向，一直走，一直走，你就能找到意义蛊了。”

北冥冰魄表示万分的感谢，立即上路了。

爱情、困惑、伪装三蛊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意义蛊？

根本就没有这只蛊虫，北冥冰魄怎么找，也是找不到的。

“傻子，谁叫你们触怒我呢？我要让你们知道，爱情的惩罚，可是极为恐怖的！接下来，我们就一直跟着他，轮流玩弄他吧。”

爱情蛊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两蛊的认同。

就这样，北冥冰魄轮流受到三蛊的戏弄，苦不堪言。但他为了寻找到子虚乌有的意义蛊，仍旧坚持不懈。

这份精神，感动了思想蛊。

趁着爱情蛊不在的时候，思想蛊来到北冥冰魄的身边，要再度帮助他。

“思想，你来干什么？我们玩得正开心呢。”困惑蛊、伪装蛊十分排斥思想。

思想蛊笑起来：“我惧怕爱情，但我可不怕你们两个。年轻人啊，借助我的力量，清醒过来吧。”

北冥冰魄便借助思想蛊的能力，认清了真相，不再困惑，识破了伪装。

困惑蛊、伪装蛊只能败走。

北冥冰魄向思想蛊表示感谢，道：“谢谢你，思想蛊，因为有你，我想到了拯救二姐的方法。”

“哦？那是什么方法？”

“这个世界上，的确不存在意义蛊。但我可以创造出一个意义蛊来。”北冥冰魄自信地道。

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却可以赋予一个意义。

北冥冰魄回到古月阴荒的身边，亲手创造出了一只意义蛊，按进古月阴荒的脑海当中。

“我活着，就是为了搜寻到成功蛊，救活父亲！我明白了，我懂了！”古月阴荒的双眼骤亮。

蔚蓝生命

北冥冰魄将他的二姐古月阴荒救醒，二人再次为如何救活父亲，求教思想蛊。

思想蛊道：“人啊，成败山已经消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重新形成。能救活你们的父亲的其他方法，我也不清楚。但不要灰心，你们可以去找智慧蛊问问看。我就是它的母亲，智慧是思想的结晶。”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思想蛊不知道的事情，智慧蛊未必不知道。

北冥冰魄和古月阴荒便在思想蛊的指点下，找到了智慧蛊。

智慧蛊和人祖有过结，当年人祖动用规矩二蛊，曾经捕捉到智慧蛊。但最终被智慧蛊逃走了。

起先，智慧蛊并不愿意帮助北冥冰魄和古月阴荒。

但是看在他们俩，是母亲思想蛊介绍来的，便勉为其难地道：“人啊，我可以为你们指点迷津。但我需要报酬，你们中的一位需要将中年交给我。”

“我把中年交给你吧。”古月阴荒立即道，毫不犹豫。

她被弟弟北冥冰魄唤醒，又赋予人生的意义，就是救活父亲人祖。因此这时候答话，当仁不让。

北冥冰魄争不过姐姐，只好让她奉献了她的中年。

这就意味着，古月阴荒青年一过，就会直接跳过中年，迈入老年。

但为了救活父亲，她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智慧蛊得到了古月阴荒的中年，便指点她道：“在西边的黄金沙漠中央，有一片静止的蓝宝石海洋，风波不兴，平滑如镜。那是万物之源，全天下的生命都来源于那里。而在蓝海深处，有许许多多的生命蛊，照映天下万物。你们去潜入海中，如果能找到人类形状的生命蛊，就将它带上岸来。这块人形的生命蛊，便能赋予你们父亲新的生命。但要注意时间，不能超过一刻钟，否则你们就会被蓝海同化。”

末了，智慧蛊又添加一句：“要找到人形的生命蛊，十分不容易。只有真正理解生命真谛的人，才能做得到。你们如果做不到，不要怪我的方法不好使。”

古月阴荒还想在询问什么，结果智慧蛊说话就飞走了，没有给姐弟俩任何机会。

古月阴荒、北冥冰魄二人艰苦跋涉，穿越黄金沙漠，在沙漠中央，见到了蓝海。

蓝海美不胜收。

正如智慧蛊所言，即便再大的风，也掀不起蓝海的丝毫波澜。

在周围柔软的黄金沙粒的包裹下，它就像是一块深蓝色的宝石，静静地镶嵌在这块黄金丝绸上。

姐弟俩潜入海底，果然发现海底深处，铺满了密密麻麻的生命蛊。

这些生命蛊，就像是一颗颗的蓝宝石。但大小、形状各异。

有的像马驹，有的似虎豹，有的类鹰鸽，有的如蛇蛟。

姐弟俩细细寻觅，看得眼花缭乱。花鸟鱼虫，飞鸟走兽，雪人毛民等等各种形状的生命蛊都见过了，却唯独找不到人类形状的生命蛊。

无奈之下，姐弟俩只好钻出海面，回到岸上。

刚刚离开蓝海，弟弟北冥冰魄手中把玩的那枚鹿形生命蛊，就忽然绽放出柔和的光辉，跳到沙地上，化为一头小鹿。

这是生命的诞生！

姐弟俩惊奇地看着这一幕，都瞪大了双眼。

直到小鹿蹦跳着窜出老远，姐姐古月阴荒忽然顿悟：“难怪智慧蛊最后说了那番话，又不让我们再问，就直接飞走了。我明白生命的真谛了。”

“生命的真谛，那究竟是什么？”北冥冰魄忙问。

古月阴荒便指着眼前的这片蓝海，反问道：“你说，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一只生命蛊，是人形的蓝宝石。我们将它带出来，它会变成什么？”

北冥冰魄想了一下，答道：“就像是那头小鹿一样，变成真正的鲜活的生命吧。”

说到这里，他忽然愣住了。

古月阴荒含笑看他：“看来你也明白了。我们就是这样的生命。我们就是生命蛊所化！我们自己就是人形的蓝宝石！”

北冥冰魄彻底明白过来，人从哪里来？

智慧蛊在之前就已经说得明白：这片蓝海是万物之源，天下一切生命都来源于此。

人，当然也来源于此。

他们的父亲人祖，曾经就是这海底的一枚蓝宝石。机缘巧合之下，出了海面，形成鲜活的生命，闯荡世间，艰难生存，走到如今这一步。

但人是万物之灵，偌大的蓝海中会有多少人形蓝宝石呢？

一定数量极少，甚至极可能只有曾经的人祖一位。

想要这样广阔的海洋中，寻找一枚小小的蓝宝石，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

这简直比古月阴荒在成败山，寻找唯一的成功蛊，还要艰难千万倍。

“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尽快地得到人形生命蛊。”古月阴荒忽然道。

“什么方法？”北冥冰魄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古月阴荒微微一笑：“那就是让我沉入海底，和这片蓝海同化，重新还原成生命蛊。”

古月阴荒虽然变成了怪物，但本质上还是人。

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

既然是人，一旦同化之后，就会形成人形蓝宝石般的生命蛊。

这个推测，并没有错。

难怪智慧蛊说过：要注意时间，不能超过一刻钟，否则就会被蓝海同化。

智慧蛊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废话。

智慧蛊又说：你们如果做不到，不要怪我的方法不好使。

从这句话分析——极有可能蓝海当中，已经没有人形蓝宝石了。如果姐弟俩不愿牺牲自己，就不会找得到人形生命蛊。这样一来，就不要怪我智慧蛊，是你们做不到而已。

“不，姐姐你不能就这样牺牲自己。”北冥冰魄连忙阻止道。

他虽然想救活父亲，但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亲姐姐。

“我能的，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救活父亲啊。”古月阴荒一脸平静地答道。

北冥冰魄忽然说不出话来。

是他赋予了古月阴荒这个人生的意义，古月阴荒就是为此而活的。换句话讲，如果救活了父亲，那么她的人生就没有意义，那么继续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只要牺牲自己，就能救活父亲，这真是古月阴荒的人生最大意义啊！

“人，本就是天地间的宝石。只是宝石璀璨与否，需要我们自己的雕琢。我们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雕琢。”

“而人也只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古月阴荒悠然说完，便沉入蓝海。

北冥冰魄极力阻止，但阻止不了，古月阴荒成为怪物，力大无比，他不是对手。

超过一刻钟后，古月阴荒被蓝海同化，化为一块人形的蓝宝石。

但这枚蓝宝石，并非健全的人形，而是残缺了一小半。

这是因为之前，古月阴荒将自己“中年”交易给了智慧蛊。

人们往往在了解什么是生命之前，已将自己的生命消磨了一半。

北冥冰魄含着泪，带着这枚蓝宝石，离开了黄金沙漠。

他的心中没有成功的喜悦，而是陷入极大的愧疚当中。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他害死了他的姐姐。

人生路

落魄谷中是一片广阔复杂的迷宫，人祖寻找失踪的北冥冰魄，自己也在迷宫中迷失了方向，连续几天几夜，他都没有找到出口。

他累极了，瘫倒在地上，背靠着迷宫的墙壁。

无边的孤独，迅速包裹着他。

这都是因为，他将原来的心交给了希望，现在有的，是一颗孤独之心。

孤独的滋味难以忍受，人祖害怕孤独，曾经为此不惜挖下自己的双眼，化为一儿一女陪伴自己。

但现在，他只能忍受孤独带来的折磨。

孤独中，人祖感到无边的冷寂、迷茫、痛苦。时间似乎都静止，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身边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火光可以取暖。

人祖一度感到窒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习惯了孤独，甚至开始品味孤独。

他开始觉得孤独其实并不可怕。

在孤独中，他感到安宁，静谧，平和。

他自言自语：“人啊，你究竟算是什么呢？在这天地里这样挣扎，如此来去匆匆。”

然后他听到一个从身体里传来的声音：“人啊，你是万物之灵。你孤独，因此渴望被安抚，被理解，被证明。你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找到出去的路，离开这个鬼地方。”

人祖吓了一跳：“谁，谁在跟我说话？”

那个声音便又笑道：“我是一只蛊，就叫做‘自己’，你审视你的内心，就会发现我了。”

人祖连忙审视自己的孤独之心，果然在心的最深处，看到一只蛊虫。

这只蛊虫，栩栩如生，和他一模一样，只是缩小了千万倍，只有蚂蚁般大小。

人祖大奇：“咦，你这只蛊虫，是怎么跑到我身体里来的？”

自己蛊道：“自从你有生命，我就在你的身体里，只是你一直没有发现罢了。要发现我可不容易，需要孤独中审视内心。”

“是这样啊。”人祖兴趣缺缺，不以为意，他的心中还挂念着北冥冰魄。

自己蛊见人祖意兴阑珊，笑道：“人祖啊，你应该高兴才是。你要知道，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自己才是世间最可靠的，就让我来帮助你离开这里吧。”

“你能帮我离开这里？不会吧，难道你带领我能走出落魄谷，穿行逆流河？”人祖又惊又喜。

自己蛊哈哈大笑：“人祖啊，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路线呢？生死门的出路、进路，都是宿命蛊拜访公平蛊时走出的痕迹。当你走到上面，你就受到宿命的安排和摆布了。你要重生，要离开这里，最好走一条全新的路。”

人祖很疑惑：“不是说只有这一条路吗？智慧蛊都已经告诉我了，哪里来的第二条路？”

自己蛊便道：“人祖啊，只要你想走，路就在你的脚下。”

人祖更加疑惑：“那我该怎么走？”

自己蛊道：“我不是说了吗，首先你得‘想’走。”

“想？”人祖试着开动脑筋，琢磨如何走。

他足足想了大半天，想得头昏脑涨，终于从他脑海中蹦出一只蛊来。

这只蛊人祖认得，它是人的好友，是思想蛊。

“哪里有思想，哪里就有我。”思想蛊道，“人啊，你又陷入困境了，让我来帮助你吧。”

说着，思想蛊就散发光辉，点化人祖。

思想蛊有一个能力，就是能点化万物。被思想蛊点化的生命，都会获得翅膀。

当初，太日阳莽就是获得了“自我”翅膀，飞上了天空。

光辉消散之后，人祖也获得了一对翅膀。

这对翅膀，长在他的脚踝处，十分小巧。

思想蛊指点道：“嗯，这对翅膀叫做独立，人祖，它将帮助你走出一条新的路。你要小心，新路都很难走，其他的蛊都靠不住，只有靠你的自己蛊。”

说完，思想蛊就消失了。

人祖还是很疑惑：“我到底该怎么走？”

“向前走，开辟你的人生之路。这也是独属于自己的路！你也只能一个人走！”自己蛊语调激昂。

人祖便向前迈了一步。

轰！

下一刻，他视野大变。

逐梦

北冥冰魄怀揣着生命宝石，企图回到父亲的身边，救活人祖。

但他进入生死门却无比困难。

生死门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不管哪条路上，都有众多的忧患蛊。

而要克服忧患蛊的干扰，深入生死门，就得需要勇气蛊的帮助。

然后勇气蛊，已经被人祖带进去，此刻在人祖的身上。北冥冰魄没有勇气，无法进入生死门，一时无法，只好四处流浪，寻找解决的办法。

他走过高山，淌过流水，在野兽的追逐下逃命，在寒冷中忍饥挨饿，吃了很多的苦。

北冥冰魄心怀深深的愧疚和焦虑。

他愧疚的是，他赋予古月阴荒的人生意义，结果导致古月阴荒牺牲自己，变成了生命宝石。北冥冰魄等若是害死他二姐姐的凶手。

他焦急的是，虽然有生命宝石，但却无法回到父亲的身边。他担心，时间一长，恐怕父亲就要在落魄谷中魂飞魄散，而古月阴荒也会白白牺牲。

他走着走着，头顶上紫色的天空，慢慢消去，变成了黑色。

原来太古九天——白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相互轮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其中一天覆盖五大域。

而太古时代的天空，和地面是相连的。

天和地相互交接，人可以从地上走上天，也可以从天上走下地。

北冥冰魄漫无目的，不知不觉间，离开了地面，走上了黑天的深处。

黑天中一片黑暗，但不死寂，有大量的生命生活着。

北冥冰魄在黑暗中，找不到回头的路，更加焦急、惶恐和迷茫。

他不辨方向地走啊走，不知跌了多少跤，摔了多少次跟头。忽然间，他看到前方竟然有一团火焰。

这是整个黑天里唯一的亮光。

北冥冰魄大喜，连忙向这团火焰走去。

他走近这团火焰，发现原来是一只蛊。

北冥冰魄很好奇，问道：“你是什么蛊啊，居然能在黑天中发出亮光。你帮帮我吧，我要走出黑天，回到地面上去，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蛊的语气很虚弱，对北冥冰魄道：“我的名字叫做火，你又是谁啊？”

北冥冰魄就说：“我是人，名字叫做北冥冰魄。你能帮帮我吗？有了你的亮光，我就能看清楚路，回到地上去。”

蛊叹气道：“原来你就是人啊，我听说过一个人的大名，他叫做太日阳莽。”

原来太日阳莽，拥有名声蛊，名声广传天下，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

北冥冰魄高兴地说：“对对对，太日阳莽就是我的大哥。”

火蛊又道：“我可以帮你。不过在帮你之前，你得先帮我。我太饿了，饿得快要死了。你帮我找点食物回来吧。”

北冥冰魄就问：“火蛊啊，你吃什么呢？这黑漆漆的一片，我又如何才能准确的找得到呢？”

火蛊道：“我是天底下最不挑食的蛊虫之一了，几乎什么都吃。你喂我什么，我就吃什么。”

北冥冰魄四处摸索，拾取了一些树枝，丢给了火蛊。

火蛊吃了之后，立即明亮起来，散发出更多的温暖，个头也长大了，从一个拳头大小，变成脸盆大笑。

它很开心：“能给我再多一点的食物吗？”

北冥冰魄哦了一声，又四下摸索，拾取了一堆石子，丢给火蛊。

火蛊吃了半天，叹气道：“哎，我饿得太狠了，牙口不好，以前啃得动的东西，现在啃不动了。你给我搬一点容易消化的来吧。”

北冥冰魄想了一下：“不如这样吧，火蛊，你跟着我，照亮我的路。路上你看到什么好吃的，我都喂给你，怎么样？”

火蛊答应下来，便缩成一小团，让北冥冰魄托在手中。

就这样，北冥冰魄踏上归程，路上遇到的东西，他都喂给火蛊。

许多次下来，火蛊越来越大。

这一天，北冥冰魄停下来休息，火蛊在他面前吃着树枝，摇曳生姿。

忽然有无数的脚步声传来，北冥冰魄望去，只见好大一群树，在火光的照耀下，影影绰绰，向他这边奔来。

不仅是树，还有无数的野兽和虫群。

把北冥冰魄吓得，立即拿起火蛊就跑。

在他身后的树木、野兽和虫群就追。北冥冰魄跑到哪里，他身后的追兵就追到哪里。

追兵们在大喊：“前面那谁，你别跑了。”

“我们不想害你，只想在火光下逃命。”

“梦境就要追来了，你行行好，让我们借着火光保住小命吧。”

北冥冰魄气喘吁吁，跑不动了，眼看就要被追上来。这时火蛊对他道：“人啊，别害怕，这些追兵就是我的食物，我来帮你。你把我抛过去就可以了。”

北冥冰魄情势所逼，只能听信火蛊的话，将它用力向后抛去。

火蛊首先遇到的，是一片疾奔而来的树林。

这些树，是走肉树。树的枝干，都是肉质的，仿佛章鱼的触脚。

火蛊将这大片树燃烧起来，树干烧成灰烬，树枝烧成一片片的熟肉。阵阵肉香吸引着北冥冰魄，他捡起来大吃一口，喜上眉梢连说好吃。

火蛊将众多的走肉树点燃，旋即蔓延过去，点燃很多野兽的身躯。

一时间，生灵哀嚎惨叫，火光冲天。

“好多吃的，好多吃的！”火蛊兴奋地呐喊，声音一扫之前的孱弱，变得雄浑高亢，甚至还夹杂着一丝残暴和疯狂。

北冥冰魄惊得呆住：“火啊火，你怎么忽然间变得这样庞大？”

“我说过，我最不挑食，几乎所有都是我的食物。火能引出火，一个火星都能燎原呢！”火蛊骄傲地高声答道。

忽然，火焰高涨如墙，猛地逼近北冥冰魄。

北冥冰魄连忙后退一步。

火蛊哈哈大笑：“人啊，别怕！是你救了我，你是我的恩人，是我的朋友。它们惧怕我，又要靠我对付那群梦境，所以禁锢我，饿我。只有你帮助我，你是我真正的朋友，今后你有什么难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北冥冰魄放下心来，喜道：“那真是太好了，朋友。”

“朋友！”火蛊哈哈笑着，忽然化作人形，张开双臂，就要给北冥冰魄一个拥抱。

北冥冰魄吓得后退一大步：“火啊，过度的热情就是自焚之火，咱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

火蛊无奈停下动作，围绕着北冥冰魄烧成一圈：“人啊，你真弱小，不好玩。”

北冥冰魄四周都是火焰，连忙摆手：“别靠近了，别靠近了。好热，太热了，快让出一条道来，让我走出去。”

火焰只好让出一条路来，北冥冰魄一直后退，跑出数百步后，望着蒸腾的火海，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这时，一头野兽忽的从他背后的阴影中冒出来，一口将北冥冰魄吞下肚中。

“是梦境！好多的梦境，它们追上来了。”许多生灵尖叫，溃逃。

“快放了我的朋友！”火蛊怒吼，向梦境兽群扑去。

梦境兽群在火光的照射下，体型不断缩小，宛若迅速燃烧的蜡烛。它们低吼一声，四散而逃。

火蛊不断吃沿途的东西，向吞下北冥冰魄的那只梦境，尽力蔓延过去。

梦境奔逃，火蛊就在身后紧追不舍。

逃跑的梦境，体型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健壮，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渐渐和身后的火蛊拉开距离。

原来梦境是汲取猎物的情感和欲望，而壮大自身的。

被梦境一口吞下的北冥冰魄，有着求生的巨大欲望，同时时时刻刻都要救活父亲人祖。

同时，他心中充满焦急，担心赶不上时间。又充满愧疚和悔恨，因为古月阴荒就因为他赋予的人生意义而死。

可以说，北冥冰魄是梦境最好的猎物。

吞下他的梦境，飞速壮大，火蛊气得咆哮连连，却距离梦境越来越远。

北冥冰魄深深地陷入梦境当中，他陷入沉睡，沉睡中他看到古月阴荒重新复活出来，笑着对他说，好弟弟，姐姐我原谅你了，姐姐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他又看到自己来到生死门里，救活了自己的父亲人祖。人祖夸赞他：你不愧是我的好儿子，要不是你，为父还活不过来呢。

北冥冰魄的脸上，浮现出充满幸福的笑容。

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天。

火海愤怒燃烧，蔓延大片的黑天，终于将梦境围追堵截住。

在火光的灼烧下，梦境消融成空，北冥冰魄跌到地上，从梦中惊醒过来。

他忽然间明白，原来他梦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幸福不在，迎接他的是炙热的火蛊。但他却泪流满面，感到冰冷和刺骨。

他大哭大叫，质问火蛊：“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惊醒？我还要做梦，我还要被梦境吃掉！”

火蛊无奈地提醒道：“人啊，你要知道，梦常常和现实相反，是虚假的呀。”

“我不要听，我不管。”北冥冰魄哭喊着，捂住双耳，连连摇头。

火蛊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

它还未说完就被北冥冰魄打断：“既然你是我的朋友，就不应该限制我，阻挠我！”

“唉.....”火蛊发出长长的叹息声，它陷入沉默，无奈地给北冥冰魄放开一条道路。

北冥冰魄连忙跑出去，想要寻找一头黑暗中的梦境，让它再次将自己吞吃掉。

自己的路

人祖走上自己的人生路，视野大变，一片黑暗。

他踏出了第一步。

啪。

下一刻，他踩在了泥泞之中。

他抬起脚，用手抹了一把，全是烂泥，臭不可闻。

他踌躇不前。

这时，自己蛊道：“人啊，不要犹豫，你要走自己的路，就要靠自己的脚。你的脚踩在路面上，不要怕肮脏。”

人祖踏上他的人生之路，周围一片黑暗，脚下一片肮脏的泥泞。

人祖便问自己蛊：“这究竟在哪里？”

自己蛊就道：“这里是平凡深渊最底层的平凡泥潭。”

平凡深渊人祖是知道的，他的大儿子太日阳莽，就曾经被困在深渊过。

人祖不由振奋地道：“这既然是平凡深渊的底部，那岂不是说我已经脱离了生死门，重新回到了世间？岂不是说我已经重生了？”

“也可以这么说。”自己蛊道。

“但这怎么可能？我还没有通过落魄谷，没有闯过逆流河呢。”人祖难以置信地道。

自己蛊：“人啊，你要知道，你说的那条是宿命蛊走过的路。而你已经走上了新路，这是一条全新的路，是由你开辟的。这条路走向哪里，全按照你的心意。我早就说过，路就在你的脚下，只要你想走。”

人祖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

旋即又疑惑：“那我怎么走到了这里来呢？”

自己蛊道：“人，生来就平凡。虽然是万物之灵，但没有猛虎的爪牙，不如草叶可以汲取大地的营养，没有云雨的变化。你来到平凡的泥潭，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只是你，你仔细看看脚下的泥泞，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脚印痕迹。”

人祖低头，非常趋近地面之后，这才看清楚，果然如自己蛊所言，平凡泥潭上布满了各种痕迹。有野兽的爪印，也有草木扎根的根基，有水液流动的痕迹，也有石头滚过的痕迹。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痕迹？”人祖好奇地问道。

自己蛊便答：“这里是平凡深渊，万物生灵会因为各种原因，进入这里。万物都是平凡的。不过绝大多数的存在，一生都陷入平凡深渊里去了。只有少部分的存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跋涉，走出了平凡深渊。”

“我可不想陷在这里一生。这里什么都没有，臭气熏天，我也要走出去。”人祖皱眉道。

自己蛊哈哈大笑：“你觉得平凡是深渊，那它就是深渊。但若觉得平凡是天堂，所以它就是天堂。你既然不想留在这里，那就走吧，用你的双脚一步步走出平凡泥潭，成为不平凡。”

人祖走出一大步。

忽然身体一歪，他的前脚深深地陷进泥潭当中了。

泥潭里可不好走，深一步浅一步。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的路面，有的比较凝实，有的比较松软。

人祖走了几步之后，忽然眼前一亮，想到了窍门。

他专往印有痕迹爪印的地方走，这些地方既然能够留下痕迹，正说明土质比较凝实。

于是人祖走路，变得十分顺利，和之前相比，简直是健步如飞。

他有感而发道：“原来在平凡的泥潭中，踏着前者的脚步走，速度比一个人摸索要更快啊。”

伟大

人祖踏上独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脱离了生死门，却落魄在平凡深渊之中。

他徘徊在渊底，迷茫地前行，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想走出平凡深渊，却始终找不到出路。

在苦闷中，思想蛊指点他迷津：“人啊人啊，你循着其他存在踩踏出来的脚印行走，这固然会轻松安全，但你要想不平凡，想走出平凡深渊，一味遵循别人的路，恐怕机会不大。你既然走了自己的人生路，一切的难关，就得你自己闯，就得创新，就得有自己的脚印。”

人祖得到指点后，恍然大悟，十分欢喜，便照着思想蛊建议的去做。

他脱离地面上原本存在的脚印，开始涉足没有较硬的地面。

平凡深渊的地底，很不好走。

有些地方是泥泞沼泽，十分容易泥足深陷，而且恶臭熏人。有些地方是荆棘满布，尖刺密密麻麻，人祖被刺得伤痕遍体。还有的地底，埋藏着刃蛊。人祖踩在上面，脚底就被尖锐的刃边割伤，伤口宽大，血液横流，走起路来，痛彻心扉。

脚底伤口传来的疼痛，让人祖决定轻轻的走。

但走着走着，人祖在平凡深渊中迷了路，很多时候，他会重复之前的路，做无用功。

人祖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十分困扰。

怎么样才能在深渊中，不迷路呢？

思想蛊便告诉他：“人祖你要不想迷路，完全可以自己做到。你害怕痛，轻轻的走，踩在地上的脚印太轻太浅。这平凡深渊中刮着平常风，掀起凡俗土，灰尘落下，很容易就把你的脚印痕迹掩盖了。你要想不迷路，就要留下深深的脚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人祖点头，说明白了。

于是他开始重重地行走，每一步都用力踩在地面上，踩实在了，踩出深深的脚印。

这样一来，他每走一段路，都在上面形成深深的痕迹，十分清晰。人祖只要看到这些脚印，就明白这些路他已经探索过，路上没有走出平凡深渊的出口。

但好景不长，时间久了，再深的脚印都会被风尘渐渐掩埋。

人祖为此苦恼不已，求教思想蛊。

思想蛊再次提出建议：“人啊，你虽然走出深深的脚印，但却故意规避了那些荆棘和利刃。每次碰到这些地方，你就绕开来走。这是不行的。你不能奢望你不平凡的同时，又是舒适的。”

人祖得到启示，咬咬牙，便故意走上遍布荆棘，埋藏利刃的路。

每走一步，他都踩出深深的脚印，不管痛楚多寡，不管伤口深浅。

他的汗水和血液，顺着他的脚底，被深深地踩在平凡的泥土中。

当他抬起脚，往前走时，他留下的脚印中，冒出一棵的小草。

草的名字，叫做——成就。

每一个脚印中，都生长出一棵小草。

一棵棵的小草，风吹不倒，尘埋不了，顽强生长，比脚印保留的时间要长得多。

“这样一来，我就不怕迷路了。”人祖十分开心，咬着牙，顶着疼痛，顽强地走在充满刀刀荆棘的路上，不怕流血流汗。

他越走越远，不再迷路，也不会原路徘徊绕圈，他涉足到以前没有走到的地方。

他用汗水和血液种下的草，也越来越茂盛，越来越高。

渐渐的，从脚印中生长出来的，也不再是成就小草，而是成了成就小树。

随着时间推移，小树渐渐成为大树，树叶茂盛，郁郁葱葱，甚至长出了果实。

人祖走得累了，就躺倒在树荫下休息，摘下香甜多汁的树果品尝果腹。

随着时间推移，他几乎走遍了平凡深渊的每个角落，他走过的地方形成一大片的森林。

人祖看着身后的这些森林感到幸福和快乐，但是当森林蔓延了整个平凡深渊，人祖仍旧找不到脱离平凡深渊的出路。

他心中焦躁失望。

他摘下一颗树果，放入口中，树果不再香甜可口，反而苦涩难咽。

人祖感到很奇怪，他查找原因，很快发现：原来不知不觉间，他的身体里又长出第二个心。

这颗心，叫做不甘。

顾名思义，品尝任何东西，都不会尝到甘甜。

人祖吃着苦果，看到漫无边际的森林，再也感觉不到快乐和幸福。

这时，他原本的另一颗心，孤独之心中，传出自己蛊的声音：“人啊，我替你想到了走出深渊的方法。你可以种出一棵高耸伟大的成就树。只要这棵树高过平凡深渊，你就可以顺着树枝干攀升上去，脱离这里了。”

人祖一想，双眼骤亮：“是啊，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但旋即又很苦恼：“我又该如何，种出伟大到高出平凡深渊的大树呢？”

自己蛊：“你用足底的血，种出这片森林，这些都是平常的树。你用心中的血，应该就能种出伟大的树来。埋在平凡深渊地面下的，有许多的刃，你不妨将这些刃插在心头，滴下心血，去浇灌出树来试试。”

人祖便照着自己蛊提出的办法尝试。

刃插在心口，传来剧烈的痛楚。

这种痛，是身上伤口的千百倍！

然而浇灌出来的树，果然又高又大，超出原先的树一大截。

人祖痛苦却又欢喜，继续往心口插上更多的刃，滴下更多的心血。

他插的刃越多，心血流淌的也越多，种出的树木越来越高。

但就算最高大的树，也不过抵到平凡深渊的一半高度。

人祖继续坚持，希望蛊一直伴随着他。

当他种出的大树的树冠，和平凡深渊几乎一样平齐的时候，大树的树干陡然裂开，从里面蹦出一个女儿。

“父亲，父亲！”女儿投入人祖的怀中，十分亲爱。

这是人祖的四女儿，名为森海轮回。

人祖也十分欢喜，抱着女儿玩耍逗乐。森海轮回饿了，就为她摘取树果，喂她吃。

“好甜，好甜。”森海轮回十分喜欢吃树果，长得白白胖胖。

她整天嬉戏在森林中，感到十分幸福快乐。

人祖仍旧向往着走出平凡深渊，森海轮回屡次劝说：“父亲啊，你何必这么劳累呢？待在这里多好，有大树为我们遮挡烈日，有甘甜多汁的树果果腹，我们可以在这里嬉戏玩耍，一直终老都会很安逸。”

人祖摇头，态度很坚决，种出了更加伟大的树，树冠的枝条彻底探出了平凡深渊。

森海轮回抽泣，拉着人祖的手，哀求：“父亲，你不要丢下我。我不会爬树，你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又不会种树。树果有限，迟早有一天我会饿死的。”

人祖说：“我怎么会丢弃你呢？你是我的女儿，我会背着你，一起爬上去。”

于是父女俩开始攀爬大树。

越爬越高，人祖也越来越累。森海轮回是个沉重的负担，就算没有她，人祖爬上树冠也十分危险，更何况要带上一个完全不会爬树的人呢？

更麻烦的是，大树再咯吱作响，摇摇欲坠。

思想蛊告诫人祖：“不妙了，人啊，你背着你的女儿，要爬出平凡深渊是想当然的事情。这是你的成就之树，难以让他人脱离平凡。就算是你的女儿，也不例外。”

人祖摇摇头：“我不想放弃。”

希望蛊也劝道：“将她放下来吧，不然你根本爬不出去。你虽然有孤独之心，不甘之心，但种下这么多的树，你的心血已经干涸了。这是你最后的希望！但你看，你脚下的这棵大树已经就要倒了！”

人祖摆摆手：“我还想试试。”

自己蛊见人祖一意孤行，其他蛊虫劝说都失败，直接飞出来。

“啊，真是急死我了！”自己蛊根本就没有和人祖商量，直接一口咬在森海轮回的手上。

森海轮回喊痛，十分愤怒，伸出手来想要拍死自己蛊。

但如此一来，她就松开了手，加上大树剧烈摇晃，她从人祖的背上摔落下去，一路跌跌撞撞，在无数枝叶的缓冲下，最终屁股着地，摔得龇牙咧嘴，痛得哇哇大哭。

“女儿！”人祖呐喊，想要下去。

“来不及了，大树就要倒了！”自己蛊在人祖背后一推，人祖下意识迈开大步，一下子跨出，走出了平凡深渊！

大树轰然倒下。

人祖趴在悬崖边上，失去了回去的路，无可奈何地大吼：“女儿，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森海轮回呜呜的哭，十分悲伤无助：“父亲，你怎么这么狠心丢下我，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我好怕！”

人祖听着哭声，简直肝肠寸断，连忙在平凡深渊四周打转，却找不到任何进去的路。

“没有用的。”自己蛊道，“你的成就之树，即便倒掉，也足以证明你的伟大。伟大的人，根本就不平凡。不平凡的人，怎么可能进得了平凡深渊呢？”

失败的价值

人祖攀爬巨树，走出了平凡深渊，却留下了他的女儿森海轮回。

人祖想要施救，但无法可想。

他已经成就不凡，无法再进入平凡深渊。

人祖见在这里转圈，终究不是办法。便决定再次启程，外出寻找拯救大儿子太日阳莽，四女儿森海轮回的方法。

他再次启程，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

这一天，他在路上碰到一位毛民。

毛民拦住他，显得很高兴：“人祖啊，我找得你好苦啊。”

人祖很奇怪：“我不认识你，你找我干什么？”

毛民便解释道：“是这样的，人祖啊，我是天下毛民的头领，炼蛊的造诣无毛民可比了。但是我最近炼蛊遭遇了困难。我想炼出成功蛊，但却无法确定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人祖本来想继续赶路，但他暗想，若是这位毛民头领真的炼出了成功蛊，那我借助这只成功蛊，不就能救出大儿子或者四女儿了吗？

于是人祖便停下脚步，和毛民沟通：“那你找我，是要干什么呢？”

毛民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蛊来。

这只蛊像是平凡的小石头，用厚厚的绒毛包裹着，毛民说：“我不敢碰它。若它是成功蛊，也就罢了。若是失败蛊的话，我一碰它，我就会彻底迷失自己。但是人祖啊，你不同。你能走上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路，就证明你拥有了自己蛊。一旦有了自己蛊，你就算碰到失败蛊，也不会迷失自己。所以我想请你帮我鉴定一下。”

人祖心中喜悦：“原来如此。我可以帮助你，不过若是成功蛊，请你把它交给我。我正急着用。”

毛民说：“行啊！这没问题。”

人祖便伸出手来，接触眼前的蛊虫。他向这只蛊虫许愿：“请将我的四女儿森海轮回带到我的身边吧。”

下一刻，蛊虫碎裂开来。

“失败了。”毛民表情沮丧，“看来我炼出来的是一只失败蛊。”

人祖身上的勇气蛊飞了出来：“人祖啊，你太失败了。我要离开你。”

说完，勇气蛊就离开人祖，飞走了。

毛民这时却振奋起来：“不过没关系，我还可以改良蛊方。人祖啊，你等一会走，我再炼炼看。”

人祖想要追赶勇气蛊，让它回来，但人祖更想要成功蛊，去救自己的儿女。

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等候毛民头领，看着他炼蛊。

毛民炼出第二只蛊，交给人祖检验。

人祖摸上去，许愿，蛊虫又碎了。

“这只还是失败蛊啊。”毛民大喊，十分懊丧。

人祖身上的信念蛊飞了出来：“人祖啊，你太失败了，不值得我留恋。”

说完，信念蛊也离开了人祖，飞走了。

人祖跺脚，想要去追，但毛民拉住他：“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想通了，这一次一定能炼出成功蛊来的！”

人祖见信念蛊已经飞得很远，自己追不上了，便叹了一口气，说：“毛民啊，你快炼吧，我最后一次相信你。”

毛民第三次蛊虫，结果仍旧是失败蛊。

于是力量蛊也飞出来：“人祖啊，你太失败了，你不配拥有我。”

说完就走，人祖满嘴苦涩，知道追也没用，只能望着力量蛊飞走。

但就在这时，他心中的自己蛊忽然飞了出来，一口咬住力量蛊。

力量蛊惨叫一声，被咬下一块，不由跑的更快了。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人祖、毛民看得目瞪口呆。

自己蛊悠悠飞回，骄傲地对人祖道：“任何的失败都是有价值的，人祖啊，我经过屡屡失败，吸取失败，变得强大。刚刚咬了一口力量蛊，从今以后，你就有属于自己的力量了！我其实还可以更强大，吞吃任何的蛊虫，拥有它们全部的威能！”

人祖震惊。

毛民头领则拍着大腿喊叫起来：“我知道如何炼制成功蛊了，就是通过失败啊。失败的越多，我离成功就越近！我懂了，我明白了。”

他一边欢呼，一边飞奔，也离开了人祖。

羽民的骄傲

人祖走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和毛民的首领分别之后，他在绿天中遇到了羽民。

人祖看到这些羽民，十分高兴。

因为羽民的背后生有双翼，羽民听得懂人祖说的话，双方可以沟通。

人祖便向羽民们请求：“羽民啊，请你们帮助我。我的女儿落在了平凡的深渊里面，出不来。请你们飞下去，把我的女儿带出来，让我们父女团聚吧。”

羽民们哈哈大笑：“人啊，你怎么可以命令我们。我们羽民是天地间最自由的生命，谁也不能命令我们，不能拘束我们。你让我们听你的请求，按照你的意愿行事，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人祖如何劝说，甚至哀求，羽民们都自顾自地飞翔，享受自由自在的快乐。

人祖说得嘴皮子都发干，但羽民们只当他是一个小丑，看笑话，并且嘲笑人祖。

“看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啊。”

“就算是他是天底下最有灵性的生命，又能如何呢？”

“他没有翅膀，只能徒步行走，真是可悲。幸亏我不是人，而是羽民。你们看，我飞得多矫健。”

……

人祖的孤独之心中，自己蛊听到这些话，越来越生气，终于憋不住，主动跳了出来。

“你们都给我下来吧。”自己蛊发威，一下子就将所有的羽民，从天空中都活捉了下来。

人祖看到这个景象，不由地大吃一惊：“自己蛊，你怎么变得如此厉害？”

自己蛊不无骄傲地道：“那是当然的。我啃下了一口力量蛊，有了自己的力量，具有很强的威能了。而且使用这些力量，不需要任何的代价。人啊，你得知道：只有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而没有力量的自由，都是虚假的。”

羽民们被擒拿活捉，再也飞不上天空，被压在地面上，动弹不得。

羽民们气得纷纷张口大骂人祖和自己蛊。

人祖叹了一口气：“羽民啊，我不是有意要来冒犯你们的。请原谅我的莽撞。我只想请你们来救我的女儿。等我们父女团聚之后，我一定会酬谢你们的。”

“这不可能！我们羽民最自由！”

“我们就算身体上失去了自由，心灵仍旧是自由的。”

“不错，不错！”

“残暴的人啊，你的意志不能强加在任何一位羽民身上。”

羽民们皆大喊大叫，一点妥协的意思都没有。

人祖苦劝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效果，无奈之下，他只有将这些羽民都重新放生。

自己蛊不忿地道：“人呐，你怎么就这样轻易地放走了他们？你难道不想救出你的四女儿了吗？”

人祖却很有信心地答道：“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些羽民咱们不能硬来。这些天和羽民们相处，我已经发现，这些羽民虽然自由自在，但没有巢穴可以躲避风雨，没有足够的食物果腹。想要让他们帮忙的话，就得让他们自愿行动！”

于是人祖在羽民的附近，搭建了房屋，每天依靠自己蛊，采集很多很多的野果，猎杀许许多多的兽肉。

羽民们很快发现，房屋的安全和温暖。尤其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羽民们只能躲在树丛中，瑟瑟发抖，忍饥挨饿。而人祖却窝在房间里，享受着温暖的壁炉和丰盛的食物。

在一个寒冷的雪夜，一些羽民，悄悄地跑到人祖房屋的屋檐下，躲避风雪的同时，贪婪地吸收着从门缝中泄露出来的温暖。

人祖便戴起态度蛊，主动打开房门，用十分热情的态度，邀请这些羽民进屋，与他共享温暖和食物。

这样的次数多了，前来人祖这里的羽民也越来越多。

人祖十分好客，每天都招待羽民，甚至将最靠近壁炉的位置，都让给羽民。羽民不管吃多少食物，都尽管让他们开吃。

羽民们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人祖见时机成熟，便摘下态度蛊，露出真正的冷漠表情。

他将屋子的大门紧闭，将食物也都收起来，不再无偿地供给羽民。

羽民们猝不及防，都慌了神。

他们已经习惯了房屋的安全和温暖，习惯有充沛的食物，很少飞到空中去，更很少去狩猎。他们的食物也积存的很少很少。有很多羽民，甚至胖得飞不动了。

人祖这么做，羽民们也拿他没有办法。他们打不过拥有自己蛊的人祖。

很快，羽民们都面临着要被饿死或者冻死的结局。

几天后，不少羽民都死了。

人祖左等右等，也不见羽民主动向他妥协，十分心焦。

终于，羽民们都死了大半，人祖不得不旧事重提：“羽民啊，只要你们扇动双翼，飞下平凡深渊，将我的女儿救上来，我便给你们充足的食物，还有温暖的房屋。”

哪知剩下的羽民，都摇头拒绝。

最终他们都死了。

从这些羽民的尸体上，飞出许多的小虫。它们就好像是粒粒微小的光点，闪烁着五颜六色。人祖伸手要捉，却怎么也捉不住。

“没有用的。”思想蛊这时告诉他，“野生的自由蛊是捉不住的。这些羽民从一出生起就追逐自由，可惜只有到了死后，才能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脱。”

小人的痛苦

森海轮回脱离了父亲人祖，只能留在平凡深渊里头。

她十分伤心，吃着果实也不再快乐。

她每天都以泪洗面，哭泣不止，最终哭得累了，渐渐睡着了。

在睡梦中，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些十分微小的声音，感到身上像是蚂蚁在爬动。

于是她睁开双眼苏醒，坐起身来，发现身上爬着一个小人。

这个小人因为森海轮回的动作，立足不稳，摔倒在地上。

“你是谁？天底下居然有你这么小的人？”森海轮回发现小人不足自己的手指头大，感到十分好奇，一时间忘了哭泣。

小人呆呆地望着眼前巨大的森海轮回，震惊过后，他仰头大哭。

“喂喂喂，小小的人啊，我都没有哭，你哭什么？”森海轮回十分不解。

小人一边哭，一边说道：“我是我们部族中体型最大的了，我常常因此而勇敢、骄傲、得意。今天我打算攀爬一座山，没想到这座山居然是一个人。天底下居然有你这么大的人，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忍不住就哭了！”

几乎每个探索成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历程。

看到的越多，越明白自己的弱小。有时候会感叹天地的伟大，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目标是那么的遥远，自己要达到目标，有一段自己曾经没有认识到的漫长路程。于是心中迷茫、失措、气馁、惊惶，甚至绝望。

小人见到森海轮回时的痛哭，就可以理解了。

恐惧蛊

话说人祖想要依靠羽民的能力，去救援陷落在平凡深渊里的女儿。

然而羽民的自由，是不会被束缚的。

人祖想了计谋，施展失败，羽民们宁愿死亡，也不愿违背了自由。

人祖陷入迷茫之中。

他找不到好的方法，来拯救自己的儿女。

大儿子太日阳莽如此，女儿森海轮回也一样。

这时候，人祖心中的自己蛊开口道：“人啊，你想救你的儿子太日阳莽，我有方法。”

人祖想能救一个是一个，连忙问道：“哦？什么方法？”

自己蛊笑道：“天下万物都会死亡，这是因为宿命蛊进入生死门，拜访公平蛊而留下的轨迹。人呐，你进入生死门，重走生死路，只要你不走在宿命的轨迹上，踏出独属于自己的路来。当你走进生死门，再走出去，形成一条崭新的路，这样就算成功了一大半。”

“然后，你只要将你的儿子太日阳莽，带上你所走的道路，脱离生死门，就能回到人世间，太阳普照的地方。你的儿子太日阳莽就能脱离死亡，重获新生了。”

人祖听了自己蛊说的方法，有些犹豫不决，但终究没有更好的法子。

于是，他便决定先让森海轮回在平凡深渊里待一会儿，先按照自己蛊传授的方法，去救大儿子太日阳莽。

人祖向生死门进发，走着走着，有一天碰到一个兽人。

这个兽人十分的强壮，身上的肌肉如块块石磊，嘴里的獠牙比刀剑还锋利。他迈着巨大的步伐，在荒野里狂奔着，哀嚎着：“别过来，别过来！我怕！”

人祖感到很奇怪，便问：“兽人啊，你怕什么？”

兽人说：“我怕自己的影子，它始终跟着我，我怎么也甩不脱。我怕的只能四处乱跑，又累又渴又饿，我快要不行了！”

人祖感到好笑：“兽人啊，你有如此强健的体魄，却怕无害的影子，你生的是一颗胆怯之心吗？这有什么好怕的？”

这个时候，一只蛊虫从兽人的心中，钻了出来，朝着人祖大笑：“人啊，别大言不惭。你不感觉到害怕，是因为没有碰到我恐惧蛊，嘎嘎嘎嘎嘎。”

“恐惧蛊？”人祖后退一步，面色变化。

恐惧蛊一出现，人祖的心中就滋生出恐惧的情绪。

他感到了害怕。

恐惧蛊更加嚣张的笑起来，然后对兽人道：“暂且就放过你吧，小兽人，你这个可怜虫。”

兽人解脱了，立即瘫倒在地上，喜极而泣。

而恐惧蛊又转过头来，面对人祖：“人啊，你居然敢小看我恐惧蛊，现在我就要让你饱受恐惧的折磨！”

说着，恐惧蛊就嗖的一下，直接钻进了人祖的心中。

人祖感到无边的恐惧。

害怕这个，又害怕那个。

恐惧蛊让他害怕风，每一次风挂起来，人祖就惊惶大叫。

恐惧蛊又让他害怕阳光，人祖只好在夜里赶路，经常迷路，白天的时候就钻进山洞中，或者浓密的树荫下潜藏。

恐惧蛊还让人祖害怕树叶，于是人祖远离了丛林，任何一棵树，都能让他尖叫。

恐惧蛊又让人祖害怕蛇，结果人祖连自己编织的草绳，都丢弃不用了。

之后，恐惧蛊让人祖害怕雨。

每当下雨的时候，人祖只能龟缩起来，胆怯地望着天空绵绵雨滴，害怕惊恐至极。

人祖原本想要去往生死门，却身中恐惧蛊之后，举步维艰，根本走不远。

当恐惧蛊了解到人祖的目的时，它又让人祖害怕死亡。

人祖不敢再向生死门进发了。

因为进入生死门，就是从生走向死。

人祖害怕自己会死，只能停留在原地。

自己蛊叹息道：“人啊，其实死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心中的恐惧啊。”

“没错！”恐惧蛊听了这话，骄傲地道，“只有我恐惧本身，才是最值得害怕的！”

市井

人祖的四女儿森海轮回，从大树上掉落下来，没有跟上人祖的步伐，困在了平凡深渊之中。

一天，她在睡觉，遇到了一位小人。

小人嚎啕大哭，森海轮回便问为什么。

小人说：“我是我们部族中体型最大的了，我常常因此而勇敢、骄傲、得意。今天我打算攀爬一座山，没想到这座山居然是一个人。天底下居然有你这么大的人，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忍不住就哭了！”

从此之后，森海轮回便和小人成了好朋友，形影不离。

“小人啊小人，你的父亲在哪里？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为什么我从未见过你的家人？”有一天，森海轮回问小人。

小人默默地将森海轮回引到一口井前面：“你看这口井，井里就是我曾经的家。”

森海轮回便趴在井口，探出脑袋，往里面瞧。

然后她惊呼出声：“哇，有这么多的小人啊。”

她看到在井里面，有密密麻麻的小人，生活在一起。

他们建立了无数的房屋，相互挨着，有集市，有花草，其乐融融，一派和谐的样子。

井底的小人们也发出惊呼。

“怎么天忽然间暗下来了。这么快就到晚上了吗？”

“还想起了雷，却不下雨，也不见电光！”

小人们混乱了，议论纷纷，整个市镇都嗡嗡作响。

“这里有你的家人吗？为什么你要跑到井外来，不和他们一起生活呢？”森海轮回问道。

小人摇摇头：“是他们驱逐了我，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怪物。”

“哦？这是为什么？”森海轮回很好奇。

小人悲伤地回答道：“我告诉他们，其实我们世代一直生活的世界，只是一口井而已。外面的世界，还很大很大。但他们不相信，叫我不要胡言乱语。”

“我又告诉他们，其实我们城镇边上的那座山，只是很小很小的土丘。但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那是最高的山峰，他们叫我不要散播谣言。”

“是哪座山呀？”森海轮回问。

“就是那座方寸山。”小人指点道。

森海轮回咯咯地笑起来：“这还算山啊，放在我手掌上都可以！”

忽然，森海轮回一拍手：“那么就由我来告诉他们真相吧。”

小人摇头不止：“没有用的。”

森海轮回不信，她趴在井口，朝下面大喊，井底的小人们更慌乱了。

他们觉得今天太古怪了。

不仅一下子天就黑了，闷雷不断，雷声还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老天爷发怒了，我要忏悔，我要认罪！”

“不，是怪物，怪物把天给吃了，正在打饱嗝。”

“救救我吧，这个世界要毁灭了！”

有的小人跪在地上求饶，有的小人满脸绝望，有的小人疯狂乱走。

森海轮回的呼吸，传达到井底，变成了巨大的狂风。

森海轮回的吐沫，落到井底时，变成了瓢泼大雨。

森海轮回的话语，到达小人的耳朵里时，化为一声声的惊雷，

差点要震破他们的耳膜。

森海轮回终于放弃了努力，她趴在井口，疲累了，有气无力地道：“这些小人怎么这么笨呐？他们就不会像你一样，爬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小人摇头叹息：“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很大了，觉得天空就是圆的，山就那么高，生活就是那样子。”

“那你又是为什么爬出来呢？”森海轮回瞪大一双好奇的眼睛。

小人苦笑：“那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很渺小啊，所以我见到了世界的大。”

在乎蛊

人祖想要救出自己的儿女，却在途中遭遇到了兽人，受到了恐惧蛊的影响。

恐惧蛊让人祖害怕一切，令他畏缩不前，再不能继续进发。

人族饱受恐惧的折磨，苦不堪言，便向自己蛊请教。

自己蛊便道：“那就让我吃了它。”

人祖摆手：“不成，不成。我躲避恐惧还来不及，你若吃了它，自己的恐惧将伴随我一生。你这样做，太乱来了。”

人祖又向思想蛊请教。

思想蛊便告诉他：“人啊，你要克服恐惧，就要有勇气。”

人祖苦恼：“我原本有勇气蛊作伴，它是信念蛊的朋友，但是后来因为我遇到了毛民，因为失败蛊，让它离开了我。”

思想蛊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把恐惧蛊藏在你的心底。然后继续前行，勇气蛊就会自投你的怀抱。勇敢的人并非没有恐惧，他只是将恐惧深藏在心。”

人祖更加苦恼：“蛊啊你是怎么想的呀？我正是因为害怕，才无法前进，所以才想获得勇气。你却告诉我，要获得勇气，首先要我前进。”

正当他们交谈的时候，一只蛊虫飞了过来。

“是勇气蛊吗？”人祖欢喜了一下，又失望了。

因为来的这只仙蛊，不是勇气蛊，而是爱情蛊。

有时候，爱情会主动寻来。

爱情蛊说道：“人啊，我在这这里闻到了希望和恐惧，我爱情的食物便是它们。”

人祖喜道：“恐惧你可以拿走，但是希望是我的，不能给你。”

爱情蛊不肯：“只有希望和恐惧同时滋养我，我才能存活下去。人啊，那我就只好留在你的身边了。”

人祖对爱情蛊没有多少好感，不是很愿意，但爱情蛊却道：“你别忙赶我走，有我在，你就能唤来勇气蛊。”

果然，人祖呼唤几声，一会儿，勇气蛊重新飞到了他的身边。

“啊，这是爱情的气息。哦，还有恐惧。”勇气蛊满足地落到人祖的心中去了。

它居然和恐惧蛊是好朋友，两只蛊在人祖的心中盘旋飞舞。

恐惧和勇气，往往近在咫尺。

人祖有了勇气，终于恐惧大减，能够重新上路了。

“人祖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摆脱了恐惧。”在人祖启程之前，兽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我这里两只蛊，一只是忠诚，一只是背叛。你选一个，当做我对你的感谢吧。”兽人说，掏出两只蛊虫出来，一只手上各一个。

人祖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才好。

爱情蛊说道：“去选择忠诚吧。你已经有了恐惧。”

思想蛊却说：“去选择背叛吧。你已经有了勇气。”

人祖左右为难，对兽人道：“我可以先看看吗？”

兽人说：“完全可以啊。”

人祖便接过忠诚蛊、背叛蛊，没想到一到他的手中，原先的忠诚蛊变成了背叛蛊，原来的背叛蛊变成了忠诚。

人祖感到很奇怪。

兽人解释道：“他人的忠诚便是对自己的背叛，背叛他人是对自己的忠诚。”

自己蛊这时候开口：“人啊，选择背叛吧。你既然要走自己的路，就需要背叛他人，甚至还需要背叛自己。”

人祖这才决定下来，选择了背叛蛊。

兽人收起忠诚蛊，分别时他告诫人祖：“人祖啊，你有了背叛，就不能去一个叫做‘乎’的地方。在‘乎’这个地方，背叛就能伤害你。不在乎的话，背叛蛊就伤害不了你了。”

人祖点头：“谢谢你，兽人，你的告诫我记下来了。”

爱情蛊上

人祖得到了爱情、勇气和背叛，他不再因为恐惧而无法前行。

他继续朝前走。

这一天，他走在路上，听到身后有声音传来：“人祖啊，我可算找到你了。你慢点走，等等我。”

人祖便停下了脚步，转过头来，看到一位雪民跑到了他的面前。

“你有什么事情啊，雪民。”人祖好奇地问道。

雪民娇喘嘘嘘：“人祖啊，我总算找到了你。我是部落里最强大的雪民，雪民怕火，我偏要证明不是这样的。我行走天下，已经征服了天上的光明华轮火，地下的青神石炉火，还有海中的惊涛升龙火。但是我最近听说，这个世界上还有第四种火，叫做爱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能把天下所有的生命都焚烧成灰烬。我不相信，我听闻你刚刚得到了爱情.蛊，所以我想来试一试。”

“爱情之火？”人祖感到好奇，他也是头一次听闻。

于是他唤出爱情.蛊，问道：“蛊啊蛊啊，你能发出爱情之火吗？”

爱情.蛊便答道：“我既能又不能。”

人祖和雪民都很奇怪，便问：“什么叫能又不能？”

爱情.蛊解释道：“我能，是因为要发出爱情之火，缺我不可。我不能，是因为单单有我还不行，还得至少有两颗心。”

“两颗心？”雪民有些担忧，她从胸口中掏出自己的心来。

这颗心很大很强硬，散发着一股威压。

雪民道：“这是我的征服之心，可惜我只有一颗心。”

人祖说：“没事。我也有心。”

人祖原来有一颗本心，但他将这颗本心交给了希望蛊。

他后来又有了了一颗孤独之心，心中寄居着自己蛊。

他还有一颗不甘之心。

于是这一次，他掏出了不甘之心。

不甘之心干瘪瘪的，又瘦又小，这是因为这颗心的心血都差不多淌没了。人祖曾经在平凡深渊中，利用自己几乎全部的心血，浇灌出了成就的草木。

爱情.蛊飞到不甘之心中，又飞出来。飞到征服之心里，再次飞出来。

它飞到半空中，开口说道：“好了，你们要爱情的火，就拿着两颗心碰撞吧。”

雪民和人祖便各自拿着征服之心和不甘之心，相互撞击在一起。

哧啦一声，产生了火星。

火星见风便涨，一下子燃烧成了火焰。

爱情之火！

爱情的火焰烧灼在人祖的不甘之心，眨眼间就将这颗心烧得化为乌有。

人祖傻眼。

爱情.蛊道：“爱情自有代价，让人心甘情愿。”

雪民却哈哈大笑：“人祖啊，幸亏你有两颗心啊，不然没有心，你就会死了。”

然后雪民看向自己手掌中的征服之心。

爱情的火焰笼罩着这颗心，却让这颗心越发光辉耀眼。

雪民不在乎地道：“什么呀，这爱情的火，徒有虚表，没有光明华轮火的炙热，没有青神石炉火的沉重，没有惊涛升龙火的狂乱。”

她说着，就将征服之心充分放在自己的胸怀中。

然而接下来，她浑身都冒起了火焰，就像是雪花放在阳光下，开始迅速的消融。

她大惊失色，连忙扑扇，企图扑灭爱情的火焰。

但爱情的火，是扑不灭的。

最终，雪民完全融化，只剩下一颗心，熊熊燃烧着巨大的火焰。

人祖非常吃惊，他感受到这位雪民的强大，但没想到她就这样彻底消失了。

“爱情的火焰好可怕。”人祖惊叹不已。

爱情.蛊却道：“爱情的结果，都因心而异。雪民的心是征服之心，而你的心却是不甘之心，而且又被火烧没了。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其实爱情的火燃烧起来，也有好结果的。”

爱情的结果不一，每一场的爱情都是一场冒险。

人祖忽然想起什么，激动地道：“爱情.蛊啊，你刚刚说爱情能让人心甘情愿。这太好了，我要和羽民相爱，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我飞舞，为我救回平凡深渊中的女儿。”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发出来：“父亲，父亲。”

从征服之心上燃起的火焰中，跳出一个男孩来。

他就是炎煌雷泽。

炎煌雷泽投入人祖的怀抱，叫道：“父亲、父亲，原来我还有姐姐。我支持你，咱们一起去救姐姐吧。”

人祖喜笑颜开，抚摸着炎煌雷泽的脑袋：“我的儿，你真是乖巧懂事！”

人祖便带着炎煌雷泽，重新启程，不久后，他们又回到了羽民的聚集地。

人祖捧出自己的孤独之心，对羽民们说：“你们都有心吗？”

羽民们都答道：“我们都有自由之心。”

人祖笑道：“那就让我们相爱吧。我也有心，我还有爱情.蛊。”

羽民们却都摇头：“自由之心会在爱情的火焰中烧毁。”

追求爱情的过程，便是自由丧失的过程。

人祖很坚持：“爱情的结果，因人而异。不要单看一颗心，我还有孤独之心呢。”

但不管人祖如何劝说，羽民们就是不同意。

爱情蛊下

人祖无奈，只要求助爱情.蛊：“蛊啊蛊啊，他们都不想爱我，你可得帮帮我，点燃我们心灵之间的爱情火焰。”

爱情.蛊叹息：“这是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情。我不能规定别人去爱，不管是哪颗心都得是主动来撞的。”

人祖摇头：“不行，这是我拯救我女儿的大好机会，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了。自己蛊，靠你了。”

自己蛊点点头，使出了自己的力量。

它曾经吞食了一口力量蛊，如今人祖也有了自己的力量。

于是这些羽民，都被人祖捉了下来，一一被掏出心来，让人祖来撞。

但不管怎么撞击，任何的两颗心都碰擦不了爱情的火花。

爱情.蛊叹息：“人祖啊，你强制别人去爱是万万不行的，只会召来仇恨。”

它话音刚落，一只蛊虫就出现在人祖的面前。

人祖一看，果然是仇恨蛊。

仇恨蛊让所有的羽民，都同仇敌忾。

他们叫道：“人祖啊，你太过分了，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让你付出代价！”

于是这些羽民都飞到一起，他们各自身上都飞出许多的光萤小虫，这些都是野生的自由蛊。

自由蛊交汇成一体，形成一只巨大无比的自由蛊。

这只自由蛊轻轻一夺，就将人祖的爱情.蛊夺走了。

“从此，爱情是自由的。”这只巨大的自由蛊说道。

人祖的自己蛊连忙出手，想要抢夺，但它敌不过自由蛊的力量，只好在爱情.蛊上咬了一口。

自己蛊气咻咻地道：“爱情，也是自己的！”

小人的坚持

人祖的女人森海轮回，被困在了平凡深渊当中。

她和一位小人交上了朋友，然后小人带着森海轮回，观看了他的家园——市井。

森海轮回观看了市井之后，忽然仰头看向天空。

“我明白了。”森海轮回望着自己的头顶。

她被困在平凡深渊当中，其实和生活在井底的小人是一样的。小人仰头，看向井口描绘的天空，无异于森海轮回仰头，看向平凡深渊勾勒出来的天空。

“我决定了，我要自己努力，走出这处深渊，和父亲汇合！”森海轮回捏起双拳，下定了决心。

小人很高兴：“好啊。我也想离开平凡深渊，看看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我看到深渊里有不少树木，我们可以将这些树木都砍了，做成梯子，然后一步步地爬出去。”

森海轮回咦了一声，奇怪地看向小人：“小人啊，小人，你不是长着一对翅膀的吗？为什么不能直接飞走呢？”

小人苦笑道：“人啊，别看我有这么一对翅膀，其实它薄弱而且无力，只能带动我的身体缓缓地飞一小段距离。我当初离开市井，也是搭梯子爬出来的。”

“原来是这样啊。”森海轮回恍然大悟。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便和小人一起，砍伐树木，搭建梯子。

一棵棵树木倒下来，飞出智慧蛊。

森海轮回感到很惊讶：“智慧蛊，你怎么在这里？”

“平凡中隐藏着智慧，我当然能在这里。”智慧蛊答道。

然后智慧蛊又说：“你们很聪明嘛，懂得运用前人的成就，来帮助自己脱离平凡。但是你们两个想要走出平凡深渊，必须每一个人都搭自己的梯子，整个过程独自完成，否则的话，你们是走不出去的。”

森海轮回连忙点头：“智慧蛊啊，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会注意的。”

她和小人分别做自己的梯子。

梯子越做越高，很快，森海轮回的梯子就超越了小人。

小人的梯子又矮又小，每一个横杆之间，间距也短。

一比较起来，森海轮回的梯子，又长又高。

森海轮回就取笑小人：“小人啊小人，我耗费半天时间做出来的梯子，就抵得上你半个月的功夫了。你这样做，何年何月才能做第(2/3)页

出一个高高的梯子，让你踩着，走出平凡深渊啊？”

小人无奈地道：“我也没有办法啊。我已经用尽了全力，可是我耗费半天时间，扛过来的木条。你用一只手，就能拿过来一捆。我辛苦好久才能砍断的小树，你两三下就能砍倒。我已经拼尽了全力，只能达到这种程度了。”

森海轮回点点头：“可惜了，我们只能各自做自己的梯子。”

小人道：“没错，脱离平凡深渊，可以依赖前人的成就，但是真正依靠的，只有自己。咱们继续加油努力吧。”

森海轮回和小人便继续伐树，做成梯子。

树木一棵棵的倒下来，从中又飞出了力量蛊。

森海轮回感到很惊讶：“力量蛊啊，你怎么在这里？”

“平凡中潜藏着力量，我当然能在这里。”力量蛊答道。

森海轮回想了想，问道：“力量蛊啊，你有什么可以指点我的呢？就像智慧蛊那样。”

力量蛊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指点你的。但是我可以赋予你更强大的力量，只要你奉献出你的青年就可以了。”

森海轮回陷入犹豫当中。

力量蛊又道：“按照你现在的力量，什么时候才能搭建出足够高的梯子，走出平凡深渊呢？”

森海轮回想了想：“时间很长，需要二三十年。”

力量蛊道：“是啊，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年轻，失去了青年，到了中年。与其这样，你不如将青年交给我，虽然你会直接步入中年，但你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就能搭建好梯子了。”

森海轮回一想，点点头：“你说的太对了，力量蛊，就依你吧。”

于是森海轮回拥有了力量蛊，她建立梯子的速度变得更快了，一次能砍伐的树木更多了。一年之后，她将梯子搭到了很高很高的地方。

她走在梯子的最高处，往下看。

她看到树木变得很小，草都化为了一片绿色，很开心：“原来站在高处，平日里很大的东西，都变得很小了。就像我之前看市井一样。”

她再看一旁，小人搭建的梯子，很矮小，连她的梯子的百分之一都不如，不由地撇撇嘴。

森海轮回便走下梯子，对小人说：“你怎么才搭建了这么点高度啊，你看我的梯子已经有这么高了！”

小人仰望着她的梯子，十分崇拜，又十分无奈：“你真是让我羡慕啊，自身的力量就超越了我，现在又有力量蛊帮忙。可惜我什么帮手都没有，只有靠自己。我已经尽力了，每天除了休息和吃饭，我都用来搭建自己的梯子，可是根本比不上你啊。”

森海轮回点点头：“那是当然的。”

又一年过去了。

森海轮回又将梯子搭建得更高。

她站在最顶端，往下看。

树木变得跟小草一样，比树更小的东西，她都有点看不清了。

她再看小人搭建的梯子，虽然它比一般的树更高，但连森海轮回梯子的千分之一都没有。

森海轮回走下梯子，笑着对小人说：“小人啊小人，我劝你不要费劲了吧。你的力量太小太小，恐怕花费一生的时间，都搭建不了那样的梯子出来。你还不如用这个时间，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其实你已经足够优秀啦，你比你的那些小人同胞见识更广，你已经走出了市井。不如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

小人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摇摇头：“可是我已经不满足平凡了。当我不满足平凡之后，平凡对我而言就是一座深渊，我想走出去。即便最终不成功，但我也想要努力。因为我如果不努力，我就感到活得不开心。”

于是，小人继续搭建他的梯子。

第三年过去了。

森海轮回再次将梯子建得非常高。

她站在最顶端，往下看。

只看到一片片的云和雾，遮蔽了她的视野。

她想看小人建的梯子，勉强看到了，发现他的梯子和自己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如。

森海轮回叹息一声，感到了孤独。

风一吹，她浑身一颤，又感到了寒冷。

“原来站在高处，不仅孤独，而且寒冷呐。”森海轮回走下了梯子，将这个感受告诉了小人。

小人摇头道：“我的梯子还不够高，不知道你这种是什么样的感觉。”

森海轮回感到很无趣。

她仍旧继续搭建梯子，但是每天耗费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少。

力量蛊偶尔问道：“人啊，你怎么不去搭建你的梯子呢？”

森海轮回便回答道：“梯子太高了，太寒冷，我得好好歇一歇，让身体回暖。”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

森海轮回感到很无聊。

她继续搭建自己的梯子，只是每天努力的时间更少了。

力量蛊偶然的时候问她：“人啊，你怎么不去搭建你的梯子呢？”

森海轮回回答道：“梯子太高了，我每一次往下看，都感到有些害怕。我得充分休息，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再一年过去。

森海轮回变得更加懒散。

力量蛊问她：“你看你身边的小人，他总是在搭建自己的梯子，从没有懈怠过，拼尽全力。你再这样懒散下去，迟早有一天会被她超越的。”

森海轮回笑道：“怎么可能？我一天的时间，能抵他辛辛苦苦一个月。我怎么可能被他超越呢？”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终于有一天，小人找到躺在树荫下休息的森海轮回，对她道：“我的朋友啊，我的梯子已经够上了深渊的崖边，我明天就可以出去，离开平凡深渊了。”

森海轮回哈哈大笑：“小人啊，你不要骗我了，这种话太可笑。”

小人摇摇头，认真地道：“伟大和可笑，只是一点点的差距。现在我已经不可笑了，我已经变得伟大，可以脱离这个平凡深渊了。你不相信的话，就看我爬出去吧。”

于是，小人开始爬他的梯子。

森海轮回这才吃惊地看到，小人的梯子真的已经搭上了崖边，他就真的这样爬上去，渐渐要离开平凡深渊。

森海轮回大叫：“小人啊，难道你没有感受到寒冷吗？”

小人说：“有啊，但我要搭梯子，想要爬出去。”

森海轮回又大叫：“小人啊，难道没有感到孤独吗？”

小人说：“有啊，但我要搭梯子，想要爬出去。”

森海轮回再大叫：“小人啊，难道没有感到害怕吗？”

小人说：“有啊，但我要搭梯子，想要爬出去。”

小人答完这三句话后，忽然他的身体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辉，很快光辉变成了一只蛊虫。

“我的名字叫做坚持，小人啊，谢谢你孕育了我。”坚持蛊向小人道谢。

小人笑道：“太好了，我虽然没有力量，但我有坚持。”

小人说着，爬出了平凡深渊，踏足外面的世界。

他首先看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人祖。

平凡深渊中的时间和外界的时间，是不一致的。

人祖望着小人叹息：“这就是坚持蛊吗？可惜啊，如果我当时有它，就能征服逆流河了。”

万金妙华体

话说，小人超越了森海轮回，依靠坚持，搭建梯子，脱离了平凡深渊。

小人见到了人祖，人祖感叹，若是当初他有坚持蛊，就能克服逆流河了，不至于惹出这么多的麻烦。

人祖想要解救他的子女，但是到如今，他还是一事无成。

人祖见到小人拥有坚持蛊，又生出新的希望，他对小人道：“小人啊小人，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小人问道：“人祖啊，请问你想要我帮你什么忙呢？”

人祖告诉小人，他想要借小人的坚持蛊用一用。

小人说：“人祖啊，我之所以能够脱离平凡的深渊，是借助了你栽种下来的树木。我把那些树木砍伐下来，搭建成梯子，让我攀登。所以，我欠你一份人情呢。”

小人同意将坚持蛊借给人祖用。

但是人祖得到坚持蛊后，却发现他用不了。

“这是小人的坚持，不是你人祖的坚持啊。”思想蛊这个时候出现，告诉了人祖实情。

人祖悲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向思想蛊请教：“那我该怎么办呢？我知道坚持蛊能帮助我，但我却用不了它。我知道羽民能帮助我，但爱情却不能叫我控制那些羽民。”

思想蛊便告诉人祖：“没有人能够强迫别人去爱他，不过你可以创造出一只蛊来，让它来引诱羽民为你做事。想想看，小人他是如何拥有坚持蛊的。”

思想蛊的这句话，带给人祖的启发很大。

人祖欣喜：“思想蛊啊，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建议。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要自己创造出一只蛊来。”

思想蛊好奇地问道：“那会是什么样的蛊呢？”

人祖摇头：“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已经有了想法。我要让这只蛊成为全天下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

于是人祖离开了平凡深渊，来到了蓝海。

这是孕育生命蛊的蓝海，全天下所有生命的源头。

人祖就是从蓝海中走上岸来，如今他又回到这里。

人祖口渴了，他便舀起蓝海的海水，喝了几口，但越喝越渴，人祖却很满意：“我要用这蓝海的海水来炼蛊。炼成之后，不管是谁得到它，都不会满足，想要更多。”

于是，人祖取走了许多蓝海的海水。

海水减少了，露出沙滩。人祖发现沙滩上，躺着许多像是海胆一样的蛊。

这不是生命蛊，而是辛苦蛊。

任何的生命中都会有辛苦。

人祖眼前一亮，他说：“我要炼的蛊，人们虽然需要，但想要得到，多多少少都会辛苦。”

于是，他又搜罗了许多的辛苦蛊。

人祖做完这些，离开了蓝海，他又前往生死门。

进入门中，人祖并没有直接深入生死门，只是在生路上转了一圈。

他采集了许多的忧患蛊，他说：“我炼成的蛊，人们得到它后，不能随意抛弃，都会担心忧患它会失去。”

离开生死门，在路上，人祖又碰到了悲伤蛊。

人祖开心地大笑：“好极了，我要炼成的蛊，人们一旦丢失的话，就会很悲伤。这样，人们就更不会把它丢弃了。”

于是，他又将这些悲伤收集起来。

人祖将这些东西都收集全了，于是他开始炼蛊。

炼蛊的火熊熊燃烧，烧出许许多多的黑烟，吸引了许多蛊还有生命前来观看。

“人祖啊，你究竟要炼出什么蛊呢？”愚蠢蛊就是被吸引过来的，它好奇地问道。

人祖就笑道：“愚蠢蛊啊，愚蠢蛊，你想要知道的话，不如就钻进火里面看看吧。”

愚蠢蛊便钻了进去，结果就没有出来。

不久后，智慧蛊也被吸引过来，它问道：“人祖啊，你究竟要炼出什么蛊呢？”

人祖又笑道：“智慧蛊啊，智慧蛊，你想要知道的话，不如就钻进火里面看看吧。”

智慧蛊也飞了进去。

只不过，它只是飞进了黑烟当中，被蒙蔽了眼界，胡乱飞舞了一阵后，又飞了出来。

“人祖啊人祖，我差点被你骗了。我已经看出来你要炼什么了，我走了。”说着，智慧蛊就远远飞走了。

人祖感到很可惜，感叹道：“这样一来，我的蛊，炼成之后，能够让愚蠢的人成为奴仆，能够让智慧的人遭受一时蒙蔽。”

然而，一天过去，又一天过去。

炼蛊的火不断地燃烧，却始终不能够成功。

燃烧的黑烟，久久不散，悬浮在空中，化为遮蔽天地的广阔乌云。

“人祖啊，你应该感觉到了吧，还差一步。这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思想蛊道。

人祖点头，他毅然地站起身来，走到火的前面：“看来，这样的蛊需要用人双手创造。”

于是，人祖将自己的双手砍断，丢到的火中去。

呼轰！

火焰猛地爆炸开来，刹那间天空中无尽的黑烟乌云散尽，璀璨的金色阳光下，一个女孩出现在人祖的面前。

“父亲啊，感谢你，是你赐予我生命，我叫做万金妙华。”女孩浑身洋溢珠光宝气，笑着对人祖道。

人祖看着她，开怀大笑：“哈哈，我又多了一个女儿。不过等等，我炼的蛊成了吗？”

万金妙华便摊开右手，将手中的蛊举到人祖的面前，说道：“父亲你看，这就是你炼出来的蛊，它叫做——财富。”

宿命蛊

《人祖传》中记载着，人祖耗费巨大精力，收集蛊材，甚至付出了自己的双手，终于炼成了财富蛊。

他便带着儿子炎煌雷泽，女儿万金妙华，再次来到羽民居住的地方。

但是很奇怪，这么的羽民统统消失，不见了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呢？”人祖疑惑。

“那是因为我来到了这里，那些羽民都害怕我，所以全都跑了。”一只黑白相间的蜘蛛悠然漫步，出现在人祖的面前。

“你是谁呀？”人祖问。

蜘蛛笑道：“人啊，你走过我在生死门中开辟出的路，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就是宿命蛊。”

万金妙华接着问：“宿命蛊啊，你还没有我的手掌大，那些羽民为什么害怕你呢？”

宿命蛊笑道：“因为他们都要追求自由，而我宿命却要束缚他们，限制他们。”

炎煌雷泽抱怨起来：“原来你打的主意，和我们一样。你真是失败，连一个羽民都没有捉到，还连累我们。”

宿命蛊哈哈大笑：“谁说我失败了？这些羽民都在追求自由，可他们知道些什么？他们成功逃脱，都是肤浅的表象，其实我早就束缚住了他们。他们追求自由的路，都是我安排出来的，他们却自以为成功，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也是一样，看看你们自己罢。”

人祖、炎煌雷泽、万金妙华便看自己的身体。

他们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的手脚还有身体，都粘着苍白色的蛛丝。

他们又发现，不仅是自己三人，连周围的花草树木、石头流水都有蛛丝牵连。

这些蛛丝，一根根汇聚起来，形成一片蛛网，从人祖三人的视野蔓延出去。

“这就是我编织的丝网，叫做万般网。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这片网中，受到我宿命的摆布和操控。你们所遇到的人，发生的事，都是受到我的操纵。”宿命蛊道。

人祖三人心生寒意，连忙挣扎。

宿命蛊便笑：“没有用的，你们不可能挣脱得出。宿命是不可更改的。”

人祖愤怒地瞪视宿命蛊：“宿命啊宿命，你为什么要摆布我们，要捉弄我们？照你这么说，我所遭遇到困苦和不幸，都是你的缘故。我失落了儿女，也是因为你的关系！”

宿命蛊悠然地道：“人啊，我知道你想要救出你的大儿子太日阳莽，可是他已经死了。死亡是人必定的宿命，你根本救不活他的。还有你想依靠财富蛊，来救你的女儿森海轮回，那也是不可能的。”

说着，一条蛛丝就拽住人祖的财富蛊，将它拉扯出来，拖拽到宿命蛊的面前去。

“快放下，那是我们的蛊虫！”炎煌雷泽气得大叫。

万金妙华红了眼眶，抽泣道：“这是我的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双手，十分辛苦才炼出的财富蛊。你凭什么拿走？”

人祖极力挣扎，但蛛丝却是越来越紧，将他们三人牢牢地束缚在原地，不能动弹。

宿命蛊哈哈大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呐，按照你的宿命，你注定贫穷、卑贱，饱受折磨和屈辱，你会发病，最终你也必定死亡。你虽然炼成了财富蛊，但你没有这个命来享有它。命若穷，掘着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这种种一切都在我的操控之中。”

人祖和炎煌雷泽、万金妙华都非常生气，痛骂宿命蛊。

宿命蛊一点都不恼怒，悠然自得：“骂我的多了去了，但那又怎样呢？人呐，不管你怎么痛骂宿命，都不会改变什么。”

宿命蛊说着，忽然发力，猛地拽动蛛丝，将炎煌雷泽和万金妙华都远远地抛飞出去，消失在人祖的视野尽头。

“我的儿女啊！”人祖悲号。

宿命蛊幽幽地道：“人呐，你不要怪我，这一切都是你的宿命。其实不止你，孤独是每一个人的宿命。即便是儿女，也不会相伴你一生，总会离你远去。一切的相逢都是暂时的，分别才是正常的。”

人祖却一个劲地挣扎，但他越挣扎，身上的蛛丝就缠绕得越多，将他紧紧包裹住。

人祖感到庞大的压力，并且这股压力越来越大，从四面八方挤压着他，他几乎要窒息。

他张开大口，狠狠地喘息，因为无力，渐渐停止挣扎。

然后人祖呜呜地哭泣起来，泪水滚落脸颊：“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

宿命蛊沉默。

但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人祖的内心深处传出来。那是自己蛊发出的声音：“人啊，你与其哀叹自己的命，倒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人祖停止哭泣，他忽然意识到：“对，我虽然没有力量蛊，但自己蛊却是吞吃了力量蛊一口，拥有自己的力量。自己蛊，我只能靠你了。”

自己蛊便迸发出耀眼的光，企图撑破蛛丝。

蛛丝被撑破一些，但很快更多的蛛丝把人祖缠绕。

“自己的力量不行吗？”人祖着急起来，“对了，自己蛊啊你不仅咬了力量蛊一口，还咬了爱情蛊一口。力量不行的话，我们就依靠自己的爱情吧。”

于是自己蛊迸发出柔和的光，尝试拉断蛛丝，但同样失败了。

宿命蛊道：“人啊，你怎么还不了解？爱情就是一种宿命，我安排它，令太日阳莽爱上古月阴荒，让石人也爱上古月阴荒。我还将成功和失败，都安排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所以最终他们都死了。”

“不！不——！”人祖嘶吼、哭嚎。

宿命蛊静静地聆听着。

人祖渐渐没有力气哭嚎，他有气无力地呢喃自语：“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羽民都要追求自由。”

宿命蛊笑道：“人呐，你也想追求自由？”

人祖点头：“不错，我若是自由，就再不受你宿命的束缚了。”

宿命蛊：“但你看看那些羽民，他们也追求自由，还不是受到我的摆布吗？”

人祖摇头：“我追求的自由，和他们不同。我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

宿命蛊哈哈大笑：“一个人的绝对自由，那就是疯狂。人呐，你看，你要追求自由，其实就是走向疯狂。我说过的，你会疯。那就是我给你安排的道路，你无法摆脱我的控制。”

“不！我不信！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还有智慧，来得到自由。我不信你的话，我会摆脱你的控制！”人祖反驳道。

宿命蛊的笑声更大了：“人呐，你真的要疯了，你已经神志不清。你不记得了吗？你的自己蛊只是吃了力量蛊、爱情蛊一口，所以你只有自己的力量和爱情，并没有自己的智慧啊。人呐，当你自以为聪明，这就是你要疯了的征兆。”

“哈哈，哈哈。”这次轮到人祖大笑起来，“我不信你，宿命蛊啊，我不信！我不信世间有命。”

宿命蛊沉默了一下，这才道：“你就算不信，我还是存在的。”

人祖却道：“不，不是这样。当我不信的时候，你就不存在了。我不信命，命就不存在！哈哈哈！”

宿命蛊摇头，叹息：“真是可怜，人呐，你已经疯了。”

人祖披头散发，鼻涕和眼泪糊了一脸，他挣扎，他跪地，他瘫倒在地上四处打滚。

正如宿命所说，他成了疯子。

自由蛊

人祖在苍茫的大地上孤独游荡，披头散发，失魂落魄，时而哭嚎，时而呆滞地坐着，时而痴痴的傻笑。

宿命蛊的玩弄，让他和儿女分离，失去财富蛊，将人祖逼疯。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做什么？”人祖茫然又疯狂。

一天上午，一群鸟从人祖身边飞奔而过。

这群鸟都没有翅膀，六只脚在地上轮流奔跑，卷起漫天的烟尘。

人祖看到这些鸟儿，欢喜地跳起来。

“原来我是鸟啊！”他也撒开腿狂奔，汇入鸟群之中。

鸟儿纷纷对人祖发出怪吼：“你是人，你用两条腿走路，你不是鸟。你走开，不要干扰我们，我们正在追逐自由蛊，我们要把我们的自由找回来。”

人祖便问：“你们为什么要寻找自由蛊呢？”

鸟儿们语气沉重：“我们曾经拥有过自由蛊，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我们失去了它，才发现我们已经没有了双翼，再不能飞翔。当我们重新获得自由，我们才可以展翅高飞了。”

人祖大悟：“我明白了，人也得有自由。人如果没有了自由，就好像是鸟儿失去了翅膀。”

“没错！我记起来了！”人祖一拍巴掌，大笑起来，“我也要寻求自由，摆脱宿命的束缚，以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和谁在一起就永不分离。”

鸟儿纷纷诧异地盯着人祖看：“人啊，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呢？”

“你看看我们，鸟儿没有翅膀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追寻自由是一种本分。”

“而你们人的一生注定是要孤独的，所有的欢聚的结果都会是分离。人啊，你要追寻自由，也要恪守你的本分，可不要胡思乱想。”

人祖摸摸头，神情疑惑：“是这样的吗？”

鸟群最后留下一句话：“人啊，让我们给你一个忠告吧。将来你若是得到了自由，千万要懂得珍惜，不要像我们一样轻易松手。千万不要放自由蛊飞走，不然你会后悔的。”

人祖和鸟群分别，渐渐的又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追求。

一天中午，一群奔走的蓝豹路过他的身边。

疯了的人祖见到这群蓝豹，非常开心，大叫起来：“原来我是豹子啊。”

人祖冲进豹群当中。

但豹子们都将他排挤出去，纷纷大叫：“你是人，你可不是豹子。你用两条腿走路，而我们是四条腿。你离开，不要影响我们，我们正在追逐自由蛊，我们要把我们的自由找回来。”

人祖听了便问：“你们为什么要寻找自由蛊呢？”

蓝豹们神色忧郁：“唉，我们曾经拥有过自由蛊，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我们失去了它，我们才发现自己没有了利齿，再不能撕扯嚼碎猎物了。当我们重新获得自由，我们才可以愉快地进食。”

人祖大悟：“我明白了，人也得有自由。人如果没有了自由，就好像是野兽没有了牙齿。”

“没错！”人祖一拍巴掌，大笑起来，“我要得到自由，摆脱宿命的束缚，拥有数不尽的美酒佳肴，花不尽的财富，还有各种各样暖和又漂亮的衣服。”

蓝豹们愣了愣，哈哈大笑，嘲讽人祖道：“人啊，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呢？”

“你瞧瞧我们，猛兽没有爪牙像话吗？所以我们追寻自由是一种本分。”

“而你们人的一生注定是要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人啊，你要追寻自由，也要恪守你的本分，可不该胡思乱想。”

人祖挠挠头，神情怏怏：“是这样的吗？”

豹群最后留下一句话：“人啊，让我们给你一个忠告吧。将来你若是得到了自由，千万要懂得珍惜，不要像我们一样轻易松手。千万不要放自由蛊飞走，不然你会后悔的。”

人祖和豹群分别，渐渐的又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追求。

一天晚上，一群鱼游过他的身边。

人祖见到鱼群，非常开心，大叫起来：“原来我是鱼啊。”

人祖冲进鱼群当中，想和它们一起畅游。

鱼群们一阵骚乱，将人祖排斥出去，纷纷叫嚷：“你是人啊，你不是鱼。你有两条腿，而我们都没有腿。你快走，不要麻烦我们，我们正在追逐自由蛊，我们要把我们的自由找回来！”

人祖听了便问：“你们为什么要寻找自由蛊呢？”

鱼群们唉声叹气：“我们曾经拥有过自由蛊，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我们失去了它，我们才发现自己没有了鱼鳃，再不能在水里呼吸。当我们重新获得自由，我们才可以在水里随意畅游。”

人祖大悟：“我明白了，人也得有自由。人如果没有了自由，就好像是鱼没有了腮，不能呼吸。”

“没错！”人祖一拍巴掌，大笑起来，“我要得到自由，摆脱宿命的束缚，我要自由自在的呼吸，永远存在下去，我要永生！”

鱼群纷纷冷笑：“人啊，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呢？”

“你瞧瞧我们，鱼鳃是鱼必须要有的，所以我们追寻自由是一种本分。”

“而你们人的一生注定和永生无缘，将会生老病死。人啊，你要追寻自由，也要恪守你的本分，可不能胡思乱想。”

人祖皱皱眉，神情厌烦：“是这样的吗？”

鱼群最后留下一句话：“人啊，让我们给你一个忠告吧。将来你若是得到了自由，千万要懂得珍惜，不要像我们一样轻易松手。千万不要放自由蛊飞走，不然你会后悔的。”

人祖和鱼群分别，渐渐的忘记了鸟群、豹群、鱼群关照他的话。

“我是人，我要追求自由！”

“我要摆脱宿命的束缚，和爱的人永不分离，生活富足享乐，还要永远活着。”

许多路过的生灵听到人祖的话，纷纷摇头，主动远离人祖。

“快走，他就是人祖，又在说胡话了。”

“他已经彻底疯了。”

“他怎么敢这样想？”

一天，自由蛊从路的那头主动飞向人祖。

人祖大喜，一把抓住了它。

“自由啊，我终于得到自由了。”人族非常开心，又感到疑惑，就问自由蛊：“真是奇怪，失翼的鸟群追逐你，无牙的猛兽追寻你，缺腮的鱼群追求你，你却主动向我飞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由蛊便道：“我当然不是向你飞来，人啊，你曾经企图用态度欺骗我，用爱情束缚我，用财富收买我。我厌恶你，并且恨你！我之所以主动飞来，纯粹是被你身上的思想蛊吸引而已。”

思想蛊从人祖的身上浮现出来，笑着解释道：“那是因为人祖你疯了，你整天胡思乱想，一个人妄图永不分离，奢望衣食无忧，渴求永生不老。这不是疯子是什么？”

自由蛊叹息一声：“思想的自由便是最大的自由。就是这些胡思乱想，能让我壮大自己。人祖啊，虽然我被你抓住，但我绝不会为你效力。你快给我松手！”

人祖摇头，捏的更紧了：“自由蛊，我是不会放手的。”

自由蛊冷笑：“那你可准备好了，别被压趴下。”

话音刚落，责任蛊就飞了过来，压在人祖的肩头。

“好重，好重啊！”人祖被压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思想蛊感叹道：“自由和责任相随，人祖啊，你要得到自由，就得担负责任。至少，你得为你自己负责。”

人祖咬牙坚持，汗如雨下，很快就跪在了地上。

他又看到了蛛丝。

宿命蛊的蛛丝缠绕他的全身，人祖担负责任的重担就已经很勉强了，根本没有力气去挣脱蛛丝的束缚。

宿命蛊的蛛丝越收越紧，把人祖全身上下都勒出血痕来。

人祖大叫：“这是怎么回事？”

思想蛊解释道：“人啊，你越是自由，就越会感受到你是受限制的。”

自由蛊笑道：“快松手吧，你抓着我时间越久，蛛丝就缠得越多，绕得越紧，甚至直接将你勒死！”

人祖摇头：“不，我绝不会放手，自由蛊啊，我要得到你！”

无数的蛛丝嵌进人祖的皮肉中，人祖痛嚎嘶吼，在地上打滚，但就是不松手。

“哈哈！”人祖又开始了傻笑，“我感觉到在遥远的地方有一只蛊。单单这份感觉，就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

思想蛊坦诚道：“那是理所当然的。谁能得到自由蛊，谁就可以感受到幸福蛊的位置。”

人祖咬牙坚持，时而痛得大哭，时而乐得大笑。蛛丝紧紧收束，缠在他的骨头上，把骨头都勒出裂纹，但人祖一直都死死的不松手。

最终，他痛得昏死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悠悠醒来。

宿命蛊的蛛丝不再收紧了，责任蛊也不再施加更重的压力，思想蛊消失不见。

“等等，自由蛊呢？”人祖感受不到自由蛊的存在，他慌了，连忙打开双手。

刚露出一条缝隙，自由蛊就忽的飞了出去，离开了人祖。

人们拥有自由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有它。等到失去了，才会猛然发现。

人祖看到自由蛊飞走，惊呆了，又想起鸟群、豹群、鱼群最后关照他的话，懊悔非常。

他痛苦地撕扯自己的头发，满地打滚。

“我还不如去死啊。”人祖痛不欲生，“我宁愿失去爱情，失去生命，也不想失去自由啊！”

蓝天破碎

话说炎煌雷泽、万金妙华被宿命蛊抛飞，被迫离开了人祖，来到了太古蓝天之中。

轰隆隆。

这里雷声炸响，不绝于耳。一道道闪电此起彼伏，印刻苍穹，形成雷电的森林。

“我怒啊！我怒啊！”雷电森林的源头，是一只雷电蛊，它不断的咆哮。

炎煌雷泽、万金妙华都感到害怕极了。雷电威力太强了，只要一道雷电轰击到他们，就能让他们重伤乃至死亡。

他们两个一动不动，生怕雷电蛊发现了他们，将他们轰死。

他们耐心等待，想要等到雷电蛊气消了，不再发怒了，再行动。

但是雷电蛊非常的生气，愤怒并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雷电的森林越发广大了。

“这可怎么办呢？”万金妙华非常忧愁，“我们该怎么回到父亲的身边。哥哥，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炎煌雷泽摇摇头，眉头紧皱：“都怪宿命蛊！是它硬生生地拆散了我们和父亲，将来我一定要报复它。哎呀，每想到宿命蛊，我的心就疼痛。”

炎煌雷泽捂住心口，他发现自己的心越来越痛。

怎么会这样呢？

他连忙敞开心扉，看到自己的内心深处。

“哎呀，怎么我的心里头会有一只蛊？”炎煌雷泽非常惊讶，“难怪我一直心痛，原来是这只蛊一直在啃噬我的心。”

万金妙华也看到了这只蛊虫：“这不是爱情蛊吗？我曾经听父亲讲过它的样子。”

“不，我是仇恨蛊。”蛊虫开口答道，“虽然我在表面上，和爱情蛊很相像。”

万金妙华劝说道：“仇恨蛊啊，你为什么要啃噬我哥哥的心，快停下来吧。”

但仇恨蛊却道：“我不！我要在这里作窝，把你哥哥的心改造成仇恨之心。”

炎煌雷泽很生气：“谁允许你到我的心里来作窝？你快给我出去，我一点都不欢迎你。你若是再不出去，我就将你捏死！”

仇恨蛊大笑：“我被雷电的愤怒吸引过来，但意外发现你的心更适合做我的窝。我是不会出去的。”

炎煌雷泽生气了，他真的将手伸进自己的心里，一把将仇恨蛊捏住。

仇恨蛊好像是没有把柄的弯弯刀刃，炎煌雷泽刚刚捏住它，他的手就被割破了，流出血来。

炎煌雷泽狠狠咬牙，用力一捏，将仇恨蛊捏死了。

但是下一刻，仇恨蛊又从鲜血中复活出来，并且变得更大了。

炎煌雷泽再将它捏死，仇恨蛊再一次活了过来，并且体型又变大了一些。

“没有用的。”仇恨蛊道，“仇恨是杀不死的，冤冤相报何时了，你这样对待我，你心中的仇恨只会越来越壮大。”

万金妙华有些傻眼，对仇恨蛊无可奈何。

“痛痛痛！”炎煌雷泽捂住心口，疼的面皮发白。

仇恨蛊在他的心头钻来钻去，钻出一个洞一个洞，将他的心转变成仇恨之心。

现在炎煌雷泽更加痛恨宿命蛊了。

“我如果不是被宿命蛊抛飞到这里，怎么会碰到仇恨蛊呢？怎么又会被仇恨蛊钻进心里来呢？”

“我一定要毁灭宿命蛊，我一定要报仇。”

炎煌雷泽越想越是仇恨，他不再害怕愤怒的雷电了，猛地站起了身来。

“妹妹，我们走吧，我不想留在这里了。”炎煌雷泽牵起万金妙华的手。

但是万金妙华很犹豫：“哥哥，现在我们周围都是雷电，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劈下，太危险了。”

炎煌雷泽却说：“妹妹啊，别怕。我心中的仇恨让我看到了一条路，那是复仇的路。这条路上没有雷电，只要顺着这条路走，我就能找到宿命蛊，报复它。快跟我来！”

炎煌雷泽拽着万金妙华飞奔。

很奇妙的，尽管周围雷电轰鸣，不断劈下，但就是没有劈中炎煌雷泽和万金妙华。

两人跑啊跑，忽然撞到了什么东西，都被撞倒了。

“前面是什么？”万金妙华摸了摸前方的空气，她发现好像有一堵透明的墙。

“这是天罡气墙，太古九天的边界。”仇恨蛊解释道。

“哥哥，前面有一堵墙，我们出不去啊。”万金妙华无奈地道。

但是炎煌雷泽却不这么想：“前面哪里有墙？我只看到了路，只要顺着路走，就一定能走出去，找到宿命蛊！”

炎煌雷泽一次次起身，向前飞奔，又一次次撞在天罡气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栽倒在地上。然后，他又一次次的爬起来，再度展开冲锋。

万金妙华想要阻止，但炎煌雷泽根本不听她的话。

仇恨蛊笑道：“没有用的。我已经在他的心中作窝，他虽然睁着双眼，但只能看到我指引他的路，根本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哈哈哈。”

就在这个时候，雷电蛊也发觉到了炎煌雷泽、万金妙华，恐怖的雷电森林也向这边迅速蔓延过来。

进退无路，万金妙华焦急无比，却没有任何的办法：“要是财富蛊还在就好了！”

炎煌雷泽充耳不闻，仍旧一次次用头撞天罡气墙，血流满地。

雷电蛊终于逼近，万金妙华哭出声来：“难道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但雷电蛊却收起了威能，慢慢接近，它发出隆隆的巨响：“别担心，人啊，我不会祸害你们，伤害你们的。相反，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万金妙华停止哭泣，好奇地问道：“雷电蛊啊，你是这么的强大，还有什么我们能帮助你的呢？”

雷电蛊便道：“我一直被困在这里，太古蓝天虽大，但我已经腻烦了。我想要出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出路。因此我非常生气，越来越愤怒。愤怒常常引发仇恨，所以仇恨蛊就被吸引过来了。”

“但从你哥哥的身上，我看到了出路。所以，人啊，让我们合作吧。我来帮助你们破开天罡气墙，然后你们带着我离开这里，好吗？”雷电蛊提议道。

万金妙华、炎煌雷泽听了这个建议，都很高兴。

“我答应你了。有你帮忙，真的太好了。”炎煌雷泽回答道。

于是，雷电蛊便落到炎煌雷泽的手中，开始闪射出恐怖的光亮。

仇恨蛊哈哈大笑：“让我也来帮你一把。”

雷电蛊得到仇恨蛊的力量，变得非常非常强大。

轰轰轰——

雷电蛊爆发出极其强大的威能，不仅轰塌了众人眼前的天罡气墙，还将整个太古蓝天都轰碎了！

“快走！”炎煌雷泽吓了一跳，知道闯下了大祸，连忙拽着自己的妹妹，带着雷电蛊、仇恨蛊，迅速撤离。

章强蛊

人祖失去了自由蛊，痛不欲生，缓了好久，才慢慢缓过来。

人祖苦闷地询问思想蛊：“思想蛊啊，我该怎么才能重新得到自由蛊呢？经过上一次，自由蛊一定不会主动来我这里了。”

思想蛊便答：“人啊，你为什么这么想要得到自由蛊呢？”

人祖没好气地道：“这当中的原因，你还知道吗？我寻找自由，无非就是为了摆脱宿命的束缚呀。”

思想蛊再次答道：“那我也没有什么好指点你的了。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不早就对宿命蛊说过吗？”

人祖楞了一下，回想起来。

那还是他没有疯癫的时候，他遭遇到了宿命蛊。他被宿命蛊迫害时，他就对宿命蛊大吼过：他会用自己的力量，还有自己的智慧来得到自由，从而最终摆脱宿命的控制！

人祖眼前一亮：“蛊啊，我想起来了，多亏你的提点。我必须依靠自己来挣脱宿命。自己的力量已经有了，现在欠缺的就是自己的智慧。我需要让自己蛊吞吃一口智慧蛊，就像它当初吃了一口力量蛊那样。”

“可是智慧蛊又在哪里呢？”人祖询问思想蛊。

思想蛊：“那我就知道了。智慧存在于很多地方，它的位置并不固定。你可能从很多地方发现智慧。所以人啊，这只能靠你自己去寻找了。”

人祖点点头，再次上路。

他走啊走啊，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了两只蛊虫一追一逃。

一只蛊虫白嫩细小，在前面飞逃，口中不断地惊惶求饶：“别追我，别追我，我可不想被你吃掉。”

另一只蛊虫明显体型更大，铁甲深厚，话音铿锵：“我要吃了你，我要吃了你！不管你逃到哪里，我都要吃了你！”

白嫩细小的蛊眼看就要被身后的大蛊追上，正好看到了人祖，连忙躲到了人祖的背后：“人啊，我请求你，快救救我吧。”

人祖见这只蛊虫这样的可怜，被其他蛊虫追逐，朝不保夕，他就好像是看到了自己。

一瞬间，他的胸膛中生长出一颗心——同情之心。

人祖张开双臂，拦住铁甲大蛊：“停下，别再追了。”

铁甲大蛊低喝：“人呐，你这是要阻止我吗？不，你阻止不了我，你也不能阻止我。”

“这是为什么呢？”人祖好奇。

铁甲大蛊便介绍道：“我是强蛊，它是弱蛊。自古以来，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强的就要吃弱的，弱的就是强的食物。”

人祖叹息，劝说道：“那你不妨就放过它一次，你看它多么的可怜。”

强蛊冷笑：“一次也不行！在强者眼中，从没有弱者的位置，更没有对弱者的怜悯。因为天地从不会同情弱小，只会惊叹强大。弱小生来该被强大征服、控制、吞食。”

人祖见自己劝说无效，只好态度坚决的拒绝了强蛊：“这只弱蛊已经被我救下了，你去吃别的吧。”

强蛊知道单凭自己打不过人祖，只好忿忿飞走：“我还会回来的。”

吃苦

人祖继续赶路，只是过了一会儿，就有一头极其巨大的困境闯入人祖的视野当中。

困境的身上寄居着强蛊，强蛊大笑：“人啊，我又回来了。我这次请来了帮手，看你还能怎么样！”

人祖只好停下了脚步，眼前的困境是那样的高大，但他并不慌张。

早在很早之前，人祖就被一群困境追得东奔西逃，但当他将本心交给了希望蛊，那群困境最怕希望，便慌忙逃窜了。

“希望蛊啊，我需要你的帮助。”

人祖唤出希望蛊来，然而希望蛊的光辉却没有吓走眼前的这头困境。

这是怎么回事？

“哈哈！”强蛊大笑，“人啊，这头困境如今有了我的帮助，必定是你人生中遭遇到的最强大的困境。你光有希望，怎么能击退它？”

人祖顿时无法可想。

这时，被人祖护在身后的弱蛊小声开口道：“人啊，多谢你的保护。你不要太担心，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我们把这头困境吓走！”

“你能把它吓走？”

弱蛊摇头：“人啊，即便弱小如我也有生存的方法。面对要吃我的，要欺负我的，我常常虚张声势，伪装欺骗，让别的误以为我很强大。”

“这个世界对强者总是优待。所以哪怕我们是弱者，也得伪装成强者，否则就会被到处欺负的。”

“人啊，你也可以这样做啊。你身上不是有恐惧蛊吗？你的脸上不是有态度蛊吗？”

人族听到弱蛊的建议，便决定试试看。

他在态度蛊的帮助下，容貌变得扭曲，露出牙齿，表现出凶暴的样子。又让恐惧蛊帮忙，困境被吓了一跳，然后龇牙咧嘴，蹲在地上，死死的盯着人祖。

人祖愣住：“它怎么没有被吓走？”

弱蛊鼓励道：“你不是吓了它一跳吗？这证明我的方法是有用的，但我们需要再加把力。人啊，你为什么不将态度蛊戴在自己蛊的上面？什么是最完全的欺骗伪装？就是连自己都骗。这样做，应该能骗得过困境吧。”

弱蛊继续道：“只要困境觉得你是真正的强者，它一定会给你让路的。因为，困境向来会主动给强者让路。”

人祖便脱下自己脸上的面具，将态度蛊戴在了自己蛊的身上。

但是没有用。

困境仍旧没有被吓走。

人祖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当人遭到真正巨大的困境，单凭虚张声势，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强蛊大笑：“人啊，你别白费心机了。有我在这里提醒困境，你们怎们可能骗得了它？你不该救下弱蛊，弱小的人常常叫嚣，用咄咄逼人、粗暴凶恶来掩饰自己的弱。”

人祖无奈，只能将场面暂时拖延下去。

他忽然灵机一动，对强蛊说道：“你说弱肉强食天经地义，这点我必须承认。但怎么证明，你们就是强大的，而我们就是弱小的呢？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这点，你们又凭什么吃我们呢？”

强蛊楞了一下：“因为我是强蛊，它是弱蛊啊。”

人祖摇头：“单凭名字可说明不了什么。况且除了你们两只蛊外，还有我和这头困境呢。”

强蛊冷笑：“那我还有一个好办法可以证明！我们相互吃对方的一部分，谁最终坚持不住输了，谁就是弱者，谁就活该被吃。”

人祖见拖延不下去，只好硬着头皮道：“那就只好这样了。你可不要后悔！只是，我们双方让谁先吃呢？”

强蛊自恃强大，冷冷一笑：“就让你先吃，又有何妨？”

人祖上下打量了困境一眼，说起来他还真没有吃过困境。

人祖想了想，便有了小心思：“那我就先吃困境的头吧。”

困境便摘下自己的头，拿给人祖。

人祖只是啃了一口，便面容扭曲，差点要吐出来：“好苦！”

原来，这是一个大大的苦头。

不仅如此，困境虽然失去了头颅，但它仍旧直直站立着，缺少头颅的粗脖子一点血都不流，一点都不要紧。

“哈哈！”强蛊大笑道，“人啊，你选错了。光靠吃苦头，你是解决不了困境的。更何况，你能不能吃下这么大的苦，还两说呢！你若吃不下，那就证明你是弱者，活该被我们吃了。”

和困境的头颅相比，人祖整个身躯都显得很渺小。

人祖知道强蛊说的没错，他可不能输，一旦他输了，不仅无法保护弱蛊，就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搭进去，埋葬在困境的肚中。

人祖只好皱着眉头，张开大口，连吃苦头。

吃了几十口，人祖忽然顿住，张口差点呕吐出来。

希望蛊忙打气道：“人啊，不要吐。咬咬牙，再大的苦也能吃下。人不光要吃饭，还得要吃苦。”

人祖点点头，继续吃。

人祖好不容易吃下一半，他身上的恐惧蛊呼喊：“天哪，这什么时候能吃完啊。”

人祖也感到了一丝绝望。

勇气蛊忙道：“人啊，你可不能怕吃苦头啊。不怕苦，吃苦只是暂时的；你若怕吃苦，你得吃苦一辈子。”

在勇气蛊的帮助下，人祖终于艰难地将苦头全都吃进了肚子。

人祖抹了抹嘴角，艰难地看向强蛊：“你们可以选择了。”

强蛊笑着：“那我们就先吃了你的皮吧。”

人祖只好将身上的皮撕下来，丢给困境。

困境没有了头颅，将人祖的皮顺着粗粗的脖颈直接塞了进去。人祖的皮都被它吃下，可它那巨大的肚皮一丝都没有涨起来。

强蛊便又问：“人啊，你接下来要吃什么？”

人祖犯难了，他刚刚吃下了困境的头，苦死了，勉强坚持下来，但他的肚子都快饱了。

而困境虽然没有了头，仍旧活生生地站着。

“该吃什么好呢？我刚刚吃的太多，肚子已经快要达到极限了，如果吃太多，直接涨死可就糟糕了。”人祖心中琢磨清楚，他要吃困境身上最关键最致命的部分！

但困境身上哪一部分，是对它最关键的？

人祖艰难地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对强蛊说道：“那我就吃你最不想让我吃到的那部分吧。”

强蛊冷哼一声：“那你就吃亏吧。”

它把亏都从困境的身体内拿出来，给人祖吃。

这些亏都不大，数量也不多。

人祖却感到惊奇，因为当这些亏被拿出来后，原本巨大的困境陡然缩小了很多。

规矩蛊开口，为人祖解释：“人啊，你不必奇怪。困境因人而异，你之前吃了那么多那么大的苦头，能吃的亏自然就小了，自然也变少了。”

人祖暗喜：“这感情好。就算我把这些亏全吃光，也不会达到自己的极限，不会完全吃饱。”

人祖张口便吃了一个小亏。

多么辛辣！

人祖顿时说不出话来。

继续吃。

人祖张大嘴巴，气息越来越粗重，失去双眸的眼眶中也不禁泪流滚滚。

再吃。

人祖全身大汗淋漓，和眼眶中迸溅出泪水，混杂一体，彼此分不清楚。

最叫人祖难受的是，他的心里面还生出了一朵朵的火焰。这些嫩黄的火焰好像是小鸡仔，一窝一窝的聚在一起。

吃亏吃得多了，常让人心中窝火。

心中的窝火聚集得越来越多，人祖的几颗心都受不了，眼看就要被烧死！

就在这个时候，一颗高尚之心从人祖的胸膛中生长出来。

和其他的心相比，高尚之心承担了最多的窝火。有了这颗心分担压力，人祖终于挺了过去。

人祖将所有的亏都吃完。

强蛊看着人祖鼓胀的肚子冷笑：“人啊，你快要达到极限了吧，该轮到我們吃了。”

人祖艰难地喘息着：“那你们想吃什么？”

强蛊便道：“我要吃你的肉。”

人祖无奈，只好把肉给它吃。

人祖的皮、肉都入了困境的肚腹中，只剩下了骨头、脏腑还有毛发了。

吃心

人祖盯着骷髅头颅道：“接下来，我要吃困境身上最重要的部分。”

强蛊大笑：“这可是昏招！人啊，你的这个选择很愚蠢。”

困境抖擞身躯，体格剧烈缩小。与此同时，无数灾劫从它的脖颈中飞袭人祖。

灾劫如火，煅烧人祖的骨骼。灾劫如锤，将人祖敲打得骨屑翻飞。灾劫如风雨，卷席人祖飘零孤单。灾劫似电雷轰闪，不断劈打人祖。

恐惧蛊大叫：“天哪，这太可怕了，这样下去人必死无疑啊。”

勇气蛊则鼓气道：“人啊，别怕。”

自己蛊和态度蛊联合在一起呐喊：“我很强大，我很强大，一切的灾劫都是毛毛细雨，微微小风！”

弱蛊和背叛蛊、恐惧蛊飞到了一起，想要带着人祖逃跑：“人啊，快跑吧。你可千万不要信自己蛊的话，它已经被骗得太彻底了。”

人祖被困在灾劫之中，无法逃脱。

灾劫笼罩时，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

“太可怕了，我们走吧，别管人了。”弱蛊、背叛蛊和恐惧蛊三个就一起飞走了。

“你们这些叛徒！”自己蛊愤怒不已，抓着这三只蛊分别狠狠咬了一口。

三蛊受了伤，却没有被自己蛊阻挡，撤离逃离了人祖。

自己蛊还想要去追，但这时被规矩蛊相劝：“不要追了。灾难中因为弱和恐惧而逃窜，背叛自己和勇气，只会走上死路。它们跑了不是很好吗？弱蛊和背叛蛊派不上用场，至于恐惧蛊.....如果灾劫没有出现，那恐惧是徒劳的。但眼下灾劫已经发生，恐惧只会增加人的痛苦。”

“你说的很有道理。”自己蛊被劝住了。

希望蛊闪着光，支持着人祖：“人啊，只要你在灾难中心怀希望，一切就都还有希望。”

强蛊却大笑不止：“人啊，你真是可怜啊，轻易地听信希望。你难道不知道吗？灾难中光凭希望，只会让灾劫持续不断，正是希望延续了人的痛苦。当你不抱任何希望，反而能在灾劫中感到轻松。”

人祖始终闭口不言，艰难地抵挡灾劫的打击。

不管他的骨头身躯如何弯折，也始终没有倒下。

强蛊很快发现了原因——在人祖的脚踝上，长了一对独立的翅膀。翅膀虽小，却顽强扇动，始终让人祖独立。

强蛊继续打击人祖：“人啊，你倒是开始令我敬佩你了。可惜你快要支撑不下去了，你看你的骨头，都已经被灾劫折磨得裂缝连连。”

人祖沉默。

原本人祖的骨头光滑温润，一丝裂缝都没有，但现在骨头架子面目全非，裂痕漫布，似乎下一刻就要彻底崩碎成渣。

其他的蛊虫都缄默，唯有希望蛊发出了光：“人啊，别放弃！灾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希望。”

希望蛊的光，透过人祖的骨缝，照射到骨髓里。

世间万物在生命的旅程中，皆会产生裂痕，但那正是希望的光照射进来的地方！

人祖的骨缝吸收了希望的光，竟开始吞吸周围的灾劫。

每一条裂缝就像是一张嘴巴，裂开的幅度越大，好似嘴巴张的就越大，吞噬的灾劫就越多。

“怎么会这样？”强蛊吃惊不已。

人祖的骨头架子吞食的灾劫越来越多，骨架竟随之越变越坚硬。

灾劫能毁灭人，也能磨砺人！

灾劫持续不断，人祖的骨架开始显露出金芒。

灾劫越发狂暴，人祖的骨架被不断烧灼，变得金光灿烂。

人祖开始挺直腰板，昂首挺胸，忍受万千折磨，浑身骨骼宛若黄金浇筑，直直地站在灾劫当中。正是万劫金骨。

而在人祖的骷髅脑袋上，也逐渐生长出了一个冠冕，便是通天骨冠。

人们所承受的灾难，将成为他们来日的桂冠。

虽然灾劫仍旧持续着，但人祖这时终于有了开口的能力：“我知道，宿命必有安排，灾劫就是它对人的安排！但我能坚持下去，任何看似不可忍受的灾劫，其实对于我来讲，都能忍受得住。”

强蛊惊疑不定。

自己蛊却是恍然：“我明白了。人啊，你是从平凡深渊中走出来的人。所以你能忍受不可忍受的灾劫呢。”

强蛊见灾劫也收拾不了人祖，只好强自镇定：“人啊，你可别赖皮。你有希望蛊，灾劫会一直持续下去。难道咱们之间的赌约，就任凭你这样拖延下去吗？我可不管！灾劫这事，就当你过了。现在该轮到咱们吃你了。”

“你想吃我的什么？”人祖叹息道。

强蛊哈哈大笑，指着人祖的胸骨处：“接下来，我要吃你的心！”

人祖微微一震，强蛊的选择太致命了，人若是没有心，该怎么活呢？

“快把你的心都拿出来，让我们吃！”强蛊迫不及待喊道。

人祖苦叹，犹豫了一下，他先将同情之心取了出来。

强蛊直接将同情之心，投入到困境的脖颈中，直接落入肚里去了。肚皮涨大了一点。

困境中，人常常先失去同情之心。

人祖接着又将高尚之心取出来，困境吞了，肚皮涨了不少，有些难以消化的样子。

人祖再将自己原来的本心取出来：“希望蛊啊，快离开吧。我可不想连累你。”

希望蛊寄居在人祖的本心中，却是没有飞出来，它道：“我才不走呢，这就是我的家。人啊，你索性连我也丢进去吧，我并不怪你。”

人祖无奈，在强蛊的催促下，又将本心取出给困境吃了。

困境吃了之后，肚皮又涨大许多。

困境也常常让人失去希望。

没有了希望蛊，困扰人祖一身的灾劫便逐渐消失了。这让人祖压力大减，却又怅然若失。

“快，人啊，把你最后一颗心取出来，给我们吃！”强蛊指着人祖胸膛中的孤独之心。

人祖犹豫为难，孤独之心不仅是自己蛊的寄托之所，更是他最后一颗心。没有了这颗心，人祖的性命也就不保了。

强蛊大笑威胁：“快！你若不拿出心来给我们吃，我们就直接动手，把你整个都吃了！”

自己蛊已被欺骗，它满不在乎地道：“人啊，你给他们就是。我无所谓，你也不会死！我们是最强大的。”

“给我！”强蛊一把夺过人祖手中的孤独之心，直接顺着困境脖子上的伤口，将其投入到它的肚子里。

这下，人祖彻底没有了心。

他直接栽倒在地上，没有了生息，再也爬不起来。

人祖死了。

“人啊，你死了，我们也自由了。”规矩蛊飞走了。

“没有办法，人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困境。”勇气蛊、刃蛊等等也接着飞走。

人祖的尸体上，只有自己蛊不断盘旋。态度蛊也想走，但被自己蛊死死拽住，没有得逞。

强蛊欢笑：“哈哈，人啊你也不过如此。咦？困境你怎么了？”

强蛊寄托的困境，捂住涨大到极致的肚皮，疼的满地打滚。

孤独极难排解消化，越强大的困境中越显得孤独。

轰！

陡然间，困境的肚皮猛地涨破了。

人祖的孤独之心，还有他的皮、肉凝聚成了一个男孩。

强蛊目瞪口呆：“你是谁？”

男孩叫道：“我就是人祖的儿子——大力真武！”

话音未落，他跳起来，一把抓住了强蛊。

强蛊使劲挣脱，自己蛊趁机飞上来，咬了它一口。

强蛊受伤，虚弱了。

“哪里逃！”大力真武大叫一声，直接一把抓住强蛊，将它按进自己的胸膛。

强蛊落入他的胸口，被关押在了心房之中，怎么也出不来。

“别白费力气了。这是我的勃勃雄心，你是出不来的。”大力真武大笑。

随后，他从困境的尸体中找出了人族的其他几颗心脏，放回到人祖的胸膛中。

人祖又重新活了过来！

能力蛊

话说人祖遭遇到了这一生当中，最强大的困境，因此产出了第七子大力真武。人祖也因此获救。

人祖和大力真武结伴同行。

大力真武问道：“父亲啊，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

人祖便答道：“我的孩子，你还不知道原委经过，我就和你讲一讲吧。我原本是想救你的哥哥和姐姐们，但是宿命蛊安排了一切，不让我们骨肉团圆。眼下，我们只有摆脱宿命的束缚，才可以和亲人们团聚。”

大力听完了整个经过，不禁叫嚷起来，愤愤不平：“这个宿命蛊太可恶了。”

与此同时，强蛊也在他的勃勃雄心中叫喊：“强者最讨厌束缚，尤其是宿命。”

人祖摸了摸大力真武的头，安慰道：“不要紧，父亲我已经想到了办法。我会用自己蛊，汲取力量和智慧，然后获取自由蛊，充斥摆脱宿命蛊的约束。现在我们就去一个叫乾坤晶壁的地方，寻找待在那里的智慧蛊吧。”

大力真武用力的点点头：“那我们一起走吧。”

人祖便和大力真武走啊走，路面起伏不平起来，出现了许多上坡，还有许多下坡。

强蛊鼓动大力真武：“人啊，快去走上坡路。上坡路虽然难走，但那里通常都有好东西！”

大力真武点头：“强者最喜欢走上坡路了。”

大力真武好不容易走了上坡路，他左右观望，喊道：“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啊。”

“不，它就在你的脚边，快把它拾起来。”强蛊提醒道。

大力真武就蹲下来，伸出手在地面上摸索，果然摸到一个无形的硬硬的蛊。

“果然有好东西。”大力真武忽然笑道，“原来是努力蛊。”

人祖感到很奇怪：“我的儿子，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俩都看不到它的样子啊。”

大力真武挠挠头：“我拿到手上的那一刻，我就看清楚了努力蛊的样子。至于我为什么知道这是努力蛊，因为强者就应该知道努力啊。这是理所应当，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别人的努力都是看不到的。

父子俩继续出发。

“太好了，我现在得到了努力蛊，它对我的帮助可大了。”大力真武一边走，一边看着努力蛊，很高兴。

他总是选择走上坡的路。

人祖又好奇地问：“努力蛊难道很厉害吗？它能直接让你得到成功吗？”

大力真武摇摇头：“努力不一定能够成功，但努力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无论结果怎样，和不努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人祖却很担心：“我的儿啊，你才刚刚出生不久，可别被蛊骗了。我就曾经被智慧蛊骗过。我看你每次走上坡路，都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根本没见到努力蛊给你带来的帮助。我也听说过传闻，努力蛊有时候是会撒谎的。”

大力真武摇摇头，抹了一把满头的汗：“父亲你看不到我的努力，所以你就有点误解了。你体会不到我为了走上坡路，付出了多少努力。其实努力的结果就在我的脚下，令我每一步都能走得更远。上坡路上有很多好东西，人不努力是得不到的。”

“真的是这样吗？”人祖将信将疑。

人祖和大力真武继续走路。

大力真武总是走上坡路，地位变得越来越高，于是他得到了权力蛊、定力蛊。

后来在路上，他又陆续发现了谦虚蛊和原谅蛊。

这两只蛊虫主动跟随大力真武。

大力真武问它们原因，它们就理所当然的回答说：“因为谦虚（原谅）本来就是强者的特权啊。”

因为大力真武总是走上坡路，身上忽然产生了一只能力蛊。

大力真武手指着能力蛊，对人祖道：“父亲你瞧，这是努力蛊的结果。是它开启了我的潜能，让我有了自己的能力！”

人祖问道：“那么这只能力蛊，又有什么用呢？”

大力真武摇头：“我不太清楚。人只有运用了能力，才能清楚自己的能力是什么，有多强。但它一定会有用的，它能持续帮我一辈子。”

人祖摇摇头，他总觉得自己的孩子被蛊骗了。

人祖和大力真武继续走，路况越来越糟糕。

下坡路很容易走，但下坡路越来越少，上坡路则越来越多。

不仅如此，还有路上出现的困境也越来越多。

“就没有一条好走一点的路吗？”人祖很无奈。

思想蛊又飞回到了人祖身边：“人啊，这可没有办法。你追寻的东西价值越高，你就得走更多的上坡路，克服更多的困境。”

人祖和大力真武只好继续跋涉。

果然，如思想蛊所说，他们遇到的困境越来越多了，多到完全挡住了路。

人祖道：“不要害怕困境，我们一直都保持希望呢。”

“但光凭希望，可击败不了困境。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了。”大力真武的能力蛊开口道。

大力真武便运用自己的能力，将很多困境都击败了。

人祖这才惊叹起来：“我的儿子，你的能力蛊太厉害了，居然做到了这一步。看来是我小瞧了你的努力和能力。”

大力真武笑道：“很多时候，我们人并不缺少能力，缺少的只是施展能力的机会。”

强蛊则在勃勃雄心中兴奋地高喊：“杀死它们，把它们全部吃掉！这样，我们会变得更强壮。”

大力真武便杀了很多困境，开始吃困境的头。

“这就是苦头吗？真的很苦啊。但是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了。”

他又吃困境的亏。

大力真武立马将亏吐掉：“强者不喜欢吃亏。”

他还吃困境的肉。

强蛊变大了，大力真武也变得比之前更强壮了。

强蛊很满意这样的变化：“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足够强壮，就不会受欺负了。”

大力真武又把肉分给人祖：“父亲啊，你也吃一点吧，你太瘦。”

人祖真的瘦得只剩下骨头了。

最后，大力真武又将能力蛊丢进灾祸当中。

能力蛊饱经磨难，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一切的灾祸和磨难都是锻炼能力、激发能力、增加能力的良机。

逍遥智心

人祖和大力真武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乾坤晶壁面前。

乾坤晶壁直上直下，屹立在虚空当中，宛若一面巨大的镜子。它映照天下一切发生的事情。

人祖和大力真武钻进乾坤晶壁。

无数花鸟鱼虫交汇成斑斓炫影，充斥大力真武的视野。海浪声、轰雷声、鸟鸣声在他耳畔一起荡漾，清新的、甘甜的、刺激的、辛辣的味道在他舌尖萦绕。他时而感觉自己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时而又感觉在海浪中游动，时而仿佛从高空坠落。

“父亲，父亲！你在哪里啊？”大力真武高喊。

人祖却听不见大力真武的声音，看不到大力真武的位置，一切都是白茫茫一片，空旷无垠。

“儿啊，你在哪里？”人祖奔走，想要找回大力真武。

人祖不断飞奔，也不知过了多久，在视野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起初，他以为是大力真武，十分高兴。但等到他越来越接近黑点，黑点已经扩大成了一座山。

这座山非常奇特，山石、草木都是白纸塑造，而山溪和瀑布都是漆黑的墨水。

这是书山。

在书山的山脚下，有一个村庄，生活着许多墨人。

人祖走进村庄，立即引起村中轰动。

“这可真稀奇。”墨人开口，“寻常生命，进入乾坤晶壁，走几步就会迷失，他们抵抗不了花花的世界，万丈的红尘，根本到达不了这里。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人祖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

墨人长者回答道：“人啊，你只剩下骨头架子，你看不到，听不到，尝不到，闻不到，触摸不到，反倒保住了性命，能在乾坤晶壁中畅通无阻。”

乾坤晶壁从世界之初就已经屹立，映照万事万物，容纳了世界过往和现在的一切秘密。一旦进入其中，就会时时刻刻遭受无穷信息的冲击，时间一长，人就会被这些信息充爆至死。

人祖听了这话，非常担心大力真武，连忙向墨人长者讨教生存的方法，墨人长者就将人祖带上了山。

书山中一条最大的墨瀑垂落，在墨瀑地下有一个最深的深潭。

墨人们将这个深潭叫做文泉。

瀑布的墨水重重地砸在文泉中，激起万千的水花。这些黑色的水花，散漫在空中，一颗颗水滴，化为一个个的文字，便是墨文。

“人要在乾坤晶壁中不断生活。这些墨文就是你最好的帮手。我们墨人能够在这里生存，也是依靠墨文呢。”墨人长者告诉人祖这个大秘密。

人祖得到墨人的指点，收集了许多墨文，下了山。

他每走一段距离，就丢下一些墨文，作为标记。

在这片白茫茫的世界中，漆黑的墨文十分显眼。虽然墨文会逐渐消散，但依靠这些墨文，人祖不再走冤枉的路，终于找到了大力真武。

大力真武得到了人祖的墨文，每走一步，就洒下一把墨文。

墨文记录下冲击到大力真武身边的信息，将它们都转化成了一篇篇文章。这些文章在大力真武的脚下，铺成了一块块的文块砖头。

大力真武得到了解脱，他的眼睛不花了，耳朵不嗡了，混乱的气味鼻子也闻不到了。

他脚踏这些砖头，跟着人祖，回到了墨人村。

人祖又向墨人长者讨教：“长者啊，我该如何在乾坤晶壁中找到智慧蛊呢？”

墨人长者便告诉人祖：“虽然智慧蛊的确经常呆在乾坤晶壁里，但它却隐藏在深处。你要寻找它，得深入晶壁。要深入晶壁，光凭墨文记录，形成的文块砖头垫脚是不行的。这些砖头只是描绘记录出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样是肤浅的，耐不住其他信息的冲刷，砖块中有限的墨文会不断演变内容，然后迅速消散，根本无法坚持太久。”

墨人长者又说：“人啊，你得将这些记录提炼成知识。只有知识才能更好的解释更多的信息，用墨文描绘出知识来，就不是文块砖头了，而是真正的道路。”

人祖很犯愁：“我又怎么才能提炼出知识呢？”

墨人长者就笑道：“书山上就有许多书虫，它们记录着我们墨人先辈们提炼出的许多知识。人啊，你可以多看看。”

“如果你想要自己提炼知识，也不难。首先你先得用记忆蛊，将那些信息都记在你的脑海之中。然后……”

墨人还未说完，思想蛊就出现了，它接着对人祖道：“然后，我可以帮你提炼出知识来。”

墨人长者笑着点头：“没错，思考可以产出知识。”

人祖：“那实在太感谢你们了。”

墨人长者摇头：“不用客气。”

思想蛊：“别这么说啊，人。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况且这样做也对我自己有好处呢。”

思想蛊不接受新鲜的信息，就会慢慢陈旧老朽。只有接受新信息，不断思考，用思考出来的东西反哺，思想才能茁壮健康，并且熠熠生辉，焕然如新。

人祖在书山上拾到了许多书虫，获得很多的知识。

然后，他又在思想蛊的帮助下，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总结出了许多新知识。

他用墨文描绘出知识，洒在地上，果然形成了一条漆黑的墨文小道。

人祖和大力真武顺着这个小道，走了很远，比他们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远。

“哎呀，我的知识不够用了。”人祖走到小道的尽头，十分懊恼。他收集到的墨文有很多，但是脑海中的知识却嫌少了。

人祖和大力真武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他们俩只好回到了书山。

大力真武不断搜集墨文，而人祖拾取了所有的书虫，然后在思想蛊的帮助下，提炼出更多的知识。

知识越来越多，人祖觉得自己的脑海都被填满了。

“我拥有太多的知识了。”人祖很得意，信心十足地道，“我们继续出发，这一次一定可以到达乾坤晶壁的最深处！”

然而，第二次的尝试，他们仍旧失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脑海明明已经被知识填满了。”人祖十分失落，“我只能记住这么多的知识啊。”

“不，人啊，你再仔细看看。”自己蛊忽然开口提醒道。

人祖查看自己的脑海，发现脑海中藏着一只蛊。

人祖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占据了我的脑海，让我无法填充更多的知识。你究竟是什么蛊？”

这只蛊便答道：“我就是骄傲蛊啊。”

人祖着急：“那你还不快给我出去啊，你占据了那么大一块地方，我可以填充多少的知识进去啊。”

但不管人祖如何着急，如何劝说，骄傲蛊就是不走。

人祖没有办法，大力真武开口道：“父亲啊，不要着急，别忘了我有一只谦虚蛊呢。我把它送给你。”

大力真武取出谦虚蛊，并交给人祖。

骄傲蛊被谦虚蛊赶跑了，只好从人祖的脑海中飞出来，飞到大力真武的身上。

强蛊很高兴：“强者自有他的骄傲！”

人祖将脑海中的骄傲蛊驱赶走了，重新回到书山，继续提炼知识。

人祖有了谦虚蛊后，知道的知识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少，就越想填充更多的知识。

人祖的脑海渐渐被填满。

自己蛊劝他：“人啊，快停下吧，你脑海中已经被塞满了知识。”

但人祖却道：“可是我觉得还不够啊，我能肯定，还有很多的知识我不知道，还需要提炼出来。”

人祖又继续提炼知识，他的脑海发胀、疼痛，不能塞更多了，但是谦虚蛊却让他觉得自己拥有的还很少。

忽然，砰的一声。

终于，人祖的脑海无法再支撑下去，被大量的知识撑爆了。

知识散落一地，一个女娃从中站了起来。

“父亲，父亲。”女娃很高兴地抱住人祖的大腿，“我叫做逍遥智心，我是你的女儿啊。”

元境

逍遥智心出生了，她十分聪明伶俐，人祖很喜欢自己的第八个孩子。

但同时，人祖也很苦恼：“我的脑海破碎了，这可怎么办？我无法装填更多的知识。唉，看来只有你们两个人帮助我了。”

于是，逍遥智星和大力真武开使用各自的脑海，装充知识。

他们将知识塞满了自己的脑海，然后和人祖一同上路。

人祖和他的一对儿女，进行第三次尝试。

他们在迈步之前，就会洒下墨文和知识，墨文描述了知识，形成了黑色的小道。

人祖和他的儿女，踏着这个小道向前进。

但是，当他们用完所有的知识，走到了墨文小道的尽头，都没有看到智慧蛊的影子。

人祖的第三次尝试，再次失败了。

大力真武摊开双手，失望地道：“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知识仍旧不够用啊。但是我们却不能带更多的知识了。”

人祖叹息，也很无奈。

这时，希望蛊飞了出来：“人啊，不要失望，有我在呢。”

人祖奇怪：“你能有什么办法呢？”

希望蛊便答道：“人啊，我可以帮助你开窍。”

希望能让人开窍。

希望蛊便发力，为人祖开了一个空窍。

谦虚蛊笑出声来：“那我也来帮你一把吧，人啊。你有了谦虚，就能虚怀若谷，装下的东西会更多。”

于是空窍变大了许多。

人祖得到这个空窍，十分高兴：“这里面真是宽广啊，我能装无数的知识！真的是太棒了。”

人祖和他的儿女们再一次回到书山，提炼知识，搜集墨文。

人祖把很多很多的知识都塞入空窍之中，多到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了。

人祖和儿女们第四次出发，脚踏墨文小道，深入乾坤晶壁。

他们深入很远很远，找了很多地方，换了无数方向，但都没有找到智慧蛊。

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书山。

因为这一次探索耗费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出发时的墨文小道，也都难以支撑信息的冲刷，有很多都消散了。

人祖找到了墨人长者讨教：“为什么我们一直找不到智慧蛊呢？”

墨人长者道：“有时候，我们墨人外出探索的时候，会碰巧看到智慧蛊。但你们三位几乎踏遍了乾坤晶壁，都没有看到智慧蛊，恐怕是它故意躲藏起来了，不想见你们。”

逍遥智心连忙问：“那么智慧蛊究竟藏在哪里了呢？”

墨人长者沉吟道：“人啊，你们几乎都走遍了乾坤晶壁。但如果智慧蛊还在乾坤晶壁之中，那么它就只有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元境，是乾坤晶壁中最神秘的地方了。”

“乾坤晶壁映照天下发生的一切，所以包含无穷的信息。而元境中蕴藏着天地初始的信息，也有万物终结的信息。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它一无所有，却又包罗万象。”

大力真武欢喜：“我们没有去过元境，墨人长者啊，请你快告诉我们怎么去元境啊。”

墨人长者却摇摇头：“不是我不想帮助你们，而是我们墨人也只是听说过这个地方，从未踏足过。人啊，我们墨人都很佩服你们。你们拥有的知识，早已经超越了我们。所以，要想去往元境，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人祖和他的一对儿女，只好自己钻研方法。

逍遥智心有了发现，她欢喜地叫道：“我发现了，我发现了！”

“我的女儿啊，你究竟发现了什么，让你这么高兴？”人祖好奇地问。

逍遥智心摊开自己的两只手掌：“我从自己的右掌心里，发现了对蛊。从自己的左掌心中，发现了错蛊。”

“这两只蛊是从你身上长出来的，普普通通的样子，远不如我的权力蛊那么好看。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呢？”大力真武很骄傲，有些不以为意。

逍遥智心便回答道：“这两只蛊能让我们区分知识。你们再看这些知识，其实它们很多现在对的，再过一段时间就是错的。还有很多放在这里是错的，放到那里就是错的。我觉得要找到一直都对的知识，用它来造就道路，一定能让我们走到元境。”

人祖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那就让我们来试试吧。”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筛选，都找不到这样的知识。

大力真武身上的强蛊骄傲地说道：“人啊，你们这样找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天地间从来只有强弱，没有对错。只有你们人才多此一举，分什么对错。”

“乾坤晶壁映照天地发生的一切，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一点都不掺假。用对和错，根本不能筛选它们，因为它们既然存在，或者说存在过，那么就都是合理的。”

逍遥智心被批评了，双眼却熠熠生辉：“我明白了，世界和万物的存在，不管对错，都是合理的，都有它们真正的意思。这就是真意！”

“不管是信息，还是知识，都是真意的一种表达，一种形式的告白。我们如果能掌握真意，不仅能解释对的，也能解释错的，它能理解一切！”

“让我们一起来找到它吧。”

三人便一起开始，从如海般庞大的知识中挖掘真意。

大力真武先不耐烦了，人祖也坚持不下去，只有逍遥智心仍旧一丝不苟，神情严肃。

过了不知多久，大力真武忽然手指着逍遥智心，惊讶地低呼道：“快看，你的身上又生出了一只蛊！”

新生出来的蛊，叫做认真蛊。

逍遥智心得知之后，相当开心：“有了这只蛊，我就能更好地认出真意了。”

又过了不知多久，人祖也手指着逍遥智心：“看啊，你的身上还长出了一只蛊。”

第二只蛊，叫做学习蛊。

逍遥智心便开始学习知识，将知识都转变成她自己彻底理解的，而不是之前只用记忆蛊记住。

她彻底理解的知识越来越多，从她的身上再次长出了第三只蛊。

第三只蛊，叫做才华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某一天，逍遥智心欢呼起来，她在认真蛊、学习蛊、才华蛊的帮助下，终于从知识中找到了真意。

“快说说看，真意是怎么样的。”大力真武很开心，连忙问。

但逍遥智心却摇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那你就用墨文表达出来吧。”大力真武想了想，立即提醒。

但逍遥智心又摇头：“只可会意，不可书传！”

人祖一挥手：“不管了，既然你有了真意，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逍遥智心有了充足的真意，从书山出发，一路洒下的墨文，形成了远比之前更加宽敞、坚固的墨文大道。

人祖和他的儿女踏上大道，抵达了元境。

在元境中，他们见到了智慧蛊。

智慧蛊很无奈，它都已经躲得这么深了，还被人祖找上门来，躲避不及，只好被自己蛊吃了一口。

事实浮冰

智慧蛊被自己蛊吃了一口，感到很生气，决定要报复。

智慧蛊便找到谎言蛊：“我说的话不管是什么，都充满智慧，会提点和帮助人。这可不好，所以我要找你帮忙。”

谎言蛊便问：“你要我怎么帮你呢？”

智慧蛊说：“这好办，很简单。人祖和他的一对儿女，目前就在元境之中。元境的前方是兮地，后面是乎地。你进去元境，哄骗人祖，就告诉他：元境的前面是乎地，后面是兮地。”

谎言蛊很疑惑：“这样就能为你报仇了吗？”

智慧蛊哈哈大笑：“人要先吸气，然后才呼气。兮地、乎地正是天地的呼吸。你尽管照着我的指点去做好了。”

谎言蛊便依照智慧蛊的安排，来到元境中，它告诉人祖：“人啊，你可得小心。你现在处在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你往前走就会去往乎地，你往后走就会去往兮地。”

人祖正想离开元境，心想：“我曾经得到过兽人的指点，不要让我去乎地。那我就往后走，前往兮地好了。”

人祖便带着他的儿女大力真武、逍遥智心，从元境出发，往后走。

于是，他们就来到了乎地。

“这里不是兮地啊！”逍遥智心意识到他们被骗了。

人祖拍拍自己的心口：“幸好我死过一回，背叛蛊已经离开了。否则我在乎，背叛蛊就会伤害我。”

但大力真武却忽然意识到什么，连忙叫道：“要糟糕！”

“怎么了？”人祖刚想问，这个时候，他身上的自己蛊就飞走了。

自己蛊离开了人祖，临走前留下一句话：“人啊，你把态度蛊戴在我的上面，你连自己都骗，就不要怪我离开你了。”

当初，人祖庇护弱蛊。弱蛊便撺掇人祖，让他将态度蛊戴在自己蛊的上面，连自己都骗。做到最完全的欺骗伪装，然后来哄骗困境。

人若骗自己，自己会离人而去，人会丢掉自己。

人祖又气又急：“怎么办，自己蛊离我而去了。没有了它，我该怎么获得自由呢？怎么摆脱宿命蛊的束缚呢？”

“自己蛊曾经吃了一口背叛蛊，这就是有背叛的意思，我早就对它很不满意了。”大力真武身上的能力蛊叫嚷道。

强者本能的会对自己不满。

“自己蛊飞走了，快要让我们看不见了。我们快追啊！”逍遥智心提醒道。

三人便拔腿飞跑，追赶自己蛊。

自己蛊跑得很快，钻进了一片河流当中。

河流水面平缓，水面上漂着大小不一，一块块的浮冰。

“这里是光阴长河啊，河面上漂浮着的是事实浮冰。”人祖三人很快就辨认出来，他们从乾坤晶壁中增长了见识。

人祖遥望远方，说道：“我觉得自己蛊就藏在浮冰的最中心，咱们快去把它找回来！”

人祖三人站在河边打量。

光阴长河水面上的每一块浮冰，都是一个事实。

人祖观察了很久，这才用手指着一块浮冰道：“这块浮冰不大不小，表面平滑，我们就踏这一块吧。”

但是大力真武却道：“这块浮冰明明很小啊，根本站不了我们三人。”

逍遥智心则摇头：“这块浮冰很大，但表面有许多冰锥，会刺破我们的脚的。”

同一个事实，对不同的人而言，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难有易。有的能够接受，有的不能接受。

人祖三人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挑选出了一块浮冰，大家都站了上去。

当人祖踩在这块冰上时，立即痛哭流涕起来。而大力真武愤怒大吼，逍遥智心却开怀大笑。

同一个事实，对不同的人而言，感受不一样，心情不相同。

人祖三人只好强忍住。

“光阴长河水面上的每一块浮冰，都只是冰冷寂静的事实。但我们人有心，一旦接触到事实，就会产生情绪，事实和情绪加起来，就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事情了。”逍遥智心回忆起脑海中的知识。

浮冰载着人祖三人，漂浮了一段路，浮冰逐渐变小，开始沉没。

“我们跳到那一块浮冰上去吧。”人祖手指着左前方。

于是三人在脚下浮冰沉没之前，又跳到了身旁的第二块浮冰上继续跋涉。

这块事实又让人祖三人，产生了不同的情绪。

站在浮冰的时间越长，这些情绪积累的就越多。

随着浮冰不断沉没，三人感受到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有的人从愤怒变成了开心，有的人从高兴变成了忧郁。

“我支撑不住了，我觉得心好难受。”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人祖捂住心口喊道，“我们跳到那一块浮冰上去吧。”

三人跳上去后，很快逍遥智星又说：“我最受不了这个事情了，我的心也难受了。我都有点想死了。”

人祖三人连忙又换浮冰。

不管什么事实，其实咬咬牙，就能挨过去。最怕的是心难受。

心一旦受不了，人也就过不下去了。

又换了几次浮冰，大力真武受不了的次数最少：“我感觉还好啊。”

强蛊在勃勃雄心中骄傲地道：“世间的事情有太多了，向来都是弱者比强者更难受。”

定力蛊则喊道：“这里面可有我的功劳，因为我一直在帮助你呢。”

定力蛊能镇压情绪。

忽然有两只蛊虫，从逍遥智星的手心中生长出来。

左手的那只蛊，叫做好。右手的那只蛊，叫做坏。

“人啊，我们能帮助你们分辨，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坏的。”好蛊、坏蛊一齐说道，声音稚嫩。

于是，人祖三人在好蛊、坏蛊的帮助下，总是能挑选到好事情的浮冰。

站在浮冰上，三人都感到开怀。

当浮冰沉没，好事变成坏事的时候，三人就提前跳走。

就这样，人祖三人都渐渐开心起来，然后变得十分高兴，最后狂喜连连，都不走了，沉溺在狂欢的情绪中。

三人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一直到脚下的事实浮冰完全沉没，他们统统掉落到了河水当中。

发现自己蛊

落入光阴长河的河水之中，人祖三人同时惊醒过来。

三人连忙爬上一块就近的浮冰，虽然只是一小会儿，但他们都有些变老了。

“光阴长河中藏着宙蛊，我们的寿命会随着河水被冲刷。”大力真武叹息道。

人祖懊悔：“总是遇到好事情，其实并不是好事，反而会成为大坏事！太过欢喜一直高兴，也不好啊，太容易让人驻足不前，沉溺得忘记时间了。”

逍遥智心却有些惊喜地道：“快看看我们的心！”

三人审视各自的内心，发现心中原本积压了很多情绪，但在刚刚落水的时候，心中的情绪被冲刷出去了
很多。

这个发现，让人祖三人都很高兴。

接下来，他们继续依靠浮冰跋涉。

每当他们遇到坏事情，心中难受的时候，他们就把心放到河水中洗：“这些都会过去的。”

坏心情就随着时间消逝了许多。

每当他们遇到了好事情，快要忘乎所以的时候，他们也会把心放到河水中洗：“这些也会过去的。”

好心情也随着时间削减了很多，不至于让他们太过沉溺。

思想蛊看三人总是洗心，忍不住跳出来提醒道：“从来都不是时间治愈了心伤，而是，心老了。人老了不是最惨的，心老才是最可怕的。不要再洗心了。”

人祖三人听了这个劝告，纷纷停止下来。

但没法洗心，他们前进的速度又下降了。

“让我来帮助你们吧。”这个时候，一只蛊虫主动飞了出来，落到人祖的身上。

人祖三人看到这只蛊虫，都很开心。

原来这只蛊是亲情蛊。

在亲情蛊的帮助下，人祖三人彼此分担自己的情绪，一个人高兴，就将高兴平分三份。一个人悲伤，也能将悲伤平分三份。

人祖三人借助亲情，相互安慰，相互分担，走得又稳又快。

但好景不长。

三人的心积累的情绪越来越多，三人都很心累，感到承受不住，都渐渐受伤了。

情重伤心。

情况很快就更糟糕，三人的心受伤严重，再也承受不了更多的情绪。

逍遥智心在这个时候，取出了一个笼子，提在手上：“这是我打造的心境，让我们把情绪都放在这里面吧。”

人祖和大力真武都说好。

他们把情绪都放在心境之中。

顿时，事实浮冰在三人的眼中，展露出原本应该有的形状。

就是一块块的浮冰而已，三人对浮冰的感受都一样了。

人的情绪，无关其他，只在于自己的心境。

“这又是什么？”逍遥智心发现了浮冰中的蛊虫。

蛊虫回答道：“我是冷静蛊。”

事实本来就是冰冷安静的，这是面对事实最应该的态度。

人祖三人，终于来到了事实浮冰的最中心。

但是他们没有找到自己蛊。

“原来自己蛊不在这里啊。”人祖很失望。

刚开始，人都会以为自己是一切事情的中心，其实不是。

事实浮冰的中心没有自己蛊，但有另外三只蛊。

第一只是规蛊，第二只是矩蛊，第三只是实践蛊。

规矩两蛊和人祖一起很长时间，人祖的心被困境全部吃掉后，规矩蛊就以为人祖死了，离开了人祖。

他们来到这里，和实践蛊一起制造事实浮冰。

任何的事实，都讲究天地的规矩。

三只蛊就这样不断地制造事实浮冰，然后看着这些浮冰在宙蛊的影响下，顺流飘走，逐渐沉没。

规矩蛊见到人祖，很惊讶：“人啊，原来你没有死啊。”

人祖便请教它们俩，怎么才能找寻到自己蛊呢？

规矩蛊都指着实践蛊，齐声说：“它就可以帮助你！”

实践蛊回道：“人啊，你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你们早就变了。自己蛊也一样，就算现在它近在眼前，也非常陌生，你们辨认不出它来的。”

“这可怎么办呢？”人祖十分苦恼。

“这其实很简单。”实践蛊笑道，“把‘认识自己’这件事情做出来，不就行了么？”

“对啊！”人祖三人眼瞳发亮。

实践蛊继续道：“对人而言，认识自己是世上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事情。大力真武，你是有能力的强者，我们一起合作，成功的希望很大。”

能力蛊笑道：“做实事，能让我更加强大。”

逍遥智心也很支持，将认真蛊借给了大力真武。

大力真武便和实践蛊一起合作，开始做事。

他们先打造出了一块浮冰，浮冰很小，像是一个球，把大力真武和实践蛊都包裹进去，冰球边缘是一层光膜。

人祖和逍遥智心站在冰球上面，一路漂流，看到了年蛊。

“这是自己蛊吗？”人祖问。

大力真武摇头：“不，自己蛊要比它小。”

他们在冰球中继续做事，能力蛊变强了，将这块浮冰变大，边缘成了一层水膜。

在漂流的期间，人祖见到了月蛊。

“这是自己蛊吗？”人祖问。

大力真武摇头：“不，自己蛊要比它更小。”

大力真武便和实践蛊继续努力，能力蛊又变强了，将这块浮冰做得更大，冰块边缘真正成了冰膜。

人祖见到了日蛊。

“这是自己蛊吗？”人祖问。

大力真武摇头：“不，自己蛊要比它更小。”

能力越强，就越发现自己的渺小。

终于，浮冰变得最大，浮冰边缘成了晶膜之后，人祖三人顺着冰球漂泊，终于发现了自己蛊。

“原来自己蛊这么小啊。”人祖心中震动。

思想蛊叹息道：“对于整个天地，对于所有人，单个的自己蛊本来就是很渺小的。”

人祖痛失十子 规矩许愿 蛊失思想 人祖化众生（续写）

话说人祖找到了自己蛊。

人祖看着自己蛊道：“自己蛊啊，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我。”

“人祖啊，想要我原谅你也不是不行，那你就重光阴长河中走到我面前吧。”自己蛊不懈道。

迷失自己的人，恨不得自己死掉。

“父亲啊，不要相信，你会老死的。”大力真武和逍遥智心劝解道。

人祖不听直接走进了河水中，向着自己蛊走去。

人祖在光阴河水中缓慢的走着，每走一步就苍老一分。

双腿骨骼也变一黑一白，那是光阴长河中的善念与恶念。

善与恶往往都会被时间见证

人祖的双腿在善念与恶念的侵蚀下骨骼出现的一丝丝的裂痕，随时都会倒下，但人祖不愿放弃。

“我不能倒下，我要找回自己蛊，拥有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打破宿命的束缚拥有属于我的自由！”人祖心中散发着希望的光芒。

但希望往往只是希望，能成功的人往往很少很少。

人祖那只剩下骨头的双腿在光阴河水的冲刷下裂痕越来越多断裂了，最终人祖跌落到了河水中。

就在人祖以为一切都结束时，他断裂双腿处爆发出两道一黑一白的的光芒，一个男孩一女孩出现在人祖两侧扶起了人祖。

“父亲，我是你的儿子，我叫真善尽美。”男孩道。

“父亲，父亲，我是你的女儿啊，我叫邪恶如一。”女孩道

自此人祖十子全齐！

话说人祖的双腿化作了九儿子真善尽美与十女儿邪恶如一。

看着真善尽美和邪恶如一人祖很开心：“好孩子，好孩子”。

真善尽美扶着人祖道：“父亲，就让我们扶着你走下剩下的路吧”。人祖点头。

人老了才知道什么是血浓于水。

然后再祂们的牵扶下人祖来到了自己蛊面前：“自己蛊啊，回来吧，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和我一起打破宿命找回自由吧！”

“人祖啊，我原谅你了”。自己蛊飞回了人祖肩上。

人往往只需要一个理由就会让自己原谅自己。

人祖找回自己蛊后就带着儿女们走在了回去的路上。

人祖与逍遥智心坐在冰球上看着在光阴长河中奔跑的真善尽美与邪恶如一劝解道：“孩子们啊，你们也上来吧，河水中很危险的”。

邪恶如一道：“父亲啊，我们重光阴长河中诞生，拥有这河水中的善念与恶念的力量没事的”。人祖放心没有在劝。

在真善尽美与邪恶如一的奔跑中，祂们的心中诞生了两只蛊，一只善蛊，一只恶蛊。

走出光阴长河回到外界看着兴奋的只剩下骨头的人祖逍遥智心道：“父亲啊，你这样的身体是不可能打破宿命的，在远处有两座山，一座肉山，一座医山，上面有两只蛊一只肉蛊，一只医蛊，我决定和哥哥去找回这两只蛊，就让弟弟妹妹陪你吧”。

人祖点头答应。

宿命蛊知道了这件事：“人祖啊，没有人能打破宿命，你也不能！接下来就让你看看你人祖十子的宿命吧！哈哈哈。”